



DUZHE

点击下方访问 读者阁 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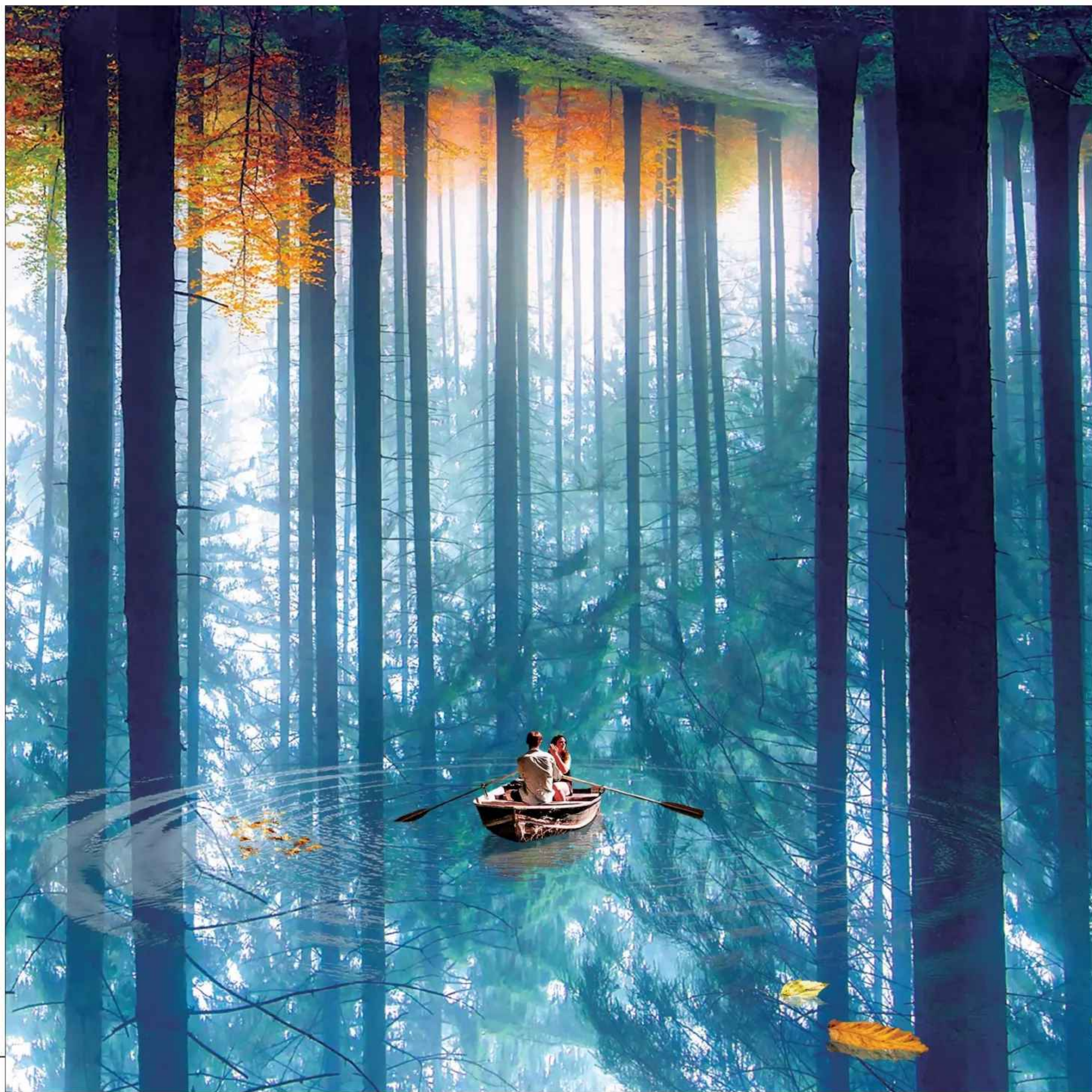
读者®

■ 一生只爱克拉拉

■ 麻雀策略

■ 光影与生命交织

■ 唐寅四梦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者

2023 · 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79期 三月下



有雾的春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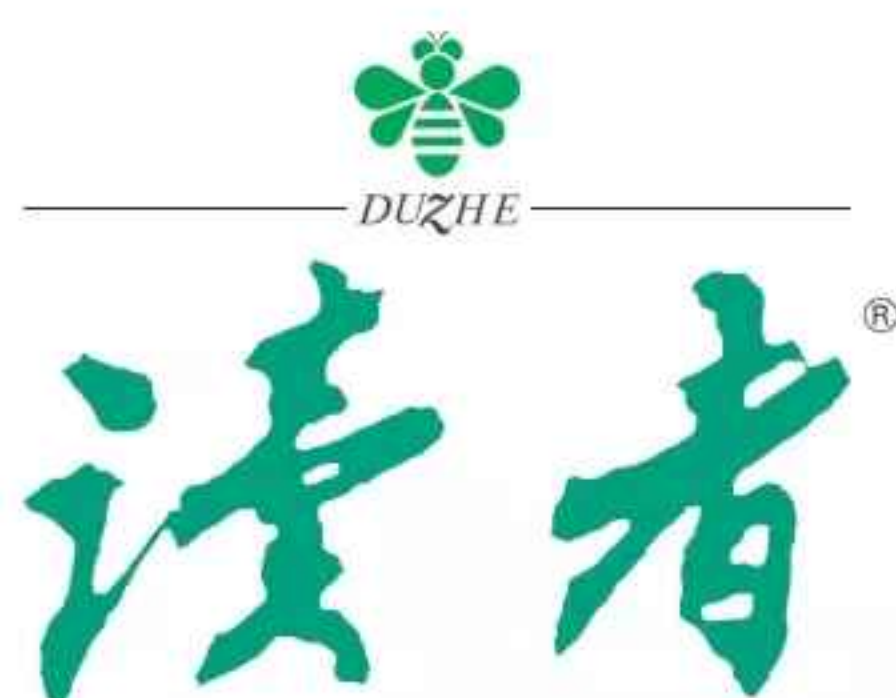
● 简
嫔

很浓很浓的雾，椰林大道上划不开的宁谧。我喜欢这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喜欢独自坐着，静静地看你醒来，你的睡姿很美，在雾中。

你和我都是秉承着宇宙之无限爱的生命。虽然你是花，我是人，但在那无限之爱的面前，你我都是需要爱才得以滋长的生命。所以，我一直知道，知道你和我一样地热爱着生命。你努力地挣出枝头，愉快地开放，不就是为了感谢那无限之爱的赋予？有时候，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感动的是，你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惭愧的是，我时常因许多浮浅的干扰而忘却了去踏实地成长与肯定。我不如你的专心，你的耐性。我时常拿你来舒服自己的视觉，而忘了去思索你最深切的内涵，以及无数次你对我的提醒。我曾经惋惜于你生命之短暂，却忘了你的一季就等于我的一生。



（银 叶摘自台海出版社《水问》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1981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25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李永康
编辑 韩维善 杨洁
张妍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燚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颀慧雄 2130113 雷博 2130132
韩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3年第6期 (总第779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38 光影与生命交织 孙正好

读者故事

62 爷爷的日记 张健

文苑

1 有雾的春晨 简嫔
4 一生只爱克拉拉 谈波
7 摆渡人 薄暮
30 吃春 小云猫猫
58 指尖之海 王海雪
68 女儿屋 内海隆一郎
72 小巷春雨 耿林莽

人物

12 炙热的火山，炽热的爱 张嘉
48 人生只受自己习惯思想的恐吓 米哈

杂谈

15 你是创造者还是寻找者 采铜
29 故事照亮生命 韩松落
32 买橙子，还是买橘子 张军
49 贪泉与狐媚 齐世明
51 看到的不只是石头 杨无锐
55 美人须入画 黄昱宁
66 身动不如心动 许倬云
71 旅游、围猎和侦探 葛兆光

话题

20 爱情四象限 沈奕斐
44 当孩子发出求救信号 程静之
60 麻雀策略 何帆

人生

8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单读 快手
18 时间不等人 毕啸南
22 床底下的核桃 刘荒田
26 一朵远行的木耳 艾苓
34 有人在笨笨地爱着你 辉姑娘
67 很难假装 闫晗

生活

- | | | |
|----|-----------|-----|
| 10 | 一盏孤灯 | 林青霞 |
| 23 | 当你掌握足够多名词 | 丹 萍 |
| 41 | 抛来的橘子 | 徐国能 |
| 42 | 替代 | 卡 生 |
| 50 | 仓促地到了中年 | 汪国真 |
| 65 | 静能量 | 王月冰 |

文明

- | | | |
|----|------------|--------|
| 16 | 中文打字机 | 苗 炜 |
| 24 | 为什么记忆常常不靠谱 | 大卫·伊格曼 |
| 52 | 唐寅四梦 | 王秉良 |
| 54 | 北极熊如盛开的白莲花 | 毕淑敏 |
| 64 | 心中的高山流水 | 方锦龙 |

悦 读

- | | | |
|----|-------------|-----|
| 17 | 言论 |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 56 | 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金知禹 |

意 林

- | | | |
|----|----------|---------|
| 9 | 你就是那个陌生人 | 柏瑞尔·马卡姆 |
| 19 | 漫步群山 | 梭 罗 |
| 59 | 生命如舟 | 詹 湛 |
| 67 | 宇宙保持沉默 | 切特·雷莫 |
| 71 | 树叶欲飞 | 鲍尔吉·原野 |

点 滴

- | | | |
|----|---------|----------|
| 28 | 八胜七败 | 松浦弥太郎 |
| 31 | 草有仁心 | 傅 菲 |
| 35 | 人生滋味 | 余秋雨 |
| 40 | 逆光 | 冯骥才 |
| 43 | 蝉鸣惊梦 | 胡竹峰 |
| 47 | 迟暮之年的忏悔 | 唐宝民 |
| 47 | 久处不厌 | 马 德 |
| 49 | 生命的多层面 | 希丽尔·西蒙 等 |
| 64 | 人分三等 | 周 涛 |

封 面

泛舟倒影之径

伊里埃·瓦塔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抖音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一生只爱克拉拉

●谈波

1

达明木匠在一号院出了名，他大衣柜做得漂亮，他做床、做圆桌、做流行的高低柜都漂亮。这还不算完，达明木匠有个绝活儿，他能用一只电烙铁当画笔，在衣柜立面烙祖国大地，烙老虎、龙、万马奔腾。我们这帮小孩儿爱看他用电烙铁画画，不爱看他拉锯刨板、敲敲打打、钉钉子。他手头轻灵，可有一次压住烙铁不动，烫得木板直冒烟。我们在一旁喊：“着了！快点儿！着了！”他作惊醒状，抬起烙铁快速划动，不一会儿，一匹奔马跃然成形，白烟散尽之处，原来是高高扬起的黑马尾。达明木匠干活儿认真，算账不斤斤计较，就是爱喝点儿酒。喝多了他会哭，不是耍酒疯那种哭，而是一言不发，任由泪珠淌成了溜儿。我亲眼见过才敢这样说。

达明木匠从一号院来到我们二号院，我爸早等不及了，第一个把家里的木料推到木匠房。木匠房设在我们院的一个废弃仓库里，铁炉子原本就有，再支一张军用单人床就妥妥的了。

达明木匠的家在柳树，每半个月回家一趟，走的时候，他会捎上一小袋大米或者白面孝敬老妈，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家过夜。

达明木匠三十三岁了，还没有谈女朋友，院里有好几个

来。

我早晨上学总能看到达明木匠，他站在木匠房外面抽烟，我向他挥手，他冲我点头。我爸那会儿在独立营当政委，从棒槌岛搞了一草包海蛎子，用三轮挎斗摩托车带回家。我爸拣了一些大个儿的，让我送给达明木匠，他说：“别人家用的是核桃楸，咱家用的是柞木，打家具太硬了，干活儿费劲。”

我拖着草包到木匠房，好多小伙伴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在炉子盖上烤饼子，等一面焦黄了，再翻过来烤另一面。“谢谢！”达明木匠接过草包，





小伙伴们便洗净海蛎子拿到炉子上烤。先是嗞啦嗞啦响，然后声音渐小，接着在无声之中，海蛎子壳张开。

“俺说怎么这么腥呢，这破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操着一口河南腔的葛妹妹推门而入，她在一号院给达明木匠带来两瓶部队自己酿的散酒。达明木匠刚给她哥葛副大队长家做全套家具。葛妹妹是葛副大队长最小的妹妹，从河南老家来看哥哥，平日帮哥哥家做饭、洗衣服，干一些杂活儿。住着住着她就不愿意回农村了，想在大连找个对象。她看上了达明木匠。

她可不认为自己看错了人，她不相信世上有主动选择打光棍儿的男人。别的没什么，葛妹妹唯一担心男方瞧不上农村人，嫌她没有城市户口，不过他犯过错误，虽然有木匠手艺，可那并不算正式工作。关键是他来大院做木匠活儿严格来说属于“投机倒把”，得亏有她哥哥罩着，才吃得好喝得香，有钱挣，还可以往家里捎点儿大米白面。她哥哥答应夏天让她在部队酒厂干临时工，工资不多，但挣一点儿攒一点儿，以后慢慢想办法。

热辣辣的葛妹妹不见外，她放下酒瓶开始扫地抹桌子，抢着给达明木匠洗衣服。达明木匠基本上不主动跟她说话，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葛妹妹的好心情，她不觉得害臊丢人或者怎样。

“俺走了！”葛妹妹说。

“不送。”达明木匠说。

葛妹妹慢慢走了出去，听到并没有人跟出来，只好站下，转回身。“哎，哎！”她向达明木匠招手。

达明木匠说：“干什么？”

葛妹妹说：“你出来！”

达明木匠走到门边，两手撑着门框，不再往外走半步。葛妹妹走回来，小声说：“别听信谣言，俺在老家没处过对象，俺哥在外当军官，俺也是挑人的。俺不是二十八岁，俺二十五岁。”达明木匠眯着眼睛，一声不吭。

葛妹妹说：“俺哥家里的活儿，不能就这么撂了，干完这家，你回去接着干。”

达明木匠说：“二号院排上队了。葛副大队长家的活儿差不多了，剩个拉窗拉门，不是不着急，明年春天再说吗？”

葛妹妹说：“着急！有没有先来后到了？干完了这家必须回去！”

2

那年我上三年级，成天跟着院里的大孩子东跑西颠，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凑，木匠房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达明木匠喝了酒话特别多，讲话水平也高，比我爸或者院里任何一个叔叔都高得多，从语气到内容，都让我们着迷。

家具做好了，达明木匠让我爸验收，我爸看后件件喜欢。达明木匠提议在书桌的一面支撑板上镂空凿一个芭蕾舞女，我爸一时语塞。达明木匠用剪子在一张纸上剪出样式，一个舞女前伸手臂，腾空跳跃，但是看不出来穿的什么衣服。我爸犹豫片刻，同意了。

达明木匠说：“我马上凿，凿好了就往家里抬，明天刷漆。”

爸爸说：“怎么在家里刷？在这里刷不行？”

达明木匠说：“刷完漆就不能大动了，磕了碰了补漆可丑了。”

爸爸说：“是啊，这一点我没想到。”

二号院是个小院，不到二十栋房子，式样却有十几种，不同式样之间内部差别很大。搬家具的时候，达明木匠对我家非常熟悉，他知道过了玄关是走廊，然后往哪里拐是主卧，哪里是儿童房，哪里是书房。

“这么熟悉，这里以前是你家吧？”我问。

“我小时候来玩过。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住着一家外国人。”

油漆终于干了，家具归位，爸爸妈妈左看右瞧，非常满意，做了好几个菜，让我去请达明木匠。我爸陪着达明木匠喝酒庆贺，我爸不会喝酒，每次端起酒盅只用舌头舔一舔。达明木匠两口一盅，刚放下我爸就给他倒满。达明木匠的话渐渐多了。

“为什么我对这片儿这么熟？我小时候在石矿南边住，我爸下放到红旗公社，家才搬到了柳树。第一次来你们院时我十四岁。你这里的天棚、地板洞我全爬过。”

爸爸说：“噢，这房子一直空着？”

“苏联专家撤走那年，这个院空了一小半，岗哨也撤



了，我们经常来玩。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家住着一个石矿的苏联工程师，他女儿跟我差不多大，那年跟着她妈妈来看父亲。十一月份，天很冷了，她和她妈妈还穿着布拉吉。苏联小姑娘很活泼，经常在大院外面散步，她一出现，我们这帮小子就鸦雀无声了，好半天才吹口哨、哈哈笑。她不骂我们，也不跑开，而是大胆地打量我们。我觉得她在看我，那双大眼睛啊，真的是蓝色。其实，从蓝色眼睛里要看清她的眼神挺难的，但我能看清，我觉得它们总是盯着我转。

“有一次，她把画架支在大院门口，背对着我们，画你们大院。我们远远地蹲在她的身后。从这里看你们大院，确实角度最佳。野孩子中我不是最胆大的，但我最有水平，我会画画，还跟大小子们学过几句俄语。小伙伴们推着我，一把推到她的身后，一哄而散。她好像知道是我，猛地回过头，露出‘果然是你’的那种笑容。

“在这之后，我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看见她。大院门口有人站岗，我们顺着墙走，走到离她家不远的地方，爬上墙头，哈哈笑着打口哨，她听到了就会出门来，看看我在不在。有一次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她，是她爸爸，红脸膛大肚子。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拎着手枪，看见是我们，抬手朝天开了一枪。我们跳下墙就跑，好长时间没敢再去找她。

“她来院外找我了，我们那么多人在一起，她直接向我

走过来。她递给我一个苹果，我接过来，对她说：‘子得拉斯维也杰，乌切尼尕。’她笑了，嘀里嘟噜跟我说了好多，我只猜对一句，克拉拉，她的名字叫克拉拉。我身后传来小伙伴的起哄声，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她说：‘亚留不留杰别，克拉拉。’说完转身就跑。”

爸爸傻乎乎地问：“那是什么意思？”

达明木匠说：“俄语，你好，女学生。我爱你，克拉拉。”

爸爸脸红了，他看看我。“你吃没吃饱？吃饱了去你房间写作业！”

我说：“作业写完了。”

达明木匠说：“你儿子很聪明，看到他就像看到小时候的我。”

爸爸嘟囔道：“我可不想让他成为小流氓。”爸爸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达明木匠可能没有听清，也可能是装作没有听清。

达明木匠说：“听说他画画，有没有送他去少年宫？”

爸爸说：“没有，少年宫太远了，当个爱好吧。去，把你画的画拿给达明叔叔看看！”

我走到门口，回头向达明木匠招手。我画得太多了，不知该拿哪本，而我画得最好的是一幅大院写生，已经用糨糊粘在墙上了。我让他过来，就是想让他看这幅画，跟那个苏联女孩画的角度一样不一样？

达明木匠来到我的房间，他的脚步沉重起来。“克拉拉，这是克拉拉的房间。”好半天，

达明木匠才从梦游状态中醒来。他称赞我贴在墙上的画，跟克拉拉画的角度一模一样。

达明木匠说：“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发现他眼眶里有泪珠在打转。

自从打了这些新家具，我成了我爸的勤务兵。这一周来，我爸来回颠倒它们的位置，昨天把大柜搬到东边，今天又搬到西边，床的位置也挪来挪去，有时候刚挪过来，发现不对，马上又挪回去。我妹妹小，弟弟更小，我妈做饭，他能调动的只有我这个倒霉蛋，我的手背被碰破了好几处。

邻居纷纷来我家参观，摸摸这儿，看看那儿，拉拉抽屉，拽拽柜门，尤其那个跳跃状的芭蕾女郎，看了都啧啧称奇。本来没有打家具打算的邻居，也产生了打家具的念头。

大家议论达明木匠，说起他的身世、性格，说起葛妹妹追求他。“哪有大姑娘这么主动的？是不是在老家结过婚？”“能说会道的，不知道害臊是什么！”“我听说她找过婆家，让人家退婚了。”“这咱不知道，不知道的事可不能乱说。”

3

我爸爸带回来好多肚脐波螺，煮熟了让我送一些给达明木匠。木匠房照例聚集了好多大大小小的伙伴，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关上门，小点声，重申一遍，谁也不准传出去，谁传出去谁就是叛徒！达明哥，讲吧！”

“克拉拉邀请我去她家做

客，她见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大方地拉着我的手去了她家。她妈妈病了，靠床头坐着。我翻看了一本飞机坦克画册。克拉拉给我倒上一杯咖啡，不好喝，苦，放了糖也苦，可惜那糖了。我虽然听不懂她们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妈妈把我当成了一个朋友。克拉拉拿她在广场照的相片给我看。我忽然变得非常懂礼貌，言谈举止稳重大方，没给中国人丢脸。后来，我适时地向她们道谢告别。

“回家后我发烧了，烧得直说胡话，三天没有上学。我做了个噩梦，梦见大海涨水，克拉拉被海水冲走了，她喊：‘奥列格！奥列格！’奥列格就是我，那天她给我起的名字，她写在纸上，指指我，指指名字，我就明白了。‘奥列格！奥列格！’‘克拉拉！’我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梦醒了。终于，我病好能下地了。我跑来你们大院，绕到墙头那边，爬上去，发现克拉拉家人去屋空。我两腿一软，摔了下去。后来听说，她妈妈病情加重，全家回国治病去了。小伙伴们告诉我，克拉拉那两天总在大门口徘徊。

“我大病一场，不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差一点儿死了，住了一个月医院、打了吊瓶才活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思念克拉拉。”达明木匠的眼泪流下来。

达明木匠对着我说：“我不死心，病好后又翻墙来到你家，望着你家大门，多么希望克拉拉能出现呀！突然，我看

到了用红色蜡笔写在墙上的‘奥列格’和一个向斜下方的箭头。我走上前，沿着箭头指示的方向在土里挖出了一个饼干盒，里面有一张克拉拉在广场照的相片，还有一张她画的肖像画，那是我，旁边写着‘玛仪奥列格’——我的奥列格。”达明木匠向窗外望了望，“‘奥列格’上印着红色唇印。画上、相片上滴满了泪痕。这两样东西我一直珍藏着，将跟我到永远。”

4

葛妹妹来二号院了，带来满满一套袖鸡蛋。她从一号院走小路，途中在山坡草窠里捡到了一大窝鸡蛋。她确实能干，我们专门在山上找都找不



暮色一层一层盖在渡口
湖水慢慢缩回船尾
送走最后一位香客
摆渡人坐在自己身上
点一支烟

黑暗一下挤了过来
猛烈地咳嗽几下
大半生都是这样
夜色被烫着似的，抖动
声音的空
超过船

他似乎等自己变宽敞一些
或者，等回家的路变短

（关山月摘自《上海文学》
2023年第1期）

到，她顺路就捡到了。那都是我们院养的鸡跑出去下的蛋，鸡也有不听话不回窝下蛋的，有一只鸡打头，带动其他鸡跟着，一下一大窝。

葛妹妹下最后通牒来了。

“咋了，俺哪里差劲，比不上你那个克拉拉？人家外国妞儿能看上你？别做梦了！”

达明木匠说：“我求求你，别提克拉拉，不提克拉拉，你干什么都行。”

葛妹妹说：“给你两天时间，回一号院首长家做拉门。”

达明木匠说：“明年再做吧。”

“不行，非得让首长亲自来找你？”

“那……不用。”

“再过半个月俺要回老家了，俺得帮着俺哥把这件事办完。”

第二天晚上我去木匠房，发现门已经锁了。小伙伴告诉我，上午的时候，葛妹妹和两个勤务兵推着一辆手推车，把达明木匠带走了。

葛副大队长家的木匠活儿做完，葛妹妹回老家的时间也到了，可是葛妹妹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了大连，她跟达明木匠登记结婚了。她在登记表上郑重写下自己刚刚改的名字——葛拉拉。达明木匠吓了一跳，瞪大眼睛望着葛妹妹。

“你不是总想着克拉拉吗？让它陪你一辈子。”葛妹妹使劲抿嘴，可心底里的欢乐，还是把她的嘴角微微翘起。

（赫连摘自上海三联书店《捉住那只发情的猫》一书，李晨图）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单读 快手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在一朵桃红之上，提取甜蜜
让生活破土而出浓浓的诗意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期盼春天的来临，静止后的松动，收缩后的伸展，春天超越了自然范畴而存在。在那里，土壤松软，野草丛生，围栏和篱笆都被越过，“你听到每一个诗人的内心都在低语或呐喊”。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快手诗集》是一本来自我们附近的诗集，从快手平台上的大众创作者中搜集而成——快手上超过60万人在写诗，这些“诗人”的本职工作涉及40多个行业。

“村上诗蔓”是一名德州的菜农，她在土地里、菜摊前写诗，“卖菜的路上，脑子里会蹦出诗句来”。“滴水穿祁石”是工龄30年的油漆师傅。他在工地上写诗，有灵感了，就放下手中的喷枪或滚筒，马上打到手机上。“任嘲我”上一份工作在汽车线束厂。他把流水线上的骂声、哭声和机器轰鸣声写成了诗。曹会双是山东莱芜某钢铁集团的一名矿山女工。她习惯在日记本上写诗，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记了354本日记。“微雨诗路”退休前是副食店营业员。4年来，他坚持每两天写一首诗，用最质朴的语言，去描绘东北最真实的生活……

他们写下自己体验的现实与狂想，这些自

然、真挚甚至粗粝而不加修饰的文字，记录着细琐日常中的不安、脆弱、喜悦与勇气，为我们讲述许多种值得被看见的生活。

长风@物语

33岁，在贵州山村长大，现于贵州毕节当历史老师。他上大学时，家里被迫卖掉养了20多年的水牛。现在，他想写诗怀念它。

《父亲的春天》

当他，扛起沉重的犁耙
仿佛春天，生来就是老相识
他教我学会耕耘，不误农时
将松散的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像泛黄日历上的有节奏的时令
阳光穿过晨雾，照进小院
早起的父亲，开始劈柴喂马
用他的方言俚语，算计着如何
才能在贫瘠的地里种出黄金
而今，他的春天，不再诗意
那些曾经闪亮着光辉的岁月
被生活，紧紧压在箱底
直到生长出，淡淡的霉衣
在某个午后，才被阳光发现

zhw夜公子的诗园

51岁，陕西人，现居包头，在发电厂担任高级工程师。一年有360天与机器相处，诗里却有山川湖海。

《故乡和四季》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怎么会拥有春天夏天秋天
更不可能有冬天了
城里的季节只是花开了，叶落了
我心中的四季
有田野、窑洞、庄稼、野草
有鸡犬相闻，有云有烟有人
告别村口的那棵树
我已不知有几次

而每一次的回归
我都当是旅行和重生
每次我都心怀一个季节
有春天、夏天、秋天
有一年的春节是冬天，那时父母还在

冷冬年

48岁，湖北荆门人，以摆地摊为生，售卖日用百货。

《把春天摁进大地》

雨点在奔向大地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这样的季节里
连我的头发都变得干枯
早已不再恐惧于对着镜子
我知道镜中迟早都有雪会发生
我们只不过是像黄叶和雨点一样
把春天，深深地摁进大地

村上诗蔓

“60后”，菜农，居住于山东德州。她在土地里、菜摊前写诗。

《一个人的黄昏》

不管我身边有没有人

这也是我一个人的黄昏
我现在就是一个舞蹈皇后
抱着风跳，踩着水跳
在金色的光里跳
像极了那只站在田埂上的鹊

翻手的雨

42岁，出生于河南省舞钢市尚店镇李楼村，牧羊人，因儿时患脑膜炎导致残疾。他写了5年情诗，终于追到了爱人。他和妻子有时会在野外对诗。诗，在他们的言语间成形。

《断章》

……要么，就在稿纸上建一个
果园吧，你的经历、所见和飞鸟
振翅的余音，是最好的养料。
——像奥拉夫·H. 豪格那样，
在人字梯上修剪着枝杈，
并把一枚芳香的苹果放在小诗中。

我们不应忘记依然有人在写诗，写肉身活出来的诗、年景显露的诗。这些带着野生蔓草般勃勃生机的诗篇，让我们想起诗人就在我们当中，亦可能是我们自己。

（渭阳摘自微信公众号“单读”，本刊节选，
〔爱尔兰〕马克·康兰图）

可能等你过完自己的一生，到最后却发现了解别人胜过了解你自己。你学会观察他人，但从不观察自己，因为你在与孤独苦苦抗争。假如你阅读，或玩纸牌，或照料一条狗，你就是在逃避自己。对孤独的厌恶就如同想要生存的本能一样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不会费神创造什么字母表，或是从动物的叫喊中总结出语言，也不会穿梭在各大洲之间——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是什么样子。

即便在飞机中独处一天一夜这么短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孤身一人，除了微弱光线中的仪器和双手，没有别的能看；除了自己的勇气，没有别的好盘算；除了扎根在你脑海的那些信仰、面孔和希望，没有别的好思索——这种体验就像你在夜晚发现有陌生人与你并肩而行那般叫人惊讶，你就是那个陌生人。

（大地寂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夜航西飞》一书，
〔法〕卡米耶图）



你就是那个陌生人

●〔英〕柏瑞尔·马卡姆
◎陶立夏 译



一盏孤灯

◎林青霞

在印尼的海上漂荡了很久没靠过岸，我不潜水，又怕晒出黑斑，只偶尔在接近黄昏时才下海游泳。每天数星星、望月亮、捕捉晚霞美丽的倩影，晚餐后到甲板的长桌上画人像素描、写写文章，即使每晚到天亮，我也乐此不疲。

印尼天气燥热，我下午多数时间在船舱里。一个午后，见女儿和工作人员拿着大包小包的零食往外冲，我好奇地跟了出去。原来游艇离岸边很近，眼前的巨石上站着许多穿着鲜艳汗衫和短裤的孩子，正专注地往我们这边张望，女儿和孙女们搭着小船把几大袋零食送上。孩子们见船上来人是友善的，都把身上的汗衫脱下，扬在空中唱起歌来。不一会儿工夫，咚！咚！咚！巨石上的孩子，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个往水里跳，眼前的海水中冒着一颗颗黑色的小脑袋，我立刻用手机把这令人震撼的画面拍了下来。

小脑袋冒出水面，爬满游艇的梯子，他们都兴奋地傻笑，大眼珠子急巴巴地望着我，由于言语不通，为了表示善意，我又回船舱给他们找了一些吃的。

夜晚，我跟导游打听附近村子的事，他说：“你看对面海岸边那盏孤灯，这是村子里唯一一盏会亮的灯，电路坏了，整个村子都没有电，政府无暇管。已经5年了，就算有



印尼渔村的孩子们

人想帮忙，也要经过很多部门批准，只能作罢。”村民的主食是玉米，他们捕鱼、织布、种农作物维持生活，还将这些东西拿到镇上去卖，得到的钱多数买了米和面粉。至于收入，如果幸运的话一星期有35美元（1美元约合7元人民币），一般是18至25美元，有时整月都没有收入。我讶异地问：“那怎么过日子？”导游不以为意地说：“他们没什么花费，吃饱肚子是可以的，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一个人只要3件衣服就够了。”我难以置信地问：“如果没有电，应该就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他们晚上做什么？”导游笑一笑：“聊天吧。”后来我打听到，晚上男的织网，女的织布。

我决定第二天上岸去看

看，再过一天就要开船去别的地方，如果不去就没有机会了。我把船长手上所有的印尼钞票都换了来。

小船靠岸，有一两个小孩热心地过来帮忙拉船，我从装满印尼钞票的口袋里抽出几张给他们。我是刻意找机会让他们获得收入，他们愣了一下，显然之前不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导游还小声交代他们别出去。这里不是旅游区，他们很少见到外地来的人，也不会像有些旅游城市的小孩子，想尽办法伸手乞讨。

女儿们跟我一起上岸，她们提议我在通电这方面尽一下力。村长领我们去一个屋子，整间屋子放满了土黄色像汽油桶一样的东西。这是供电用的，他说这个坏了，修理需要一大笔钱，且必须经过很多手



续才能做成。我心想，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也不是即刻能办到的事。村长看得出我在想什么，说能有人关心，他已经很高兴了。

小村的街道干干净净，没怎么见到垃圾，即使没有抽水马桶，在酷热的天气下也闻不到异味。有位老先生在门前做木工，旁边的妇人正专心地把玉米捣碎。我停下来跟他们闲话家常，老人家一脸慈祥地说他的木工是做着玩的，妇人捣碎的玉米是他们主要的粮食。走着走着，我看到前面一幅动人的画面，一位美丽的女子正坐在矮墙上喂奶，身旁依偎着五六岁的邻家小女孩。那名女子才19岁，光着脚丫子，我把我大花袋子里的白色凉鞋送给她，因为我注意到除了村长，这里几乎没有人穿鞋子。

我对村民的住所很感兴趣，要求参观他们的房子。这里的人住的都是平房，掀开一家人门口的布帘，一名妇人背对着我们正在织布，我奇怪她怎能在没有光线的角落工作，我们几个人帮她把织布机拉到有阳光的地方。旁边有两个小房间，一张有床，被褥凌乱，是他们夫妻的卧室，另一个放玉米秆的房间，没有床，她儿子睡在地上。这间房子，除了有织布机，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一个较大的住宅，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旧衣柜，家中有椅子，有暖水瓶，还有土灶子。有个小阁楼堆满了玉米秆，据说是煮食时生火用的。相比之下这家算

是富裕的了。

我有了一个新发现，这是以前从来没听过没见过的。有的人家，大门口迎面建有一座或两座长方形像是大理石做的坟墓，设计得简单素净，有米白色，有黑色，看起来很有品位，孩子们都坐在平滑的坟墓上面玩耍。这是村民的习俗，他们相信逝者会保护家人。导游说他们住得好不好无所谓，但坟墓一定要好。

村里唯一的学校，有3间教室，1个年级1个班，只有3个年级。我身后跟着一大堆看热闹的小朋友，我把他们都请到教室，让他们再唱一遍昨天在大石上唱的歌。那是当地的情歌，他们唱得非常热情。孩子们个个单纯可爱，我把前一天晚上换来的钞票一人发一张，给了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下午。拍大合照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手上那张纸钞对着镜头挥舞，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儿时我在乡下曾经幻想，如果有个明星来到村子里送礼物该有多好。小岛上的孩子们代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临上船时，我看到一些妇女聚集在树荫下，最前面有一排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着整齐的男士，像是在开大会。打听之下，原来是外来的公益团体在教妇女们如何织纱笼（热带地区围在身上的布，手工织成），并教她们打理事务和经营小生意。我问他们有货卖吗？村长很机灵，他收集了妇女手上织好的纱笼，几大布包背到船上让我们挑，我请船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出来挑选，当

作送给他们的礼物。我和女儿们也夹在中间兴高采烈地抢购，以解很久没有购物之馋。那些妇女则在岸边兴奋地挥手嬉笑。付完账，剩下的印尼钞票请村长代我捐赠。这个下午，见到许多人发自内心的愉悦，最开心的是我自己。

这个村子的人如此安居乐业，我猜想村长的功劳必定很大，他虽然生长在偏僻的乡下，却不卑不亢，谦逊有礼。他跟我说，他高中毕业就没有经济能力升学，村长一做十几年，待做满15年就必须退休了。

回到香港，我脑子里仍然充溢着小岛风光。在繁荣先进的大都会，到了太阳、月亮交接的魔幻时刻，见到的不是七彩霞光，而是每扇窗口渐次亮起的灯。

我眼前的都市楼群高耸入云，每一层都有许多人在营营逐逐地对着电脑辛勤工作。那么多人与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少不了用电。我心想，这要是只有一盏灯的电力，怕是一刻都过不下去。

回想我去过的那个村子，脚踩大地，头顶天空，3件衣服，自给自足，没有电力，日子照过。或许他们永远无法想象都市人如何过生活，都市人也不能想象如他们那般过日子。

同在一个地球，人们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会记得，在那盏孤灯的牵引下与另一个世界的人交会过。🌿

（长庚摘自《南方周末》2022年12月1日，本刊节选）



1

在全球350位研究火山的专家中，仅有50位研究活火山，其中就包括莫里斯和卡蒂亚·克拉夫特夫妇。

关于卡蒂亚和莫里斯是如何相识的，纪录片《火山挚恋》中给出了3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两个人相识于大学的长椅上。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人都参加了一场关于火山的电影首映礼，经朋友介绍后相识相爱。而被认为“最靠谱”的一种说法是——1966年，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个人通过相亲认识。相亲地点是一家咖啡馆，一番交谈之后二人顿感相见恨晚，他们发现彼此都是火山的挚爱者。

莫里斯从小就是个古灵精怪的孩子。7岁时，父亲带他去斯特龙博利火山，莫里斯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被火山的生命力深深吸引。此后，他常常畅想自己生活在恐龙时代，抑或三叶虫时代。他喜欢

去空无一人的山洞里假装自己是史前人类，过着钻木取火的原始生活。12岁，他就开始独自研究火山岩，梦想自己坐着皮划艇，在岩浆上漂流15公里。正因如此，大学4年当别的同学都在忙着谈恋爱时，他目睹了4座火山的爆发。

与莫里斯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卡蒂亚同样在小时候就展露了自己的个性。她不乖巧不听话，不爱做“书呆子”，甚至被父母送去专门管教叛逆女孩的学校。有一次，卡蒂亚说服父母带她去意大利看埃特纳火山，结果遇上了岩浆流和火山爆发，布满石头等矿物的岩浆流动的画面让卡蒂亚大为惊叹，她为眼前的美景感到

惊讶、震撼。

莫里斯向卡蒂亚讲述他19岁时再一次去观看斯特龙博利火山的情景。他像探访老友般满怀激动与欣喜，当看到斯特龙博利火山如12年前一般巍峨矗立，莫里斯心中忽然生出一阵寂寥之感。“我该与谁分享这种巨大的激动与震撼？谁又能真正听懂？”幸运的是，莫里斯遇到了卡蒂亚。两个人一直聊到咖啡馆关门，连天空下起小雨都不知道。

莫里斯和卡蒂亚迅速陷入热恋。1970年，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婚礼，并选择在圣托里

尼火山岛上度蜜月。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从现在起，人生只有火山，火山，火山。”莫里斯是地质学家，卡蒂亚是化学家，两个人在一起，成了“追火山的夫妻”。之前，他们只能各自观赏火山，现在他们能一起到达火山。

2

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莫里斯与卡蒂亚在年幼时饱尝社会动荡，

“二战”的残酷对他们的童年时期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1967年，越南战争愈发激烈，早已厌倦战争的卡蒂亚和莫里斯在巴黎参加了反战示威游行，照片还被登在报纸上。

人类的贪婪和对权力的追求令他们厌烦，适逢大陆漂移说与板块构造说兴起，火山学成为一个新兴科目，引发科学家们的激烈追逐。原本就热爱火山的卡蒂亚和莫里斯也投身火山研究，远离人群，在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在申请了一笔勉强够用的补助金后，卡蒂亚、莫里斯和一位地质学家朋友开着一辆捐赠的汽车在冰岛开展研究。初次见面的冰岛火山

炙热的火山，炽热的爱

◎张嘉



莫里斯镜头中的主角永远只有两个——卡蒂亚和火山



莫里斯和卡蒂亚

对他们并不友好，一路上，他们的汽车抛锚27次，最终被撞毁，莫里斯跌进了温度高达140摄氏度的滚烫泥水中，右脚踝的皮肤如“洋葱一般剥落”。这些磨难并未影响卡蒂亚和莫里斯的心情，莫里斯笑着说：“140摄氏度！真的很烫，这是成为火山学家的一次洗礼。”

卡蒂亚与莫里斯追逐着火山，只是偶尔回到都市中，为的是筹集研究经费。莫里斯负责制作视频，上电视节目接受采访，卡蒂亚则负责整理照片，写书出版。“我们唯一能够流传的东西，只能依赖书写、讲述以及摄影。”莫里斯说：“如果可以吃石头，我会待在火山上下不来。”卡蒂亚说：“如果可以 and 火山一起变老，我会翻遍山上每一块石头。”

令人望而生畏的火山，在这对夫妻眼中却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他们在还未冷却的岩浆上煎鸡蛋，莫里斯吃完还要“吐槽”不如自己平常做的好吃，卡蒂亚会兴致勃勃地观察松鼠吃坚果，他们还会隔着防护手套把玩烫手的岩石。而在他们帐篷的不远处，火山则昼夜不停地喷射着火山弹，莫里斯和卡蒂亚说：“躺在深渊的边缘沉思，这个现象使我们不断颤抖。”

卡蒂亚喜欢听火山岩的声音，她说：“火山是活的，流动的，它是我的情人。”莫里斯则喜欢近距离观察火山爆发，《火山挚恋》的旁白说道：“卡蒂亚像一只鸟，莫里斯像一只海豹；卡蒂亚注重细节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莫里斯喜欢用宏观的视角看待单独事件。”

莫里斯在采访时曾说自己一生中最骄傲的，就是见证了150座火山爆发，“除了卡蒂亚，找不到第二人”。卡蒂亚比他多看了20次。

在两个人眼中，一旦你看见火山爆发，就再也离不开它了，“它是如此宏伟，如此强大”。

25年间，莫里斯与卡蒂亚走访了100多座活火山，以人类能靠近火山的极限距离（50米）观察、拍摄记录火山喷发，为后人留下近200小时震撼绝美的珍贵影像。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穿过熔岩湖之间危险的通道。每次莫里斯走向火山口时，卡蒂亚都会紧随其后，她害怕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因为掉进岩浆不会溅起“水花”，会悄无声息地死于非命；莫里斯永远要走在卡蒂亚的前面，以便为妻子留下清晰的脚印。

3

莫里斯和卡蒂亚形容火山喷发是地球心脏的跳动。他们想弄清楚心脏周围血液流动的规律，莫里斯和卡蒂亚根据矿物、热度、气体和时间的排列组合，试图理解导致火山喷发的原因。

莫里斯将火山分为两类：红火山与灰火山。红火山会喷射橘红色的岩浆，美丽也相对安全；灰火山则会产生如核弹爆炸般的灰色蘑菇云，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

1977年非洲的尼拉贡戈火山爆发前，他们都致力于研究红火山，沉浸在壮阔的美景中，置身于“可估计的危险”中。可那一次，看似无害的尼拉贡戈火山突然爆发，岩浆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在几分钟之内倾泻而出。当时周围镇上的居民正准备赶去早市，结果被岩浆无情地吞没，高温让死去的人骸骨无存，只有两具大象骸骨相对完整。那是莫里斯夫妇第一次直视火山的愤怒，让他们深感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与无力。

1980年5月18日，美国圣海伦斯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的喷发柱冲入大气层24400米高，喷出的火山灰沉积在11个州。火山喷发时，圣海伦斯火山一侧的山体瞬间消失，周围的冰川也被融化，一股大型火山泥石流一直冲到近80公里外，57人因此丧生，其中也包括莫里斯和卡蒂亚的好友、地质学家大卫·A. 约翰斯顿。当时大卫在距火山喷发点10公里外进行观测，在无线电台内惊呼：“温哥华！温哥华！就是这



个！（指火山喷发）”随后无线电中断，他被汹涌的火山碎屑流吞没，遗体至今未能寻获。卡蒂亚和莫里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火山灰中待了3个月，监测、拍摄、研究，最终发现这次火山爆发的能量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的几千倍。

火山猛烈喷发时，地层深处多种元素被裹挟而出，火山灰覆盖的泥土也成了富饶的土壤，农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在火山喷发带来毁灭之后，往往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新生必须建立在人命之上吗？我们的梦想是让火山喷发不再造成伤亡。”莫里斯在电视节目中说道。

从此，莫里斯和卡蒂亚改变研究方向，他们从迷人的红火山转而探究这种会杀人、难以预测的灰火山。拍摄最罕见最致命的火山素材引起世人的警惕，成为莫里斯和卡蒂亚的目标。

1985年10月，莫里斯、卡蒂亚和其他科学家测算出哥伦比亚的内华达德鲁兹火山大概率会发生灰火山喷发。他们向有关当局发出了预警，但是决策者认为火山虽然处于活跃的状态，但100多年没有喷发，加之撤离成本太高，他们不想冒险。11月，内华达德鲁兹火山爆发，火山岩浆和泥石流导致超过2.3万人丧生。事后来到现场的卡蒂亚既生气又伤心：“我们简直无颜自称是火山学家。”

4

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有多么渺小后，莫里斯和卡蒂亚对人类社会多了一丝怜悯与宽容。“我难以理解人类，虽说我自己也是人。我不是一直在躲避人群，但是我相信我们住在火山附近，远离人类，才能爱上人类。”

1985年内华达德鲁兹火山的爆发导致的悲剧发生后，莫里斯和卡蒂亚认为即使用客观数据提前给予当地政府预警也毫无用处，必须用实地拍摄的火山喷发影像，才能让人们了解这一灾难的严重性。为了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他们开始制作火山避险影片，希望将火山的严重危害普及全世界。莫里斯说：“灰火山就像一个引信被点燃的炸弹，但没人知道引信还剩下多长。”

为了获得更多知识，记录更多数据，莫里斯和卡蒂亚只得依靠自身的勇气，离这些最危险的火山更近一步。拍摄过程并不容易，火山的爆发既不可知又危险性极高，但他们仍坚持走到距离火山口只有50米的地方，只为得到更丰富精确的素材。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座灰火山喷发后，整座海岛的人全部撤离，莫里斯和卡蒂亚却专程赶来。岛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在岛上24小时轮流观测了3天。在此期间，他们需要有一人保持清醒，一旦发现火山弹向他们喷来，清醒的人需要负责将睡着的那个人推开。

莫里斯和卡蒂亚因为爱火山而远离人群，却又为了保护人类而葬身于火山。

1991年6月3日，日本云仙岳火山在沉睡200年后苏醒。6月2日，就在云仙岳火山喷发的前一天，莫里斯和卡蒂亚决定从观测点离开，去更近的位置观测火山。《火山挚恋》中，莫里斯一边摆弄摄影机一边对记者说：“我不害怕，因为我在这些年中看到了如此多的火山喷发，即使我明天死去，我也不在乎。”说这番话时，卡蒂亚就在他身旁，静静地看着他。

6月3日，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流吞没了整个观测点，莫里斯和卡蒂亚命丧火山。事发后找到的手表，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4点18分。

在他们离世十几天后，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发生震动。因为莫里斯和卡蒂亚的火山教育影片，当地政府相当重视这些警报迹象，迅速撤离了5.8万民众，才让这场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山喷发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莫里斯曾经说：“也许你需要某种存在的哲理，来面对这些火山怪兽，但我的原则很简单，精彩而短暂的一生，胜过漫长却无趣的一生。我看过许多美丽的事物，我经历过的事让我觉得自己活了100年，所以坦白说，就算要死我也不会怕。”

对于莫里斯和卡蒂亚这对迷恋火山的夫妻，《火山挚恋》的旁白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一捧火，在火焰之中，一对恋人找到了归宿。”



（玄武岩摘自《北京青年报》2023年1月11日）



我们平时接触事物，常常是用一个固定的视角去看，因为这对大脑来说最为省力。久而久之，我们看问题会越来越狭隘。那么如何获得多元视角呢？首先当然是吸收更多知识，特别是不同学科的知识。其次，我们需要改变一些隐性的、根本性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常常表现为某种“底层叙事”。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年轻人对爱情的期待常常被表达成一句话：“我要找到对的人。”在这句话里，用了一个动词“找”，也就是他对爱情用了一种“寻找”的叙事模式。又比如，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的时候，他会问“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事”或“怎样找到人生的意义”，这里同样用了一个动词“找”，也隐含了“寻找”模式。

心理咨询师陈海贤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遇到过一对关系特别融洽的夫妻。男人原本是个浪子，喜欢吃喝玩乐，但是遇到那个女人以后，渐渐成了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而女人原来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比如，她会提前一年计划一场旅行，但是认识那个男人以后，也渐渐接受了某些没有计划性的生活。他们本来是非常不一样的两种人，却出奇地合拍，这是为什么呢？

陈海贤分析说，他们在相处中，把两个人的差异变成了惊喜。女人说自己“找到了对的人”，可陈海贤说这个女人谦虚了，“不是她找

到了对的人，而是她用欣赏和认可的态度，把对方变成了对的人”。

这些话非常有智慧，里面包含了一种模式的转变。首先，“差异”模式变成了“惊喜”模式，然后，“找到对的人”变成了“把对方变成对的人”，且这种改变并不是靠单方面的要求和期待，而是靠“欣赏和认可”。这太有启发性了。

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采用“寻找”模式，不能说“寻找”不对，但如果你认为“寻找”是唯一的途径，那么思维就会被限制。因为“寻找”模式有两个陷阱：一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找不到”的情况，如果一直找不到想要的，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二是存在“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情况，人总想找到更好的，就会对现在拥有的不满意，但又不知道要寻找到何时才是止境。

如果把“寻找”模式转变为“创造”模式，会发生什么呢？你可以想象自己不是一个“寻找者”，而是一个“创造者”，通过合适的方式，你就可以“创造”与你最合拍的“人生伴侣”，“创造”能充分发挥你才能的“工作”，“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意义”。当你采用“创造”模式，你会发现人生的可能性一下子打开了，你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感。

（潘光贤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精进3》一书，本刊节选，小黑孩图）

你是创造者还是寻找者

●采
铜



中文打字机

◎苗 炜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我从来没用过中文打字机，也从来没见过中文打字机，因为这东西从来没有进入过“家用”行列。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有了自己的打字机，它们都是根据拉丁字母打字机改造而来，中文被隔绝在打字机世界之外。当时就有人激愤，说这正是废除汉字的理由之一。其隐含的意思是，中文是指向过去的，越学中文，越要向古代学，而打字机的发明都是基于英文的。废除汉字，这是鲁迅、钱玄同等人当年的想法。

《中文打字机》一书中有意大利奥利维蒂打字机1950年的一则平面广告，画面上方是一块黑板，写满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画面下方是一排漂亮的打字机，广告语是“从古代到奥利维蒂”。显然，甲骨文和金文代表着“古代”，新型打字机代表着文字处理的现代。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

过一篇小品文，说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报社里，存放着一台中文打字机，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约4米）的键盘，其上共有5000个按键，需要一个打字员拿着喇叭发号施令，4个打字员在键盘上操作，才能打出汉字来。这篇文章还配有一张漫画来嘲笑“中文打字机”。那时候，“中文打字机”是一个讽刺性的比喻，是空想出来的一种极大极笨拙效率极低的机器。

外国人对汉字的认识，有3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是统计字频。他们发现儒家经典《论语》，用了3000多个不同的汉字；中译本《旧

约》全文503663字，但印刷所需的汉字是3946个；《新约》全文173164字，只有2713个不同的汉字；《康熙字典》中的汉字有4万多个，但常用的三五千个汉字就足够写文章搞印刷了。传教士相信，把一套中文金属活字排布得更紧凑，就可以让排字工人在一步之内拾取所需的任何汉字，其中500个最常用汉字放在一起，会极大提高工作效率。最早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就是以这个思路弄出来的，一个大圆盘，包含4000个常用字，中间一圈是最常见的700余字。

后来商务印书馆开发的中文打字机，也是以常用字构建键盘。

第二个手段是拼合汉字。英文单词由字母构成，那汉字是不是由部首构成的呢？他们发现，部首并不是汉字的“字基”，而是一种分类成分，用来查字典可以，作为组字的工具却有很多不便。比如“明”和“昔”中都有一个“日”，但大小并不相同。欧洲的字体设计师和印刷工匠硬生生

将汉字拆开再拼合，其结果就是太难看了。拼合汉字破坏了汉字书写的连贯性、整体性和美感。

第三个手段是“代码”。1871年，上海与香港之间开通了电报通信。两个外国人发明了中文电码，选取6800个常用汉字，按顺序编码为0001到9999的四位数，在电码本中预留3000多个空位置，以供电报员根据工作需要输入一些不常用的汉字。

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是最像英文打字机的中文打字机。它只有72个按键，每个



林语堂和女儿林太乙展示明快打字机



言论



伤人是自大，伤己是自卑。

——一个在性格上自大又自卑的人，会活得纠结且痛苦

怀念当时的自己对世界的“无知”和“无所谓”，怀念世界对那样的我们的包容。

——网友如是回答“我们为什么怀念童年”

手持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

——生活就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

需要时随时开展，不需要时轻松结束。

——“蹦迪型社交”就像“赶场子”，虽然看上去热闹非凡，但多数人的关系只会停留在表面

自己满溢，自己降露，自己做焦枯荒野上的雨。

——一切均需靠自己

所有的“来得及”，前面都有一句“我相信”；所有的“来不及”，前面都有一句“我觉得”。

——自我怀疑的死循环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

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回忆，是一场旧物的复苏

不完美，不是孩子的缺点，而是人的特点。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表示，对许多孩子来说，教育幸福感的失去，往往来自大人对他们的苛求

这世上最可怕的时刻，莫过于当你发现自己的父亲也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时那一刹那的领悟。

——弗兰克·赫伯特《沙丘》

完整的人生应该五味杂陈，且不排除遍体鳞伤。

——只有尝尽五味，才算拥有完整人生

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敢于面对。

——真正的成熟就是这样

我这一生和所有的人一样，在长长的队伍里领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

——在这个追剧配对、看“恋综”找糖，和“纸片人”约会的速食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放弃“排队”

当你遇到爱情时，你会明白的、你会感觉到的，可能还会很痛苦，就像你肚子里填满了蝴蝶。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里关于爱情的描述

我喜欢看着围绕妈妈嘴角与眼周的细纹，我知道她很讨厌它们，但这些细纹让我觉得心安，我从她脸上读到我们相依为命的痕迹。

——马克·李维《偷影子的人》

遇人藏得住事，遇事沉得住气，生气压得住火。

——生活的磨砺让我们从心浮气躁变得冷静沉着

按键看上去都是汉字的一个“字基”，打第一下、第二下，都不会出字。打第三下，会出现8个汉字，要从中挑出你要打的那个字。这种交互模式不是“所打即所得”，中间加了一个“搜索”的过程，现在我们使用的输入法，其实就是这种交互模式。林语堂耗费巨资研究的打

字机从未量产。

周有光到了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还说：“我到如今还认为中国的文字不太方便，在电脑上使用不能跟人家竞争……”

大家都知道，一切早已改变。

（夕照摘自《新民周刊》2022年第48期）

意识到爸妈老去，是一个模糊而漫长的过程。第一次有这样具体的感知，是十四年前，我出发去济南念大学的那一天。

舅舅开车送我和我爸去火车站，村子里的街坊邻居都来送行。大家左一句叮咛右一声嘱咐，热热闹闹中，青涩的我意识到自己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些茫然，有些期待，也有些恐惧。

妈给我准备了六大包的行李，我坚持只带一个皮箱。她像雨前忙着搬家的蚂蚁，左右摇晃着略显圆润的身体，自顾自地来来回回，连拖带抱，硬生生地把大大小小的包裹都塞进了舅舅的车里。她又叮嘱我爸，哪个包里有贵重的物件，去济南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照看，别被贼偷了。爸站在一旁一直愣愣地点头，像个没开悟的和尚。

临行时，妈又要逐一把包裹拆开来检查一遍。她一边拉开一个军绿色大提包的拉链，翻着里面的衣服，一边扭着头跟我说：“你看着，这里面一共有九件毛衣和毛裤，应该够你过冬了。”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她便麻利地又把拉链拉上，去拆旁边的小包袱。“你看，这里面是换

时间不等人

●毕啸南

洗的内裤，自己记得换。”

来送别的三姨在旁边站着笑，少年的我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冲妈大声嚷嚷：“哎呀，你别翻了，说了不带不带，跟逃荒似的。”说着，我便转身蹿进车里。

“哪里像逃荒，满嘴胡诌。”妈见我恼了，笑中有些歉意，旋即又笑哈哈地招呼着亲戚邻里。她天生一张鹅蛋脸，嵌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笑起来嘴巴像弯月挂在满是晚霞的天空中。

记忆中，妈妈平日里特别爱笑，总是隔几米远就能听到她“哈哈”的招牌式大笑声，也不知道那些贫乏的日子中，哪里能冒出来那么多让她开心的事。

车快发动了，妈突然大喊了一声：“糟了糟了，到底是忘了东西。”我和爸还在恍神中，她不知何时已经跑进了院子，又跑了回来，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煮熟的花生。她一只手托着袋子从车窗递给我说：“差点就忘了。刚刚煮好的，别烫着，带着路上吃。”

热腾腾的花生冒着热气，蒸得我眼前发白。妈的脸挤进了车窗里，我望着她，竟感觉有些陌生。

十八年来，这似乎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她，看她的脸。她的眼角已不知何时爬上了皱纹，曾经光滑的额头已藏不住淡淡的褶子，右耳的鬓边几缕青丝也已成了白发。我望着她，妈也凝望着我，我在她水汪汪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泪眼汪汪的少年。

爸说：“走吧，时间不等人。”

车终究还是开动了。

我坐在车里，整张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目光透过车窗看妈离我远去，越来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我有些困惑，有些懊恼，妈怎么突然变得这样矮小了呢？直到视线里再也看不见她，我才意识到，远去的人原来是我啊，而她只是停留在了原地。

上了火车，爸从威海到济南送我入校。等我安顿好，天已经渐渐暗了，落日刚刚垂入山间，几颗淘气的白星已经急不可待地在湖蓝色的夜幕上眨着眼睛。为了省钱，爸订了当晚回老家的火车票。我送他到校门口的路上，他似





帐篷里在暮霭降临时分最昏暗。此时，我们躺在里面，透过透明的帐篷顶能清晰地看到天边的明月。那轮明月依然高悬于天际，俯瞰整座沃楚西特山，木星、土星分别伴其左右。尽管它如我们的命运一般遥不可及，但知道它依然是我们的旅伴，就足以让我们心满意足。

的确，星辰本就给人以慰藉。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注定是卑微的，更应该知道我们有权利凝望星空，而且，它们理当获得更好的归宿。我



◎〔美〕梭罗
◎任小红译

漫步群山

们看到了永不失效的法则——也从来不认为它们会失效。它们的明灯夜以继日地燃着，为人类供应着这份奢侈的光芒，足见它们的本性是多么慷慨啊。

如今，我们已经回到散乱无序的日常生活里，那就让我们借用一点山川的伟大胸怀吧。我们会记得躺在什么样的围墙里，会明白一成不变的生活也有高峰低谷，会知道为什么从山巅俯视最深的河谷可以看到一抹淡蓝，会领悟每个时刻都有高峰，因为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会低到看不见天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属于自己的巅峰，去眺望连绵不绝的地平线。

（晓晓竹摘自哈尔滨出版社《一个人的远行》一书）

乎又想起了些什么，拐弯去了学校的超市，给我在大学刚刚认识的舍友一人买了一袋苹果，挨个放在大家的桌子上。

在我念大学以前，我与父亲很少交流。每次放学一回家，我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爸，我妈呢？”

爸性格内敛，常常沉默，我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在想什么。来济南的路上，我们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老式的火车晃晃荡荡，一直摇晃了七个小时，我与他也就这样彼此沉默了一整夜。

送父亲去校门口的路上，我们依然沉默。那条校园里的小路，我们却走了很久很久。第一次，对父亲，对眼前的这个男人，我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而微妙的情绪，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读过朱自清写他父亲的《背影》：“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我和父亲走在校园的路上，他在前，我在后，我心里默默念想，这场景是多么相似。我也想目送一次父亲远去，看看父亲的背影。

路并不长，再放慢步子也有终点。送我爸到了校门口，我仍只是缓缓吐出几个字：“爸，路上注意安全。”

爸说：“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回去再走。”

我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只能先转身往回走，一转头，泪就“吧嗒”掉下来了。

走了几步，我停下往回看，爸依旧在那儿站着，穿着卡其色的夹克，宽宽的黑色裤子，擦得锃亮的黑皮鞋，那是他为了来送我上大学而特意添置的新行头。他一动也不动，我突然有些逃离般地加快脚步往学校里跑，不敢再回头。生怕稍慢一些，自己就要被这离别的悲伤吞噬掉。似乎走了好久好久，我忍不住再次回望他，只见父亲还在那里，只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了，我已看不清楚他的模样。

这个男人，曾经是我心中的天地，头顶的日月，远望的山海。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只是我的父亲，一个正在老去的男人。

这一次，是我送父亲，但最后远去的依然是我，停留在原地的，还是父亲。

（小双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你们离开以前》一书，刘璇图）



现代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现在还存在长久的、美好的爱情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不是变淡了，而是出现了不同形态。很多人都存在误区，认为蜜月期的爱情才是最好的，之后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维持、维护爱情最开始的样子，如果它不一样了，爱情便不再美好。但是研究发现，拥有好的爱情的人，从来都不是去维持最初的新鲜感和激情，而是用非常开放的心态接受爱情的变化，欣赏不同阶段的美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在爱情中不断更新协调，让它拥有更多元的形态。

那么，什么是好的爱情？有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这里跟大家谈谈我的现代爱情四象限理论。人们觉得爱情是能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而好的爱情也能使人成长。所以，在探讨爱情模式的时候，我首先定义了两条坐标轴——横轴是快乐，从左到右越来越快乐；纵

轴是成长，从下往上成长得越来越好。这两个维度划分出四个区域，其中享乐型关系和互

爱情四象限

● 沈奕斐

惠型关系是良好的，消耗捆绑型关系是糟糕的，而成长治愈型关系是长期关系中的理想爱情模式。

享乐型爱情

这种爱情有激情、很快乐，但不一定带来个人成长。这里的快乐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生理意义，我喜欢你的外

表，喜欢你的味道，跟你在一起就很快乐。第二层是精神意义，我很想跟你一起做事，因为和你在一起做事才有意思和意义。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有个杰克教露丝吐唾沫的情节。露丝是非常讲究规矩和礼仪的贵族小姐，杰克则非常崇尚自由。露丝跟杰克说：“我希望你能教我像男人一样骑马、吐唾沫。”杰克很吃惊：“你竟然连吐唾沫都不会，好，我们现在就去甲板上向外吐唾沫。”两个人在一起特别开心。这里杰克真的让露丝成长了吗？没有。但因为共同做了一些快乐的事，他们快速地坠入了情网。

享乐型爱情非常有吸引力，但核心的挑战是你能不能相信这种快乐，能不能享受这种关系。享受快乐的过程很像坐过山车，你要信任它，知道它安全，才能彻底享受那一刻的释放。但我们对快乐是很警觉的，因为理性往往会紧随快乐而来，对方的家庭背景跟我不一样，学历比我低，收入比我少……理性很快就把感性压下去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么爱我们的父母总是说你快乐就好，但是你做多数快乐的事他们都反对，告诉你快乐是危险的。因此，人们遇到快乐的爱情常常会觉得很难持





续，觉得未来有风险。

尽管如此，享乐型爱情充满了激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它最接近我们对爱情的想象。

互惠型爱情

两个人比较互补，互相促进，但不见得充满激情和快乐。《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我们觉得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他自己也不太理解亲密关系，所以他在给好友婚礼致辞时说：“我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穷其一生追寻与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太有意思了，无须别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跟我给自己的一样多。”但是在遇到同样高智商的艾米后，谢尔顿变了。艾米支持他做各种奇奇怪怪的事，两个人的感情在互补中越来越深。谢尔顿在自己的婚礼上说：“虽然我现在无法表达对你的感受，但我会用一生向你证明我有多爱你。”这就是典型的互惠型爱情，与外表吸引或激情无关，两个人在日常相处中互相发现，使自我更加完整，生活更加广阔，感情更加稳定。

这种关系带来一种非常重要的成长，叫作归属感的发展。互惠型爱情让我们更加确定自己是谁，通过互补，每个人都在成长，愿意去探索更大的世界。今天，身处一个自我会不断被打碎、不停被否定的社会，一份好的爱情其实是在帮助我们确立自己的价值，让

我们觉得其实要跟世界进行联结并没那么可怕。

除了性格上的互补，互惠型关系还有其他的表现，比如硬件上的互补。影视剧里，有钱的男主角通常都不受人待见。女主角要凸显她的独立自主，所以一定不爱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亲密关系跟金钱没有这么对立。我们爱的可能不是钱，而是对方赚钱的能力。考虑物质条件不见得就损害了爱情。某些硬件的匹配使得我们的人生更容易，障碍更少，发展空间更广阔，这也可能是一种很好的爱情。

消耗捆绑型爱情

这是比较糟糕也比较常见的一种爱情模式。在这种关系里，一般都会有一方出现强烈的控制欲。很多人会把爱情偶像剧中“霸道总裁”的控制欲和占有欲看成爱的表现，但这背后其实带有强迫和暴力的属性。偶像剧中的甜蜜反转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现实生活中，这种伴侣的独占欲会不断升级。

当一个人对你说“我那么爱你，你应该听我的话”时，你一定要警觉，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平等关系？我给你四个标准，要是你们的关系符合其中两个条件，就要开始警觉这段关系可能正在滑向消耗捆绑型。第一，跟对方在一起后，你越来越不快乐。第二，对方总是贬低你，让你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而且你越来越依靠对方对你的评价来判断自己。第三，对方开始限制你的社交

关系，你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第四，对方常常提出你得不到的要求，让你产生亏欠感。消耗捆绑型关系会产生两种极端表现：一是暴力捆绑，比如家庭暴力；二是精神捆绑，比如PUA（精神操控）。

成长治愈型爱情

这是爱情关系中最理想的一种长期爱情模式。这种爱情的典型特征是让你不断增强探索世界的欲望，你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同时也特别快乐。人们常说爱使得你我越来越美好，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爱情不仅让我们感觉幸福，还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热爱生活，更有勇气和智慧面对生活中的难题。

这里要强调一下，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寻找另一半，那太难了。很多成长治愈型爱情都是从享乐型爱情或互惠型爱情发展而来的。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先走进一个好的爱情关系，再加上时间维度，让它越来越好，走向成长治愈型关系。所以，允许感情变化是拥有更好感情的前提。

然而，很多人的爱情并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慢慢走向了消耗捆绑型。最核心的原因是成长与快乐往往是矛盾的。不是说你让对方成长，他就一定快乐。如果你认为的成长不是对方想要的，感情就会出现问題。爱情最大的刽子手之一就是要求对方做你认为“正确事”，因为当你强调你认为“正确”的价值判断时，常常只看到事，而看不到具体的



《木心遗稿》里，作者这般叹息：“人，真是平凡啊，平凡得出奇啊。”

平凡到尘埃里，平凡到无话可说，那就是“出奇”。书中有一例子：一个杭州的旧家妇女，八九十岁，没有游览过一次西湖。我也从一本英文书里读到，一个女子，在纽约海港内的自由岛出生、长大、上学、结婚、生儿育女，直到老年，矗立在哈得孙河口的自由女神像，离家不过两三英里，朝夕可以看到，可她从来不曾走近，更不必说进入参观。我在旧金山生活了大半辈子，听说同城的一些华人一住就是一生，未曾涉足举世闻名的金门大桥。这些人的想法恐怕是相同的：名胜就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去。一年年地拖下来，最后，老到走不动了。

孔夫子的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人探索其深不见底的哲理，有人则说，它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流水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在同一本书里，木心还写了少年时听到的一个故事：结婚之夜，某宾客的小儿子抛掷核桃。有一颗滚进床下，孩子懒得爬进去捡。核桃就此在床下几十年，直到那人家的曾孙捉迷藏钻到床底下才发现。

我也有类似的记忆。1958年，村里的一个富有人家娶媳妇，敦请我的祖父担任“上头公”。在古代，“上头”是指新娘将辫子梳成发髻。但在我的家乡，那个年代是由“好

人，尤其是看不到对方在做所谓不那么正确的事背后，他或她的需求又是什么。

不论是享乐型爱情还是互惠型爱情，都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交往的深入，关系从浅变深，爱情的样子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在初期关系中追求的是共鸣，就是那种彼此了解、心领神会的快乐；但是在长期关系中，

床底下的核桃

◎刘荒田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差异，能把冲突处理好，才是关系长久的核心条件。想要永远保持爱情刚开始的样子，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激情和新鲜感总会过去；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实际上，通过深度的交流，包括对冲突的处理，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两个人之间的联盟关系也会更进一步。

命”的老者，穿正装，被宾客簇拥着，站在洞房，高声念“百年好合”一类的祝福语，继而往婚床上撒花生、核桃、糖果。孩子们一拥而上，抢个痛快。如果也有一颗核桃，掉在角落极隐蔽处，除非有人挪动大床，那么，直到如今，它依然安卧在老地方，也不无可能。在我的家乡这种老侨乡，有的是“空心村”，长年无人居住，听任荒草离离长满墙头。我祖父撒下核桃的屋子，听说已经半塌。也许，核桃被倒下的砖头瓦片埋在地下。

这样的“核桃”意味着什么？一如平凡的人生，日子总这般过下去，如何找到“出奇”？聘我祖父为“上头公”的夫妇，数十年后都移居旧金山。男子已辞世近二十年，享寿八十多岁。女子早已过八十岁，因摔断大腿，坐上轮椅。他们的独子、媳妇和两个孙子，在同一座城市波澜不惊地生活。三十多年前，昔日的新娘子，曾带泪向我倾诉她和丈夫的婚姻，百转千回的爱恨纠结教我叹息。

人生到处是这样，所以木心说：“这平凡可大了，如果细细写将出来，可有看头了。”

（落花雨摘自《羊城晚报》2022年12月27日，视觉中国供图）



弗洛姆说，爱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学习爱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它不仅能帮我们处理好亲密关系，对处理其他社交关系也同样重要。

（金镜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什么样的爱值得勇敢一次》一书，（比利时）埃莱尼·德博图）

当你掌握足够多名词

◎丹 萍

我浇花的时候，水管从水龙头那里掉下来，水到处流。我就想买个东西，能让水管和水龙头连接得更牢固，不会轻易脱落。我在网上搜索“连接水管和水龙头”，发现这种东西有个名字，叫“喉箍”。还有带把手的，叫“手柄喉箍”。看名字我就有点喘不上气来，接在水龙头上肯定万无一失。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任何领域掌握非常多的名词。什么叫多呢？就是表达事物的“颗粒”要足够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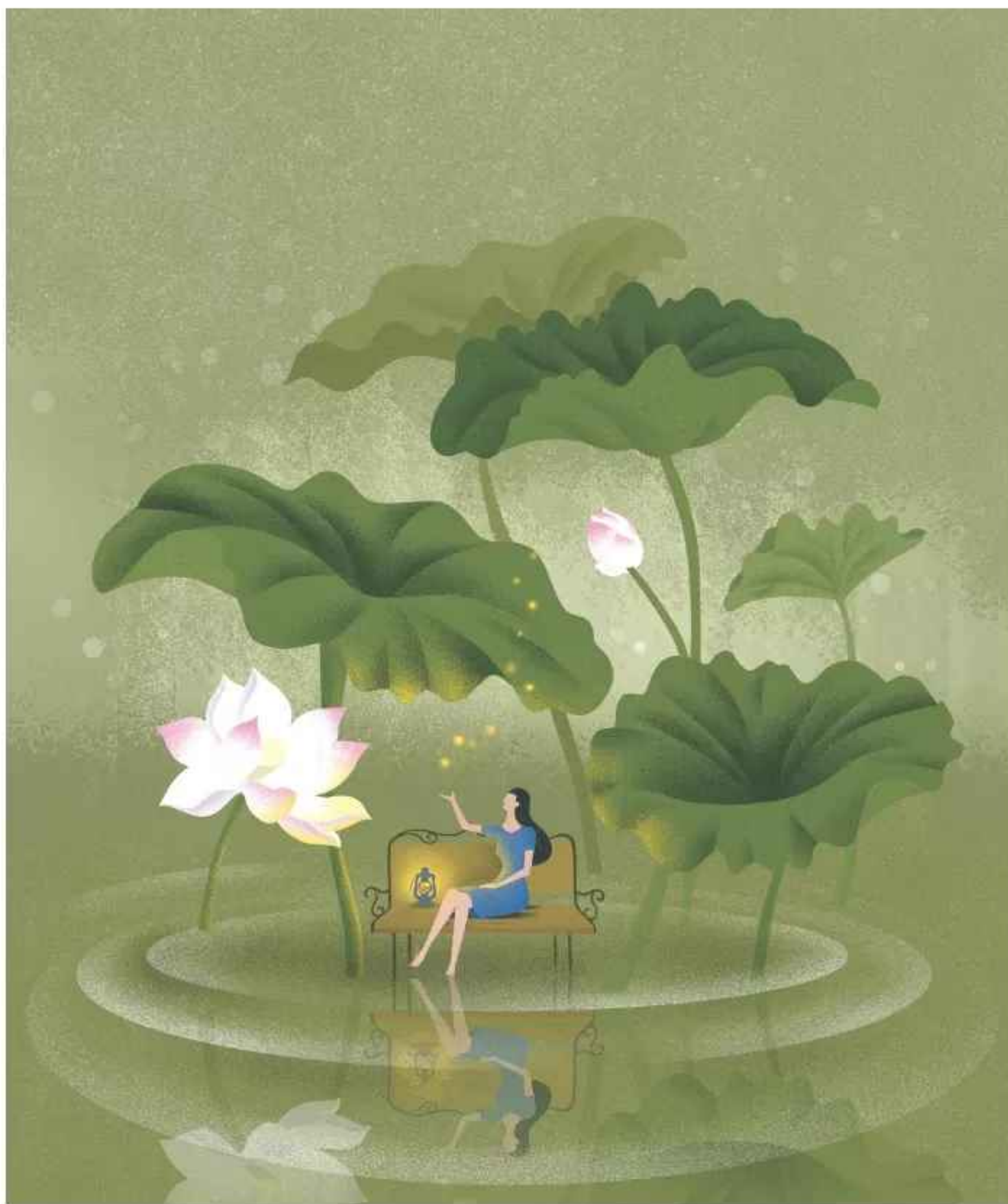
如果你掌握的名词不够多，其实就是对世界认识得不够细。

因为不甘心，我捋了一遍自己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经历。一首律诗每两句为一联，八句共四联，第一联称“首联”（或“起联”）；第二联称“颔联”；第三联称“颈联”；第四联称“尾联”（或“结联”）——这个知识点可还行？我也就记得这一星半点，其他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2022年暑假，有位妈妈让我帮忙修改她儿子的作文。她儿子是小学生，题目是扩写“繁花似锦”，一个写作的小练习。他写道：“桃花红、李花白，红的像晚霞，白的像雪。”

我觉得他不一定认识桃花和李花，也不见得真的见过大片桃李在春天盛开的样子。

我试着自己写，也写不出来。我看过一大片的郁金香、一大片的薰衣草、一大片的玫



瑰，都是给游人看的，算不上“繁花”，而且，记忆中也只有颜色，连味道都没有。

说到薰衣草，我前几天在网上下单买了一盆，来家里的朋友看了说觉得不像薰衣草。

我问客服，他说，我买的是“莫奈薰衣草”。我一查，人家没有骗我，真的是这个名字。

又有朋友问起，我就把现学的知识说了：“莫奈薰衣草”又名“特丽莎香茶菜”，香菜属，是南非的一个植物园培植

的。之所以叫“莫奈薰衣草”，也许是为了让人联想到法国南部的风景或者油画中的花园，有利于售卖。知道这些，感觉真的很好，不是为了炫技，就好像这世界是个大拼图，稀烂一地的碎片，捡也捡不起来，终于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拼上了一小块。

有一次好友小焉扛着一朵盛开的荷花到我家来，又美又飒。荷花长长的、绿色的柄，支撑着粉红的大花——单瓣的，因为花瓣大，所以整朵花不是那么局促紧致，反而一直在轻轻晃动，没有固定的形状。小焉说，可以先插在瓶子里欣赏，饭后拿花泡水喝。花的柄也可以煮水喝，作用是清

热清心。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一朵荷花，回想起来，每次去赏荷，我都是去拍照的，只关心把花放在画面四个黄金分割点中的哪一个。

从此以后，我永远不会再把粉色的荷花形容成晚霞，那根本不是同一种颜色。荷花的粉色是凉的。

另外，荷花的香是苦的，荷花的坚强是柔软的。

（秋水长天摘自《齐鲁晚报》2022年11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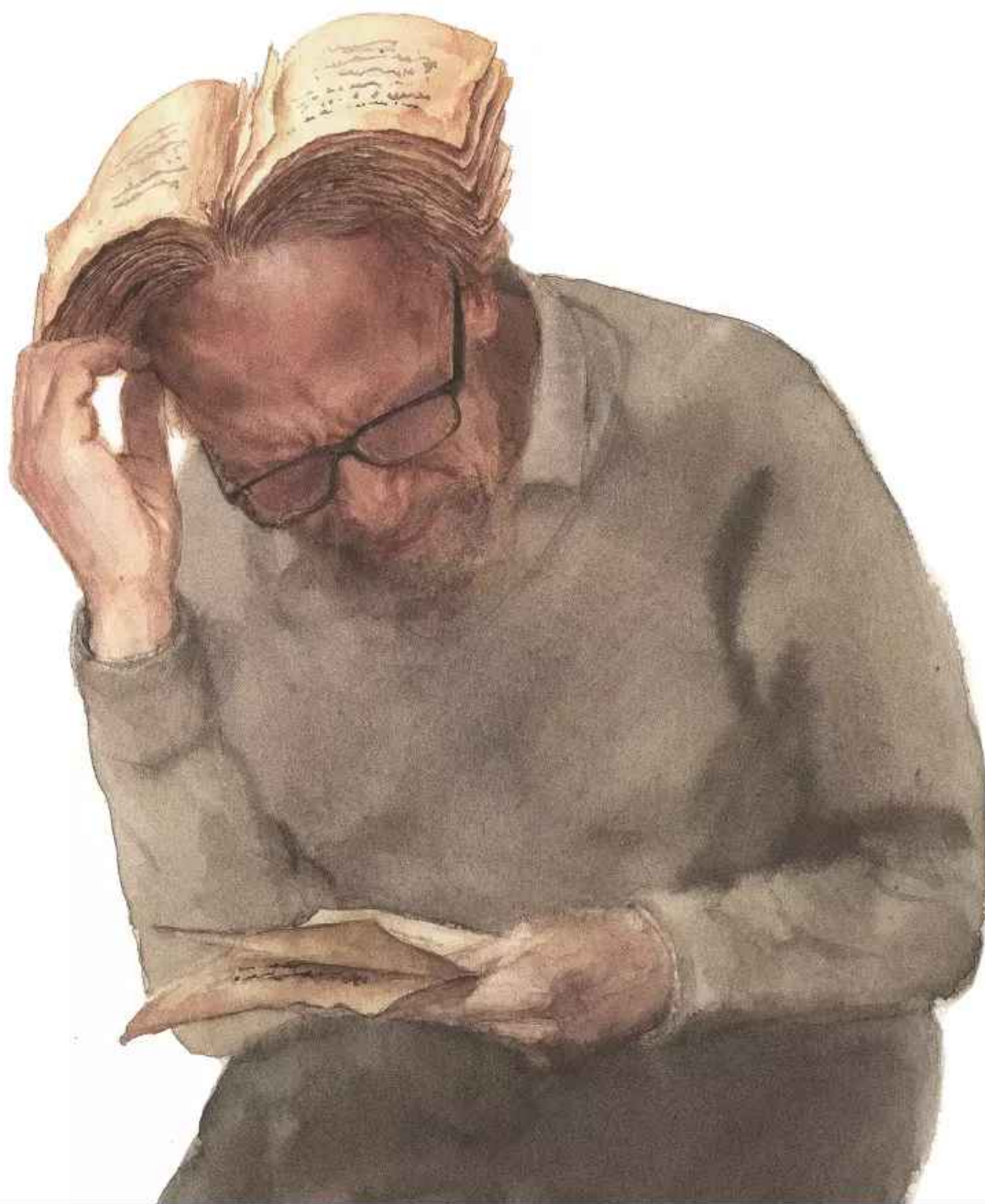


大脑和身体在我们的一生里改变了很多，但就像时钟时针的变化一样，要察觉这些变化很困难。例如，每4个月，红细胞就彻底更替一遍，皮肤细胞每几个星期就换一轮。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就会彻底被其他相同的原子取代。从物理层面来说，你在不停地翻新，变成一个全新的你。幸运的是，或许有一个恒定的元素——记忆，连接着所有这些不同版本

的你。记忆说不定能担此重任，成为编织起你身份形象的线索，令你成为你。它是你身份的核心，提供了连续的、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

然而，其中或许也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连续性会不会只是幻觉？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公园，与不同年龄的自己相会。公园里有6岁的你、青春期的你、20多岁的你、50多岁的你、70多岁的你，以及生命最后阶段的你。在这种情境下，你们可以坐在一起，分享相同的人生故事，梳理出你唯一的那条身份线索。

真的能做到吗？你们的确有着相同的名字和历史，但事



为什么记忆常常不靠谱

◎〔美〕大卫·伊格曼

◎闫佳译

实上，你们是不同的你，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你们人生记忆的相同之处说不定比你预想的还少。你记忆中15岁的自己，跟你真正15岁时不同；而且，对同一件事，你有着不同的回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记忆就是这样的。记忆并不是一段视频，不能准确地记录你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它是来自往昔时光的一种脆弱的大脑状态，你要回想，它才浮现。

举个例子，你来到一家餐厅，为朋友过生日。你经历的一切，触发了大脑特定的活动模式。有一种活动模式，由你和朋友之间的对话触发；另一

种模式，由咖啡的气味激活；还有一种模式，由美味的法式小蛋糕的味道激活。服务员把拇指放进你的杯子里，是又一个难忘的细节，触发了又一种神经元放电模式。在海马体庞大的相关神经元网络里，所有这些模式集群彼此连接，反复播放，直到连接方式最终固定下来。同时激活的神经元会建立起更有力的连接：一同启动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由此产生的网络，是该事件的独特标志，代表了你对生日聚会的记忆。

假设6个月以后，你吃到了一块法式小蛋糕，味道就跟你在那次生日聚会上吃到的一样。这把特殊的钥匙，能够解锁相关的整个网络。突然之间，你回到了那段记忆里。

虽然我们并不是总能意识到这一点，但记忆或许并不如你期待的那么丰富。你知道朋友们在那里：他穿的一定是西装，因为他总是穿西装；另一个女性朋友则穿着蓝色的衬衫，不对，也可能是紫色的，说不定是绿色的。如果真的深究那段记忆，你会意识到，你完全不记得餐厅里其他食客的



细节，尽管当时是满座。

所以，你对生日聚会的记忆已经开始褪色。为什么？因为神经元数量有限，而且它们都需要从事多重任务。每个神经元参与不同时间的不同集群。你的神经元在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矩阵中运作，繁重的需求不断要求它们跟其他神经元连接。随着这些“生日”神经元协同参与到其他记忆神经网络里，你关于生日聚会的记忆变得模糊起来。记忆的敌人不是时间，而是其他记忆。每一件新的事情都需要在数量有限的神经元里建立新的关系。然而，褪色的记忆在你看来似乎并未褪色。你感觉，或至少以为，完整的画面始终存在。

你对一件事的记忆更是值得怀疑。比方说，聚会之后的某一年，你的两位朋友分手了。回想起那次聚会，你现在或许会错误地记起两个人的关系在当时就亮了红灯。那天晚上，他是不是比平常更安静？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些尴尬的沉默？这些细节很难说得准，因为你神经网络里的相应知识改变了相关的记忆。你情不自禁地用现在涂改过去。因此，对同一件事的感知，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很可能有很大差异。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教授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发现了记忆的可塑性。她展示了记忆有多么容易受到影响，为记忆研究领域带来了巨大变革。

洛夫特斯设计了一项实验，请志愿者们观看车祸的影片，接着问他们一系列问题，

测试他们记住了哪些内容。她所问的问题，影响了志愿者们答案。她解释说：“我使用了两种问法：一种是，两车相碰时，车速有多快？另一种是，两车相撞时，车速有多快？志愿者们对速度做出了不同的估计。我用‘撞’字的时候，他们认为车速更快。”诱导性问题可以干扰记忆，这令她深感好奇，于是她决定再做进一步的探究。

有没有可能植入完全虚假的记忆呢？为了寻找答案，她招募了一群参与者，让团队接触其家人，了解这些参与者从前的生活点滴。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研究人员针对每一名参与者拼凑出来4段童年故事。有3段是真实的。第4段故事包含了若干似是而非的信息，但完全是编出来的。它讲的是小时候在购物中心迷路，在一位和善老人的帮助下，最终跟家人团聚的事。

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的访谈，把这4段故事讲给参与者听。至少有1/4的人声称自己还记得商场迷路事件，尽管它从未发生过。不止如此，洛夫特斯解释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只能‘回想’起一点。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回忆起来的内容更多了。他们还会说起帮助了自己的老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悄悄填入虚构的记忆里：“老妇人戴着一顶很夸张的帽子”“我抱着自己最心爱的玩具”“妈妈急得都快疯了”。

所以，不光有可能往大脑里植入虚构的新记忆，人们还

会欣然接受它，为其增加细节，不知不觉地把幻想编织进自己的身份认同里。

我们都很容易受到这种记忆的摆布，洛夫特斯自己也不例外。原来，在她年纪还小时，母亲在游泳池溺水身亡。多年以后，她和亲戚的一番对话引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洛夫特斯在泳池里发现了母亲的尸体。这个消息把她吓坏了，她根本不知道，事实上也根本不相信。但她这样说道：“从那次生日宴会回家以后，我就开始想，说不定真是这样。我开始想其他我还记得的事情。比如，消防员来了，让我吸氧。或许我需要氧气，因为我发现尸体后太受冲击？”没过多久，她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在游泳池里的情形。

但又过了一阵，亲戚给她打电话，说是自己记错了。发现尸体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姑。于是，洛夫特斯拥有了一段属于自己的虚假记忆。

我们的过去并非一段段忠实的记录。相反，它是一次次重构，有时几乎是在编故事。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记忆时，应该带着这样的认识：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准确无误。一些细节是别人讲给我们的，另一些是我们自己补充的，我们认为当时肯定就是那样。所以，如果你完全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回答你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就变成了一段奇异的、不断变化的、摇摆不定的故事。❀

（白鱼入舟摘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大脑的故事》一书，王青图）



林场的四周都是大山，到了冬天，整个林场被一场又一场大雪覆盖。那天幼儿园放寒假，我穿戴整齐，跟着爸爸去百米开外的姥姥家。才走出几步，爸爸回头问：“冷不冷？”我说：“冷。”爸爸说：“好好学习吧，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可不能像我一样留在这儿，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爸爸一定是怕我忘了，从小到大，这句话他说了好多次。

小学二年级那年，林场小学停止办学，我们不得不外出上学。离林场最近的小镇，坐客车得两个小时，一天一趟。镇里的小学没有宿舍，林场来的孩子住到附近人家，男生住大屋，女生住小屋。只有我生病了，妈妈才来陪两天，跟我一起睡在炕上。那时候林场没活干，我上学的费用占了爸妈工资的一半。

爸爸不服气。以前伐木，全林场谁都比不了他和叔叔那一组。跑山谁都跑不过他，他们在山里采灵芝、采蘑菇。有一回，晚上11点爸爸还没影，妈妈快急疯了，一会儿出去一趟。半小时后，爸爸终于露面，原来是摩托车没油了。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开始做木耳菌。我们林场地多，不适合耕种，最适合栽木耳和养蜂，爸爸把浑身的力气都用在做木耳菌上。他用赚来的钱租房子、

修房子、买设备。我家有了专门的菌锅、菌房。摆放菌袋的木头架子，是爸爸用山里捡的零碎木头一锤子一锤子钉起来的。那个大菌锅一次可以为2000袋木耳菌灭菌，一切都是新的，位置还好，很多人在我家做木耳菌。

2010年大年初一清早，爸爸到菌房点火，

只要开始做菌，菌锅就24小时不能停火。那年先做我家的菌，一共2万多袋。菌房里热气腾腾，雾气缭绕，爸爸打

量着那些等着装锅的菌袋跟我说：“等这两万多袋木耳菌栽到地里，那就是两万多个钱串子！”

大年初二，舅妈请我们一家去吃饭。妈妈忙到下午6点半才过来吃饭，她端起饭碗没吃几口，外面有人跑进来喊：“不好了！老李家的菌房着火了！”妈妈放下饭碗往菌房跑，我到处

跑着喊人：“我家菌房着火了！求求你们，快去帮我救火吧！”

人是喊来了，去了也是看着，菌房是刚翻新的彩钢瓦房，谁也不敢上前去。爸爸想上去，被妈妈死死拉住。他扶墙站住，背着我们浑身颤抖，一定是哭了。林场的消防车坏了，开不出来，有人从别的林场调来消防车，但已经晚了。火从叔叔家的菌房开始着，除了我家菌房，还烧了一户人家、两户空菌房，那场大火一直着到凌晨2

一朵远行的木耳

◎艾 苓



点。

我们都去奶奶家商量事情，商定的结果是，我家的5万多元损失自己负责，邻居的损失由叔叔赔偿。回家以后，一家三口一夜无眠。天刚亮，爸爸起身出去，妈妈嘱咐我：“你一天都跟着他，去哪儿都跟着，明白吗？”我当然明白，妈妈怕爸爸出事，我也怕。

爸爸在院子里摇着铁把手正在给三轮车打火，他满脸是泪，看见我出来赶紧转过脸去。我跟爸爸去了菌房，满眼望去一片漆黑，能烧的都烧了，留下几堆废铁。爸爸叹了口气说：“好好的东西都成废物了！”他拣了几件可能有用的东西，装到三轮车上。

2011年，爸爸准备东山再起，他重新找房子，重新做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家里在镇上租了房子，妈妈时不时过来陪读。5月份正是家里最忙的时候，妈妈回家干活了。

有一天晚上，妈妈匆匆回到住的地方，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我正在写作业没在意。三四天后，邻居阿姨问：“你爸爸怎么样了？转院没有？”我吓坏了，大声问：“我爸爸怎么了？”“他在这儿住院你不知道吗？听说粉尘爆炸，把你爸爸炸飞了。”

我放下书本拼命往小镇医院跑，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竟然一无所知。我满头大汗地冲进病房，我亲爱的爸爸身上缠满纱布，仅仅露出两只眼睛！我颤声问：“爸爸，你没事吧？”爸爸无法说话，但他使劲点点头，眼泪不断。

每天中午放学，我都去医院看爸爸。爸爸烧伤严重，应该在无菌环境下治疗，但转院治疗需要一大笔费用，只能就近住院。爸爸住院一个多月，基本痊愈，但身上和手上留下很多疤痕。

出院以后，爸爸继续做木耳菌，但他再没参加过林场人家的婚礼。大一那年，爸爸来学校看我。我特意带他看了九思湖、图书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手套。

外人说林场是“山里”，我们说林场是“沟里”，山里人睁开眼睛到处是活，特别是夏天。长大以后，我每年夏天都跟着家人摘木耳，但如果连续干，我受不了，顶多连干3天，歇一天我才能接着干。

著名的雪乡离我家不远。大二寒假，我去餐厅打工，餐厅25张桌子，每天接待旅行社游客80~100桌，端菜、撤菜、刷碗，忙得脚打后脑勺。这活比摘木耳还累，第一天晚上拖地，我根本拖不动。姑姑一边帮我拖地，一边批评我缺乏锻炼。从这以后，我不再厌烦摘木耳，还学会了做饭，爸爸妈妈都说我长大了。

考研失败后，我加入找工作的人潮，过程挺波折，也挺纠结。男朋友在深圳工作，我参加过广州、深圳的招聘会，人家看了简历都问：“绥化学院在哪儿？是本科院校吗？”我心仪的深圳某校，资格审查后就没戏了，自信心备受打击。

2017年3月，我去哈尔滨师范大学参加招聘会，参加了海南某开发区小学的笔试，中午吃掉包里的梨杈当午餐，下午参加了面试。校长还是问：“绥化学院在哪儿？是本科院校吗？”这回我有备而来，说：“绥化在哈尔滨北面，坐火车只要一个多小时。绥化学院是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校长问：“和哈师大的学生比，你的优势在哪里？”有根弦绷了很久，我突然绷不住了，瞬间满眼泪花。我说：“在对专业的深入程度上，和他们相比，我的确有差距。因为知道差距，才更加努力，小时候我学过单簧管和朗诵，大学期间专门学了书法和画画。”校长让我朗诵，我朗诵了岳飞的《满江红》。说课环节说了一半，被他叫停说可以了，他还说：“同学，你要自信一点。”

从面试场地到主校门的路特别长，天已经黑下来，我一边走一边哭，在这个陌生的校园里，谁会在意一个陌生女孩的眼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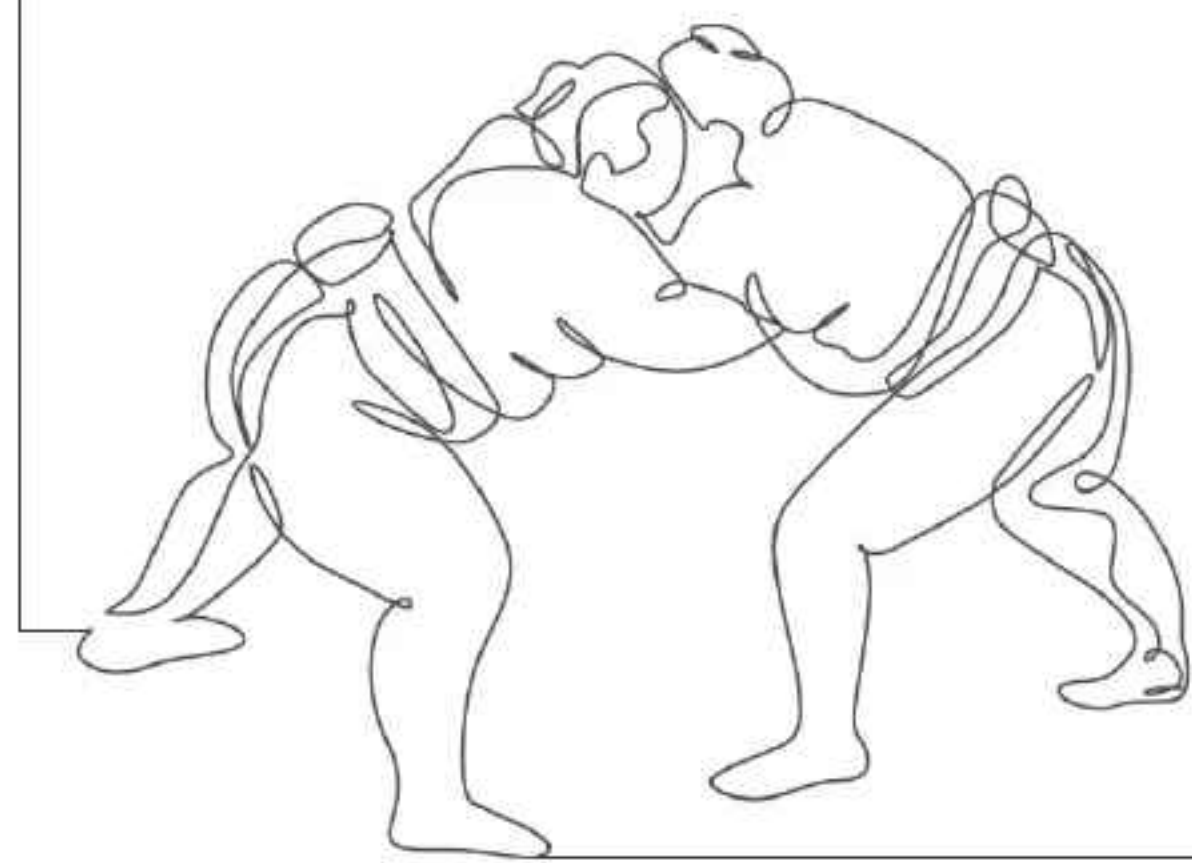
到下半夜手机响了一声，校方短信通知我：“恭喜你被我校录用了！天亮以后请过来签三方协议。”

去海南，我内心挺挣扎的，我完成了爸爸的夙愿，真的走出了大山，却跟他们天南地北，相距4000公里。海南最先考验我的是热。都8月份了，晚上还30多摄氏度，偏偏我住的公寓空调坏了。修空调的人来了4趟总算修好后，一个月都过去了。睡不着觉的时候，总能听见楼下的调声。调声是当地的民歌，当地人



◎ 〔日〕松浦弥太郎
 洪逸慧 译

八胜七败



在日本相扑比赛中，相扑力士在决定排名的“名人赛”中，要参加十五回合比赛。胜出八回便有资格晋级。因此，“八胜七败”是最美妙的胜利，胜利者与失败者都能感受到比赛的愉悦。

维持相对的平衡，是世间万事得以永续的秘诀。因此，有时候故意输掉“比赛”，将胜利让给对方，也是必要的。如此一来，就不会遭人嫉妒，就算偶尔发生矛盾，也能在最小限度内化解。

当你觉得一切都太顺利的时候，就故意让自己小小地跌一跤，把胜利让给别人；尝一尝失败的滋味，既警示了自己，也给别人留出余地。比如，开会时不用处处表现，偶尔保持暂时的沉默，都是便捷的“跌倒”方式。

8:0和8:7，前者会让你得到一个死敌，后者会让你交到一个朋友，这或许是很多人会忽视的职场智慧。

（张秋伟摘自重庆出版社《思考的要诀》一书）

又唱又跳，开始我觉得太聒噪，慢慢有点喜欢，后来可以在调声里打盹了。

考验我的还有学生。我当班主任的班，40多个学生中，语文测试不及格的有七八个，有的成绩二三十分，有些学生不懂拼音。后来才知道，个别家长不会写字。不会拼音的学生，我单独补课。每个有进步的学生，我都奖励小零食或者小文具。他们偷懒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发火。每天晚上8点多回到公寓，我总有种被掏空的感觉。4年里，他们的成绩从年级组第四提升到年级组第一。

2021年6月，他们要毕业了，我舍不得，严重失眠。失眠的时候，我给43个学生每人手写了一封信，短的一页纸，长的两三百页。写完的信装进红包，红包里还有我选购的书签，每人两枚，上面有各种励志格言。上最后一课时，我把毕业礼物送给了他们。

学校的毕业式很长，毕业式后是教师大合唱。大合唱结束已经晚上7点多了，我直奔教室，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我平常对他们太严肃，最后一天我想把笑容留给他们，结果人都走了，我难过得哭了。

班级的家长会决定，组织一次毕业联欢会。我把他们的校园生活照做成幻灯片。播放幻灯片的时候，他们特别安静，玩游戏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镜头记录下我们的笑容。联欢会

后，毕业这件事在我心里画上了句号。

身体的原因，我没有再当班主任，但有些学生的家长和我成了朋友。学生毕业后，有个家长说我吃饭太对付，一定让我到她家吃饭。吃了她做的菜，我才知道海南菜也很好吃，人家不用调料，青菜和肉的味道更鲜美。我加班的时候，她还特意给我留饭，那是家人的感觉。我想交伙食费，她不收，我就买东西带过去。海南那边也有木耳，很薄，一炒就软了，不像我家那边的木耳，肉厚，有弹性。

从自然环境说，我更喜欢夏天家乡的林场。那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整体改造后的房子像迷宫一样，家家户户都是红色钢瓦房，红色大门，蓝色障子，两家一组房子连脊，巷道四通八达，一侧种樱桃树，一侧种黑加仑。城里人进来就发蒙，见了果子就摘，我们很少摘樱桃或黑加仑，山上的果树太多了。林场人还有一个习惯，家家户户都不锁门。出去的时候，我们把锁头挂在门上，用这种方式告诉来人：主人不在家，有空再来吧。

只身在外，我常常看到自己身上的山里人印记——真诚、直率、肯吃苦、不服输，那也是爸爸身上的印记。我是爸爸亲手培植的一朵木耳，怎么可能不像他呢？

（蘑菇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李小光图）



多年前，我在一所中学念书，学校建在荒山下，学校背后的荒山绵延无尽，站在山头，常常生出宇宙洪荒般的感触。

无师自通地，我们学会用一种方法来抵抗那种荒凉感——给荒山加上很多想象、很多传说，发生在古代的战斗、深山里的外星人基地等，在同学们的口口相传中渐渐完善。在传说里，早先毕业的同学曾经看到不明飞行物；在深夜时分看到山后有奇异的光芒；至于山洞里的宝藏，更是经常出现的桥段。传说越丰富，荒山给我们的压迫感就越弱。在我们离开那里时，那座山的每个山头、每个山洞都有了名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荒山变成了老熟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庞大而凶悍。而这些由我们创造的故事还将流传下去，汇入新生的故事里，帮助他们抵御黑夜、抵抗荒凉。

在我们的语境里，“故事”正在变得庸俗，“故事”意味着低俗的消遣，或者意味着说教。“故事”是一种工具，商人用来谋利，企业用来包裹企业精神，“故事”的真正伟大之处和初始的意义渐渐被掩埋了——那是一种独属于人类的能力。我们用自己的体验，给所有可知不可知的事物加上想象、打上柔光，那些事物因此变成了镜子，处处映照出人性之光，它本身的坚硬、无情因此被忽略。“故事”说明了人的存在感，以及一代代人积累下来的记忆、情感。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



故事照亮生命

● 韩松落

里说，“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通过“故事”分享经验的能力正在消失。他指出了“故事”真正的意义：分享体验、传递经验，而不仅仅意味着某种讲述艺术。

不过，安妮特·西蒙斯在她的《故事赢家》里又说，讲故事的传统正在复兴，讲故事对沟通、激励有正面作用，有助于人们消除孤独感。“讲故事”和“听故事”的需求无处不在，或许是在演讲时，或许是在写微博时，或许是在说服客户时，甚至是在向上司请假时，你都需要整理思绪，有实有虚地进行讲述。

“讲述”是整理生活的最好方式，而“故事”或“讲述”的根本燃料，是想象力。这是独属于人的能力。

有段时间我特别不耐烦那

些动物、山川、天空、星座的传说，认为那不过是自作多情，掩盖了自然冷酷无情的本质。但如果没有这些传说，星球一开始是以充满坑洞、在漆黑的宇宙里缓缓飘浮的岩石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将是一件异常恐怖的事。我们得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四周，投向宇宙，给它们加上故事，加上传说。一旦有了故事，它们似乎就属于我们，似乎曾经被我们抵达，生存的荒谬感就被压制下去了。

这是一种荒谬的努力，却是此时此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努力：用故事照出尺寸之光，在这个脆弱的气泡里生存，并且柔润地生存。

（远 峰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一书，陈 曦图）



吃

春

●小云猫猫



真正知道春天到来，是味觉告诉我的。

在过完年的晴好天气里，蓦地发现头茬韭菜已经钻出了田垄，再过几日，椿树也偷偷摸摸长出八爪鱼样的小香椿，还有竹笋，在腐烂的叶子里露了尖儿……被大鱼大肉轰炸了一个冬天的嘴巴突然被这些绿色的家伙团团围住，寂寥而混浊的舌头从肥腻中抽身而出，连着好几天终于被清理得缓过神来，感叹春天来了。

白菜经过霜冻，抱成团的叶子渐渐散开，发蔫的脚叶活了过来，与菜茎结合的地方有一小根一小根的菜薹长出来。嫩茎绿叶，长得纤细，趴在地头找好久才能找到一小把。将肉汤煮沸，用筷子夹着菜薹打个滚，心里从一默默数到五，时间正好，去除了菜的腥气，吃起来还是脆的。找准位置，“咔嚓”一声，可以咬断根部的茎，最好连着一片叶，再一咬，汁液溅开。味蕾倘若可以看见，一定是烟花绽开的瞬间，是让人惊艳的感觉。

这一开始可不要紧，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势头。满田的菜薹一夜间全部冒了出来。以往恨不得脱了衣服跳进菜叶堆里去寻，现在只需挨个儿掐过去，鲜嫩的叶，厚实的茎。我妈有

点儿慌了：“哎呀，这么多菜薹怎么吃得了，再过几天老了就可惜了。”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太阳刚扫干露水，我妈拎着菜篮子，从这头掐到那头，几分薄地足足能掐一大背篓，然后一分给左邻右舍。

早春夜里还有几分寒气，抓住机会涮个羊肉锅，就着割下的头茬韭菜，切末，用铁杵子捣成泥，满屋子的韭菜香气像窗外挡都挡不住的春天，闹得人心里直痒痒。《南齐书》中有个故事，周颙隐居在钟山，文惠太子问他：“菜食何味最胜？”周颙回答：“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是白菜的古称，敢于将春韭与白菜相提并论，足见其无穷魅力。

我认为，写韭菜写得最好的诗是“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喜欢美食，也擅长烹饪美食。友人至家，冒着夜雨剪来春韭，煮一钵掺有黄米的喷香米饭。韭菜清甜，黄米黏糯，屋内香气袅绕，屋外春雨氤氲。

要说吃春，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还是“吃椿”。香椿跟香菜、苦瓜这些独具特色的食物很相似，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爱的人嗜之如命，恨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春”“椿”同音，在我



茫茫大地间，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安排着万事万物，安排着生死，不可改变。

入夏，马齿苋常被我们拔起来当野菜吃。

马齿苋是菜地里最常见的野菜，因大叶如马齿，故名马齿苋。

山上多油茶树。油茶树是不落叶灌木，硬木质，十年也长不了手腕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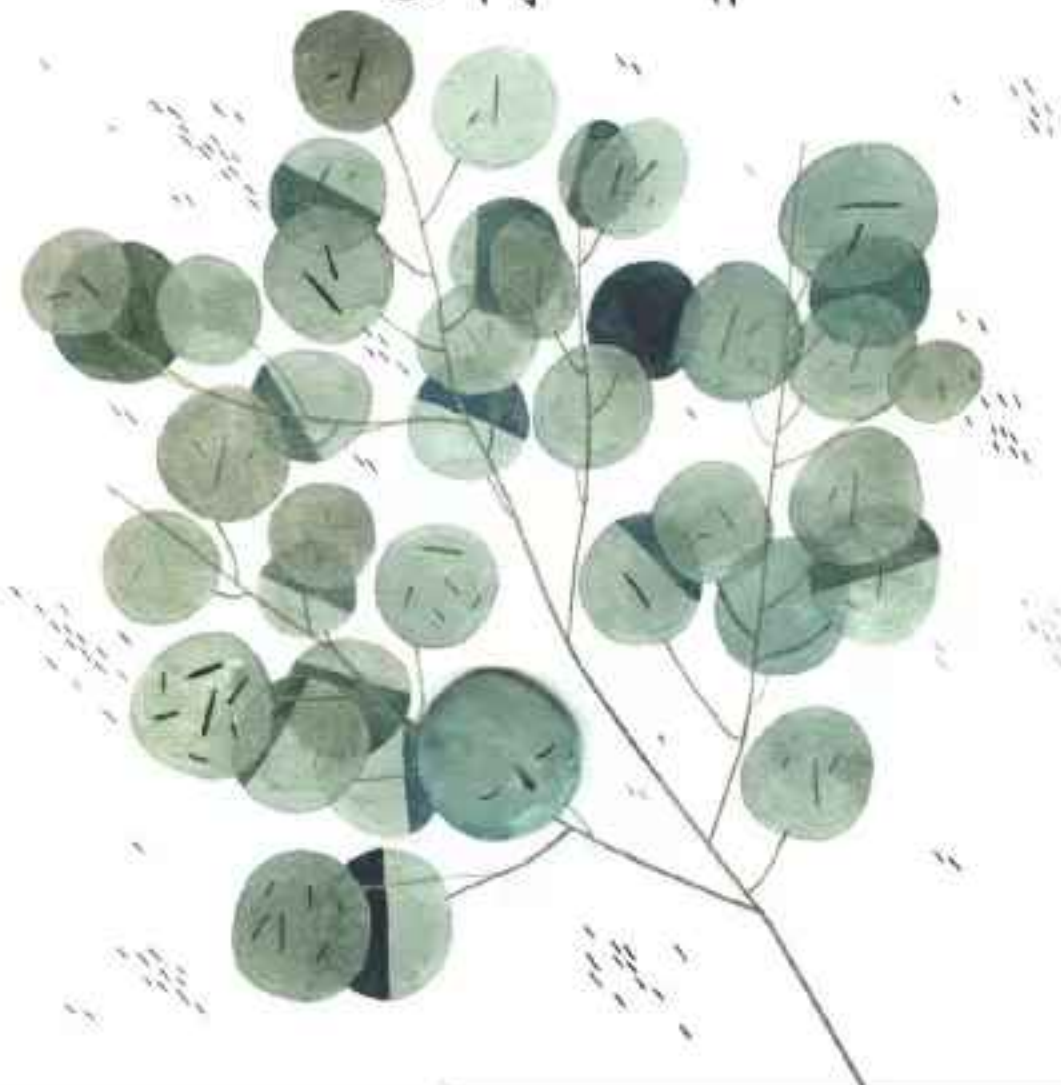
牛筋草，是杂草中的杂草，相当于“败类中的败类”，种菜的人非常讨厌它。牛筋草也叫“千千踏”。一千人来回回踩踏它，它也不会死。能

落一粒种子的地方，便可以长出牛筋草。

草有仁心，这是和人最大的不同。草性本善，是天性。牛筋草是预防瘟疫流行最好的

草有仁心

◎傅 菲



草药之一。

瓦楞草也很常见。瓦楞草长在人世间最荒芜的地方。瓦楞草有针一样的根须，刺进青苔里，刺进瓦缝里，艰苦卓绝地生长。

人活得累，不是人太聪明，而是人太愚蠢。绝大多数的人为活而活，而不是为生命而活，这是人的悲哀。多数的人，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一个夺取的过程，而不是认识和体验生命的过程。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草木：古老的民谣》一书，〔美〕姜美琪图）

的家乡，香椿直接被称作“椿天”。一场春雨过后，风暖了起来，我爹的时间观念最强，也最馋香椿，瞥见门前的大椿树吐了芽儿，便约上四叔和么爷爷，“走，掰椿天去”，那架势当真要把春天请进家门。

掰回的椿芽一刻都不能耽误。其一是椿芽对时间特别敏感，上午摘跟下午摘的老嫩程度有差别，倘若上午摘了下午才食用，短短几个小时梗就老了不少，失了鲜嫩。其二是安全问题，放置久了的香椿，对身体有害。椿芽凉拌要先焯水，切细末，可以直接加腌菜汤和剁椒拌匀，也可以根据口味加作料。凉拌香椿吃起来满口的椿香，有种“吃草”的快感。香椿炒鸡蛋也很常见，椿芽焯水后切碎，打散鸡蛋搅匀，放盐。油热后下锅，筷子迅速翻炒，蛋成形立刻关火。鸡蛋金黄，香椿暗红中隐约带着绿色，大人们会在孩子频频伸出筷子的时候戏谑：“看你把‘椿天’都吃了，明年没有‘春天’了怎么办？”

香椿还有一种吃法，炸“椿鱼儿”。鱼肉片成薄片，加盐、料酒、葱姜末抓匀。香椿去除根部，不焯水，所以香椿一定要是极嫩的。蛋清、盐、水淀粉，调成稀糊。每根香椿芽用一片鱼肉卷成卷，挂糊。锅里放油烧至七八成热，将沾了蛋糊的“椿鱼儿”逐个放入锅中，

调微火炸成金黄色。吃时蘸几粒椒盐，入口焦脆，先是鱼肉的滑嫩，紧接着是香椿的甘香。苏轼如果有口福，只怕要连呼三声“可啖，可啖，可啖”。也有图便捷省去鱼片，直接将香椿挂糊油炸，三五分钟就可享受一盘无边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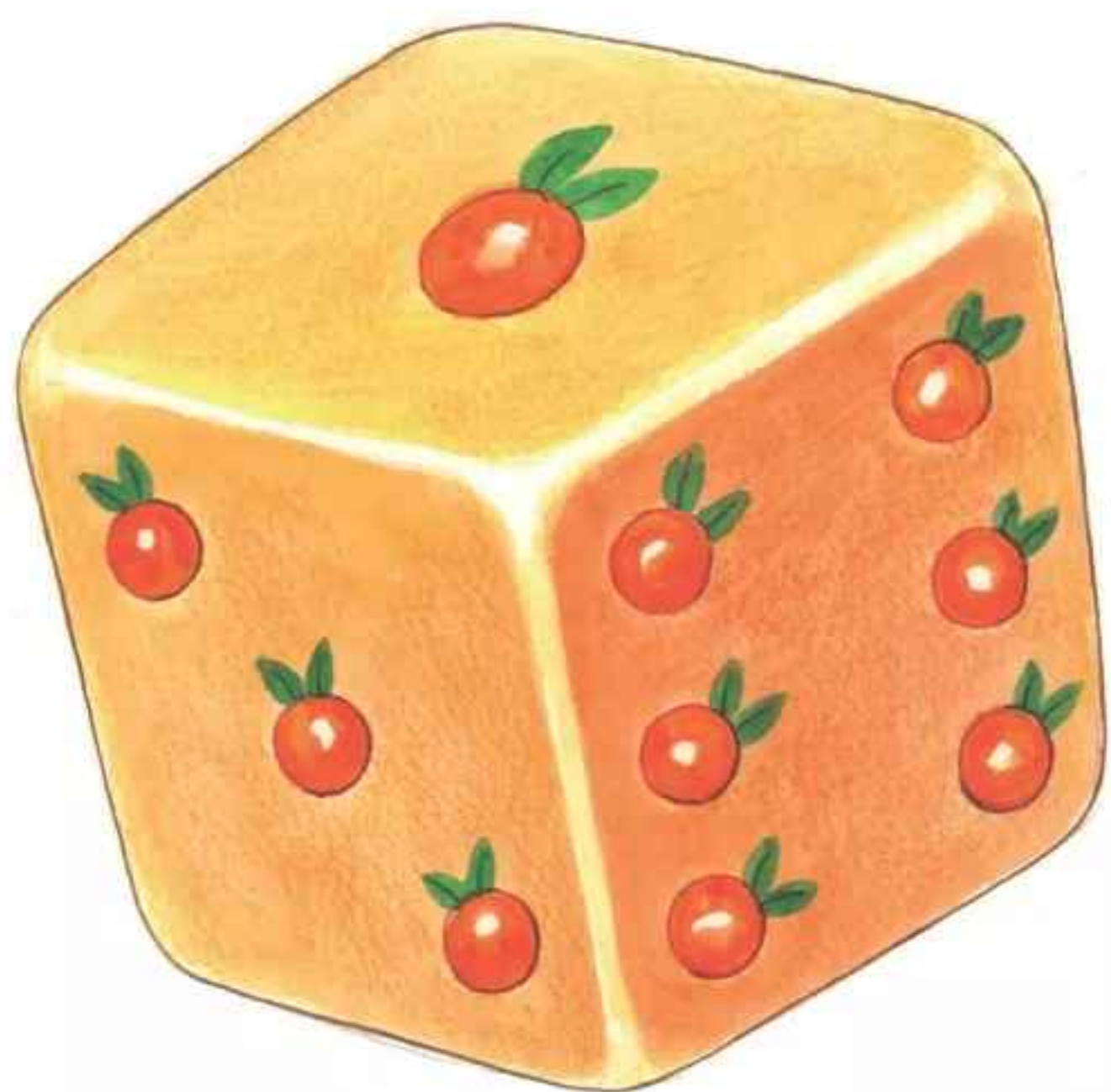
我家人人都爱吃香椿。尤其是我爹，每年除了自家椿树上的一棵不漏全部掰下，还上山去采。近些年林子护得好，很多椿树长大抽芽，得带着绳子和短梯才能采到树顶上的。他收工从山上返回的时候，就打电话告知：“要回来了，赶紧烧水准备汆椿天。”楼顶拉一条细绳，汆好的香椿一棵棵倒挂在绳子上，暴晒，风干，手略微碰过去香椿叶子簌簌落成粉末状时，以塑料袋密封，储存在干燥通风的房间。待时令过去，眼馋心馋时，将干香椿用水泡发，同肉、各种作料剁细，做成馅儿。无论是包饺子还是包子，或是同豆豉一起做扣肉的垫头蒸来吃，都是叫人十里闻香、过齿难忘的食物，有一点儿大地回春或枯木逢春的意味。

《黄帝内经》里有“司岁备物”一说，人应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化来摄取食物。吃春的美妙，正在于时节，此消彼长，兀自笑春风。如此看来，春菜们也真够任性的。

（离萧天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一书，马明圆图）



在冬季，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菜市场或者超市里新鲜蔬菜的价格，在下雪的时候会涨得比较高。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下雪公路变滑，运输难度加大，运输成本变高，运输量相应地也会减少，随着供应的减少，新鲜蔬菜的价格自然就涨上去了。其实菜价涨了以后，卖菜的摊主也不一定开心。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精打细算的消费者，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新鲜蔬菜的价格涨上去以后，他们往往会放弃吃新鲜蔬菜，转而去买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的腌制蔬菜。新鲜蔬菜一年到头都是有的，只是在天气不好新鲜蔬菜的价格涨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少吃或者不



买橙子， 还是买橘子

● 张军

吃。

换一换口味，吃点腌制的咸菜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精明的消费者往往就会这样想问题。这样一来，腌制的萝卜、黄瓜、雪菜等，就会卖得很好，风头在那段时间可能会超过平日里受到青睐的新鲜蔬菜。天气好转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新鲜蔬菜的运输量、供应量上升，价格也就开始回落。这个时候腌制菜有可能又会变成冷门产品。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应”。

在经济学里，替代效应指的是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引起另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从而导致消费者在总预算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发生改变，通过调整对商品的需求量来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比如，你在市场里买水果，看到橙子的价格降下来了，而橘子的价格没有变化，橘子相对橙子的价格变贵以后，你可能会选择多买一点橙子，而不是买橘子。对于两种物品，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另外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增加，就会产生这两种物品之间的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在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之间大多数都存在着这种可以替代的关系。萝卜贵了就多吃点白菜，大米贵了就多吃点面条等。所以，一般来讲越容易替代的物品，替代效应越明显，价格越平庸；越是难以替代的物品，替代效应就越微弱，相对来说它就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价格。比如，高科技产品，它在市场上相对来说就可以维持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因为高科技产品只有在复杂的技术条件下才能生产出来，技术含量比较高，它的替代性就比较低；而馒头很容易做，相对来说价格就比较低了。

在职场上，替代效应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些有技术、有才能的人，在企业里面往往是香饽饽，老板可能会给他们既加薪又升职，极力挽留。为什么？因为有技术、有才能的人是稀缺的，要找一个可替代的人，也不是很容易；而普通员工，企业很容易从劳动力市场上



找到可以替代的人。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比较充沛，这个工作你不愿意做，想做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所以，如果看到别人的薪水比你高，没有必要感到惊讶，或者心理不平衡，只要自己具有不可替代性，待遇自然会上升。

其实，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的时候，除了会产生我们前面讲到的替代效应，还存在另外一种效应，就是“收入效应”。在经济学文献中，收入效应指的是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由商品的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消费者改变消费数量，从而对商品的需求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还是拿买橙子和买橘子的例子来讲，超市里橙子的价格下降的时候，对消费者来讲，一方面，虽然手头的钱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相对于橙子和橘子的组合来说，你手头的购买力实际上变强了，也就是说你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而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消费者同时增加对橙子和橘子的购买量，以达到一种更高的福利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当然收入效应也可以指你的真实收入提高，产生对所购买的消费品数量的一种需求的变化。

另一方面，如果橙子和橘子能够完全替代，在橙子的价格下降以后，消费者可能会去购买更多的橙子，而不是橘子。当橙子和橘子无法完全替代的时候，橙子的购买量就会增加，橘子的购买量，因为替代效应，反而会下降。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收入效应，所以这时候你对橘子的购买量又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存在收入效应，你对橘子购买量的最终变化或许难以确定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观察。

简单地讲，一个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后，产生的总的效应，可以分解成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看利率变化的一个总的效应。如果我们把利率当作储蓄的价格，利率上升的时候，储蓄所得的利息就会上升，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消费者会把原来打算消费的钱，存

到银行里，也就是说暂时牺牲一下消费，这个时候储蓄会上升，所以储蓄和利率发生了同方向的变化。但是利率上升以后，存在银行里的钱的利息收入就增加，这种情况下，在眼下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的选择当中或者组合当中，两者或许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毕竟人们的期望收入增加了。

在现实中，除了储蓄的利率，税收也会对我们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如果我们把所得税看作我们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的话，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就相当于这些公共服务的价格提高了。由于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共享的服务，所以个人不会因为享受到了它而产生比别人更多的满足感。而且税收是强制缴纳的，又不能选择减少对公共服务的购买，换句话说，其实个人选择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影响很小。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税率的提高就会使人们产生两种感受，第一种就是感觉自己的实际收入降低了。因为税率提高了，我们会更加心疼我们的钱，同时为了弥补多缴税的损失，我们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去做兼职来增加收入，这个可以理解为收入效应。

第二种就是感觉努力工作变得不值得了。我们工作是为了获得收入，获得收入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快乐和满足，但是闲暇娱乐也会使我们感到快乐或者满足。所以，税率的提高，特别是累进税率的提高，也就是边际税率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之后，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多挣钱反而不值得，因为多挣的那一部分所对应的边际税率会更高，要缴纳更多的税，所以工作就越不值得。这种情况下，闲暇带给我们的快乐反而有了一种更强烈的价值和吸引力，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用闲暇来替代工作，这就发生了替代效应。一般情况下，如果边际税率太高的话，整体上会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因为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人们要缴纳更多的税，他们会觉得不值得，宁可去度假，宁可宅在家里看书、听音乐，也不愿意去工作。

（荒 白摘自东方出版社《我的经济学思维课》一书，毕力格图）



一位作家讲过一个趣闻。

某年她借住在朋友的河边别墅闭关写作，离开后，却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朋友支支吾吾地问她是不是在别墅居住时，得罪过周围的人。她有些吃惊，因为那座别墅位于乡野，周围只有几户人家，彼此熟识，都是有礼貌的文化人，相处和谐，连口角都不曾有，又何谈得罪。

朋友听后依然疑惑，说既然如此这样，为什么我居住的这段时间，每天门口都扔着一些血淋淋的死蛙死鱼。有一次，甚至有一只肥壮的绿色长虫子被丢到门把手上，摸个正着，朋友胆小，几乎吓得半死。

她也觉得奇怪，跟朋友分析了半天，两个人都毫无头绪。临到撂电话时，她却忽然想起一件事。

晚春时，下过一场冰雹雨。雨后散步时，她在河边遇到了一只不知名的灰色大鸟，它被冰雹砸伤了翅膀，她给它简单上了一些药，又喂了几条鱼，就放生了。

朋友惊道：“不会是传说中‘鸟的报恩’吧。”

于是她蹲守几日，终于等到了那个“始作俑者”。果然是一只灰色大鸟——它的学名是苍鹭。

朋友追了它几日，发现这只苍鹭每天非常忙碌，不仅给朋友家丢下死鱼等物，还要飞到另一处农家丢下相似的死物。朋友前去询问，果然那个农家也曾喂过这只苍鹭。

最有趣的是，农家说苍鹭还会观察，若是当天收下了某



条死鱼，第二天出现在门口的还是死鱼；如果把某只死虫丢出门外，之后就不会再收到虫子。

朋友连连称奇，眼前活生生浮现出一位英俊的骑士，用带着磁性的声音，无奈又温柔地伸出手来，摸了摸对方的头：“怎么办呢？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真是拿你没办法呢……算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简直带着不可思议的奇妙暖意。这大概是最懵懂，也最宠溺的报恩了吧。

我的新书发行，在朋友圈和微博上都发了消息。

母亲打电话问我：“姑娘啊，看你出了新书，妈能帮你做点儿什么啊？”

我说：“妈，您别受累了，真的不用帮忙。书我给您摆到床头，喜欢就多看两眼。”

母亲笑呵呵地说：“好

嘞。”

过年回家，亲戚见了我都抱怨，说：“你妈这几个月，麻将都懒得打了，跟我们吃个饭吧，手机不离身，急巴巴地盯着，手指不停地按啊按，也不知道在忙些啥。”

我也有些好奇，便问母亲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迷上了某款手机游戏。

母亲起初不想讲，后来禁不住我缠问，只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我在给你点赞。”点赞？我一愣：“妈，你怎么点的？”

母亲说：“我听人家说，一个人的微博点赞越多，就是人气越高。我是老花眼，看不太清楚，没法儿给你写点啥，就一个劲儿地点赞呗。这个活儿容易，不累的，每天一直按按按就可以了。”

“妈妈啊……”我哭笑不得。微博点赞，每个账号只能

● 辉姑娘

有人在笨笨地爱着你



给一条微博点一次赞，母亲反复按完全是在做无用功，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我想要给她解释，迟疑了半晌，终究没说出口，只是劝她不要太辛苦。

我想，她这么努力地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尽自己所能宠爱着自己的女儿，辛苦地创造着微弱却温暖的情感价值，我又有什么权利让她失望。

这篇文章，注定是不能让她看到的。就让她愉快地为我点赞，活在“能帮到女儿”那种心满意足的快乐中。

东北的冬天很寒冷，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气温，滴水成冰。儿时我臭美，常喜欢穿漂亮的雪地靴。然而越是漂亮的靴子往往越是不防滑，我平衡能力又不好，摔个屁股蹲儿或者把腿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都是家常便饭。于是每到上学放学，父亲就会让我抓住他的胳膊，稳稳当当走过小路的冰面。父亲身形高大，只要拉着他，心里就特别有踏实。

后来我长大了，父亲却病倒了。好在通过治疗，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至少可以拄着拐棍到处慢慢地走，看看风景。

这个冬天回家时，我又一次在冰面上摔倒了。龇牙咧嘴捂着屁股走进家门时，父亲看着我，嘿嘿笑了起来。我嘟囔着外面的冰面太滑，父亲则急忙拄着拐去拿跌打膏药。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出了卧室却发现父亲不在屋子里。

我想他是出去散步了，这么冷的天，地又滑，明明嘱咐

他好好待在屋子里，为什么非要出去乱走，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我跑下楼，远远就看见父亲的背影，他居然已经慢吞吞地走到小区的门口。我抬腿就往他的方向跑，才迈了几步就觉得不对。

我停下脚步，低头去看，眼前通往门口的冰面小路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圆圆的白色小坑。坑不深，但数量多了，冰面变得很粗糙，一点儿也不滑



人生滋味

◎余秋雨

只有在中年竖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在中年人眼中，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照顾”这两个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山里红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余秋雨人生哲言》一书）

了。

不远处，看车的大爷叫我的名字：“你爸一早就起来了，院里谁也劝不住，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走了半天，走一步，就拿他那条破拐棍在地上戳戳戳，砸出来好多小坑。我估摸着，怕谁摔倒吧。”

我揉了揉眼睛，喊：“爸——”那个高大又佝偻的背影慢吞吞地转过来，在清晨的冷空气中，露出一张冻得通红却依然笑着的、苍老的脸。

我向他飞奔过去，毫不犹豫。

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每一步，都踩在稳稳的宠爱上，永远都不会摔倒。

这世界有多少笨拙的人啊。他们做的事，常常绕了无数个圈子，迟缓、蠢钝，甚至惹人发笑。

可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把你拥在怀里，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双手奉上。仿佛你还在摇篮里，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尽情地享受他们的呵护与照料。

他们的爱，看起来不花哨，分量却是实打实的。

因为笨拙，他们不懂得掺些水分，也不懂讨价还价，只知道爱义无反顾。

这大概是一辈子都不愿失去的一种拥有。我能给你的，如此不值一提。然而这已是全部。

只愿我还能给。

只要你还肯要。❀

（秋水长天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这世界偷偷爱着你》一书，宋晨图）



追求刺激

为了赶一笔订单，公司上下天天加班。老板对我们说：“这些天大家辛苦了，晚上给大家一些刺激的东西，让大家兴奋一下。”我们欢呼雀跃，心里想着可能会发大红包。晚上，每个人的桌子上放着一包黑咖啡、一瓶辣椒酱、一盒薄荷糖。

打 价

一个亲戚在市区开超市，他说暑假我可以在他那里帮忙，也没啥事，就是人手不够的时候可以帮忙“打架”。

我一听，这可不得了，那几个月，我跟着武术视频苦练，花了不少功夫。后来放暑假到了亲戚的超市，我一身武艺都没用上，就是帮他们打标签上的价格。

考前复习

儿子：“爸爸，考试前复习，有的同学像复印机，有的同学像录音机，有的同学像数码相机。”

爸爸：“宝贝，你像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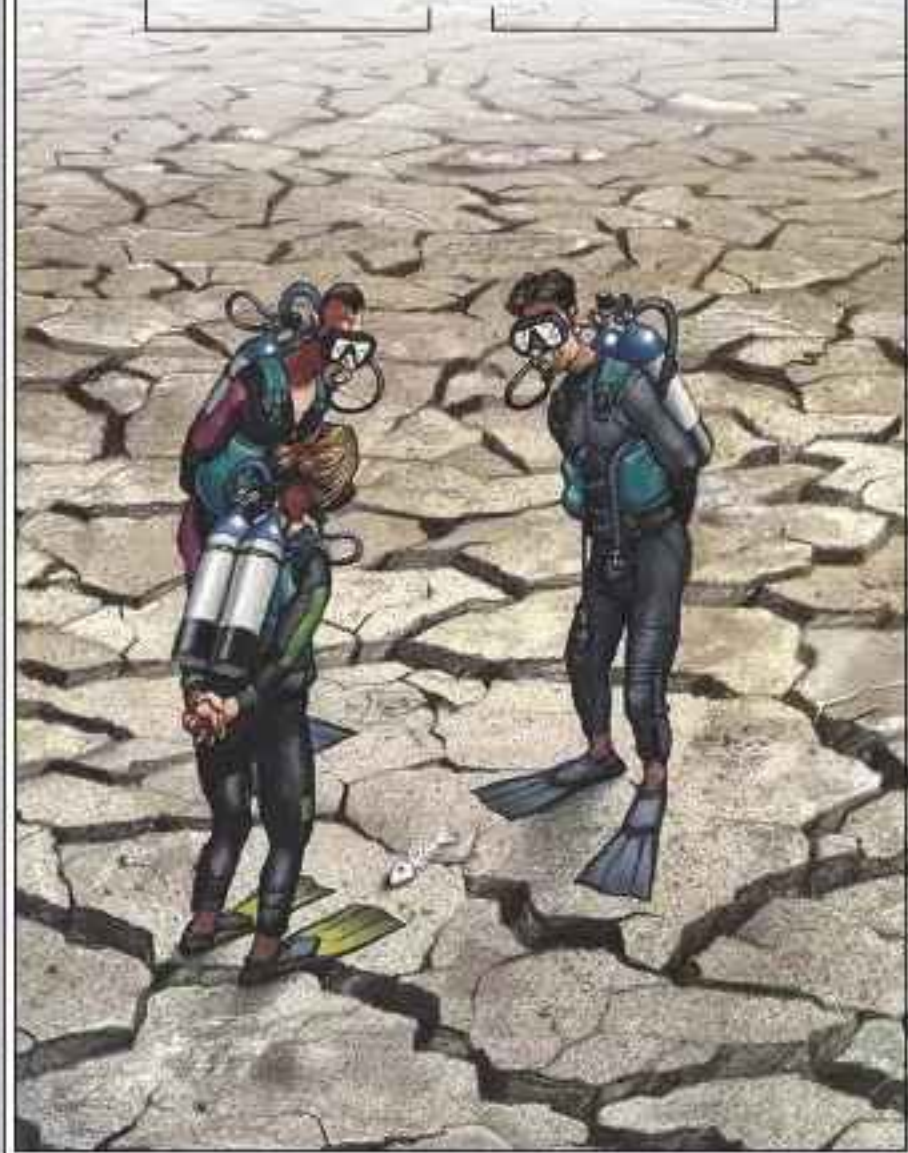
儿子：“我像挖掘机和搅拌机，知识点一挖一个坑，复习的东西全都搅拌在一起。”

婚姻建议

婚礼上，主持人对来宾提了个问题，谁结婚时间最长？结果是新娘的爷爷奶奶。

主持人问这对老夫妻：“请问你们有什么建议送给这对新人吗？”

幽默与漫画



新娘的奶奶说：“婚姻中最重要的六个字是，‘你可能是对的’。”

随后，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新娘的爷爷。

只听这位老先生毫不迟疑地说：“她可能是对的。”

软 糖

一日，我正在厨房切菜，三岁的儿子举着一块软糖对我说：“爸爸，这块糖很干净，给你吃吧！”我高兴坏了，吃了糖亲了他一下：“好儿子！真乖！”两分钟后，儿子又跑进来，一边舔软糖上的芝麻一边说：“爸，别着急，这一块很快就好了。”

中西结合

我走过同事小王身边，见他杯子里黑乎乎的液体中点缀着几颗红彤彤的枸杞。我问他：“喝的什么东西？”他说：“咖啡啊。”我不解地问：“喝咖啡为什么要放枸杞？”小王很严肃地回答：“中西结合疗

效好。”

寻 狗

前几天休假的时候在小区公园玩，碰到李大爷抱着一条狗，鬼鬼祟祟地在小区转悠。我跟李大爷打招呼，他做个“嘘”的手势：“别那么大声，这事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不久后，小区贴出寻狗启事，能提供线索或帮忙找到者，奖励五百元。这时李大爷抱着狗找到我：“你把这狗给你大妈送去，赏钱咱俩一人一半。”

把我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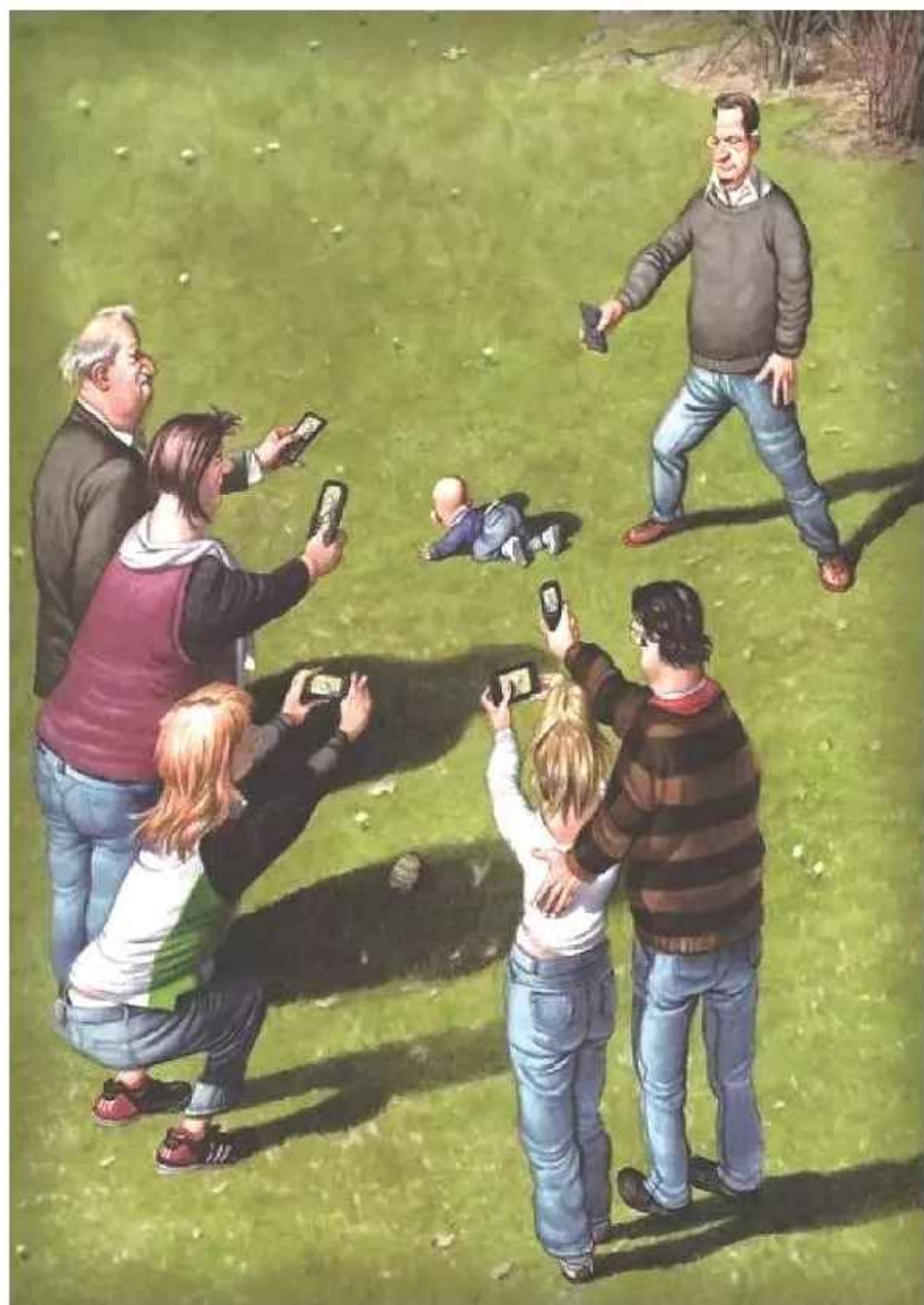
一个哥们儿喝多了，深夜找不到家门。站在小区里扯开了嗓子大喊：“睡着的都给我起来！”一些住户家的灯亮了。

这个哥们儿接着喊：“起来的都把窗户给我打开！”一些住户莫名其妙地打开窗户伸出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哥们儿继续喊：“大家看一看我是谁家的，把我给领回去啊！”

朋友圈

老爸打电话问我：“丫头啊，你妈说最近看不到你的朋友圈了，你是不是把她屏蔽了？”听到我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老爸又说：“跟老爸还有啥不能说的，说吧，这是为啥？”我叹了口气说：“这都怪老妈，我每次发自拍，老妈都要过来评论‘姑娘这是你吗？咋一点不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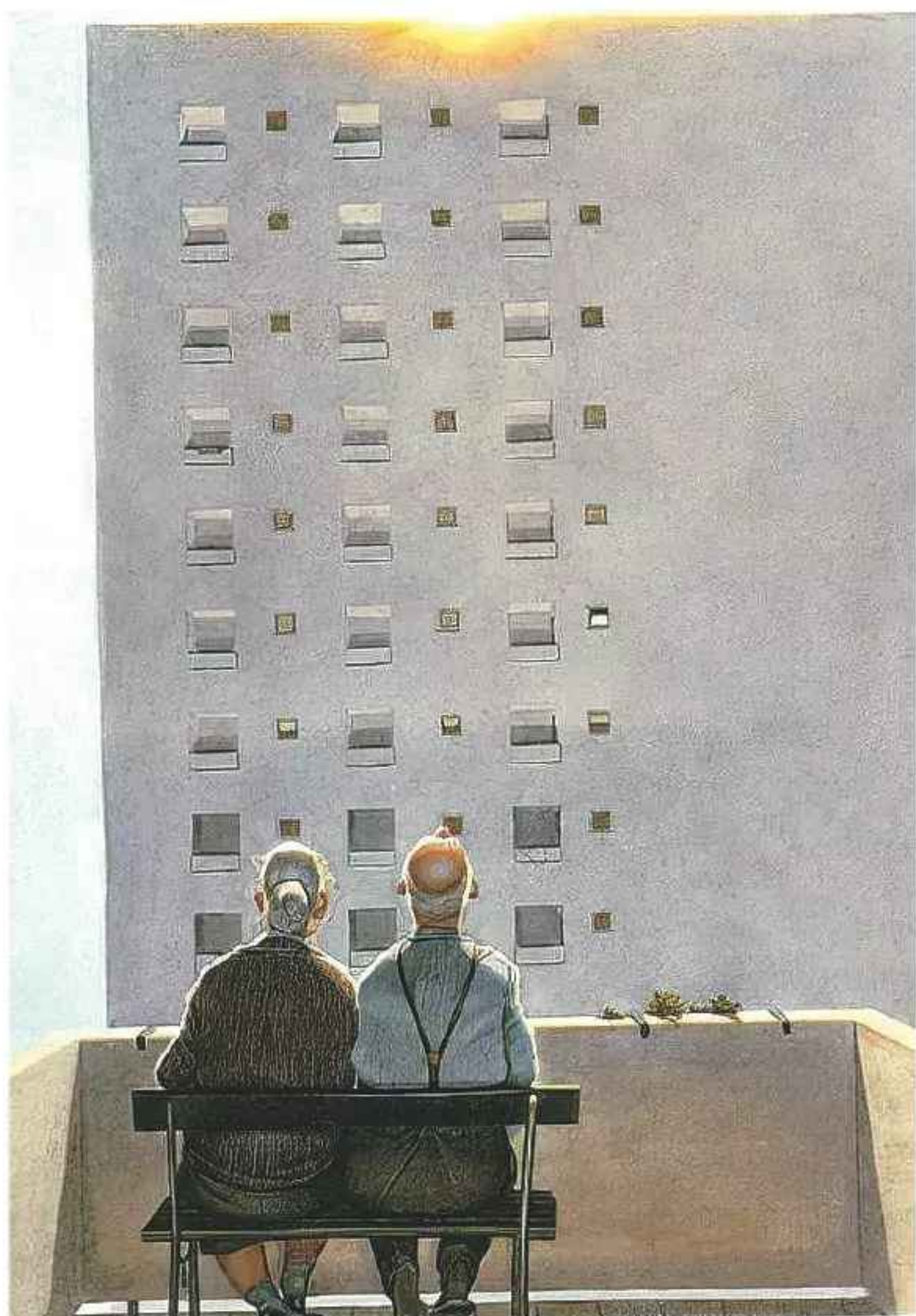
（林崎峰、仰岳、小汤圆等摘）



记录

无言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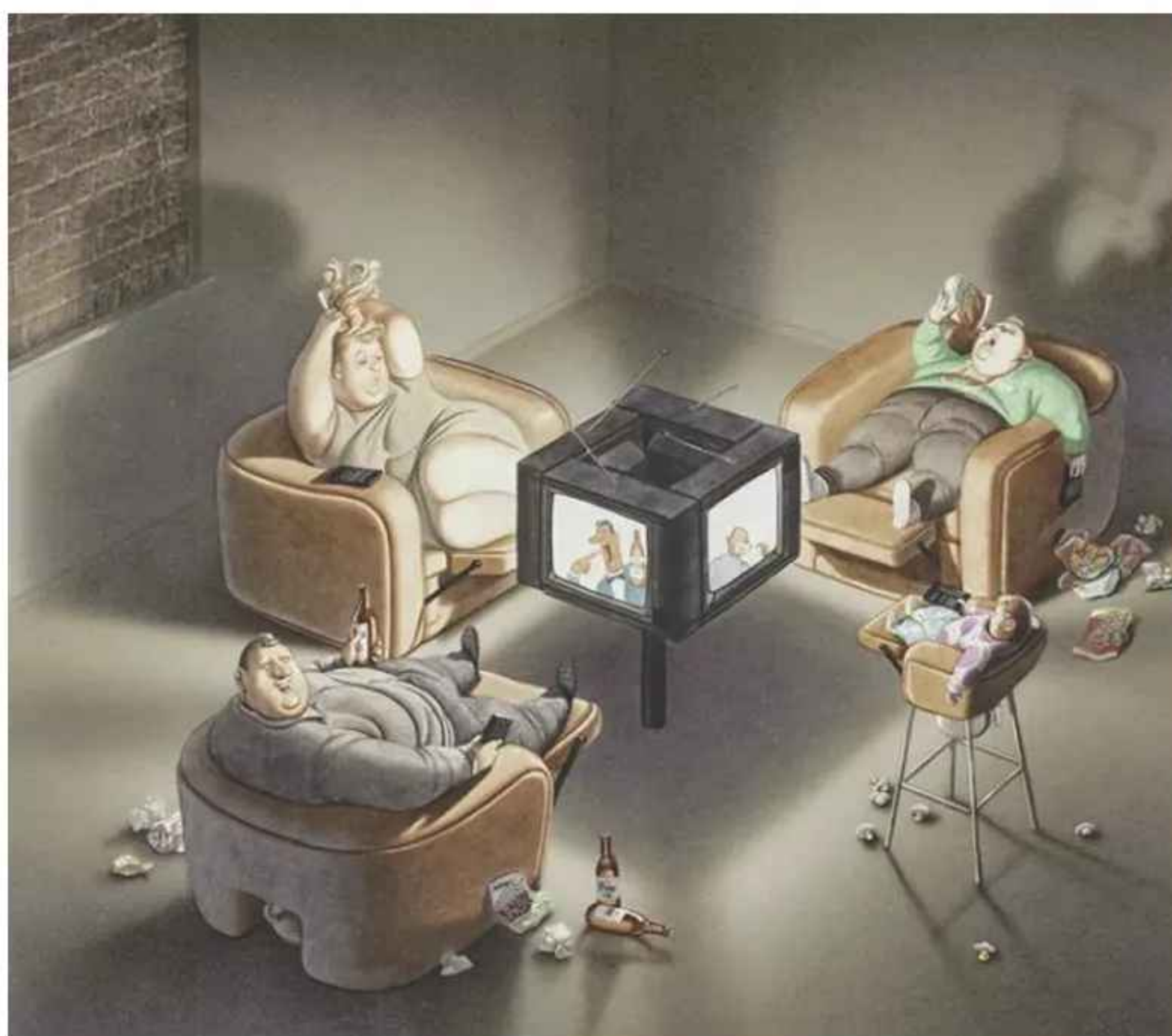
●〔奥地利〕格哈德·哈德雷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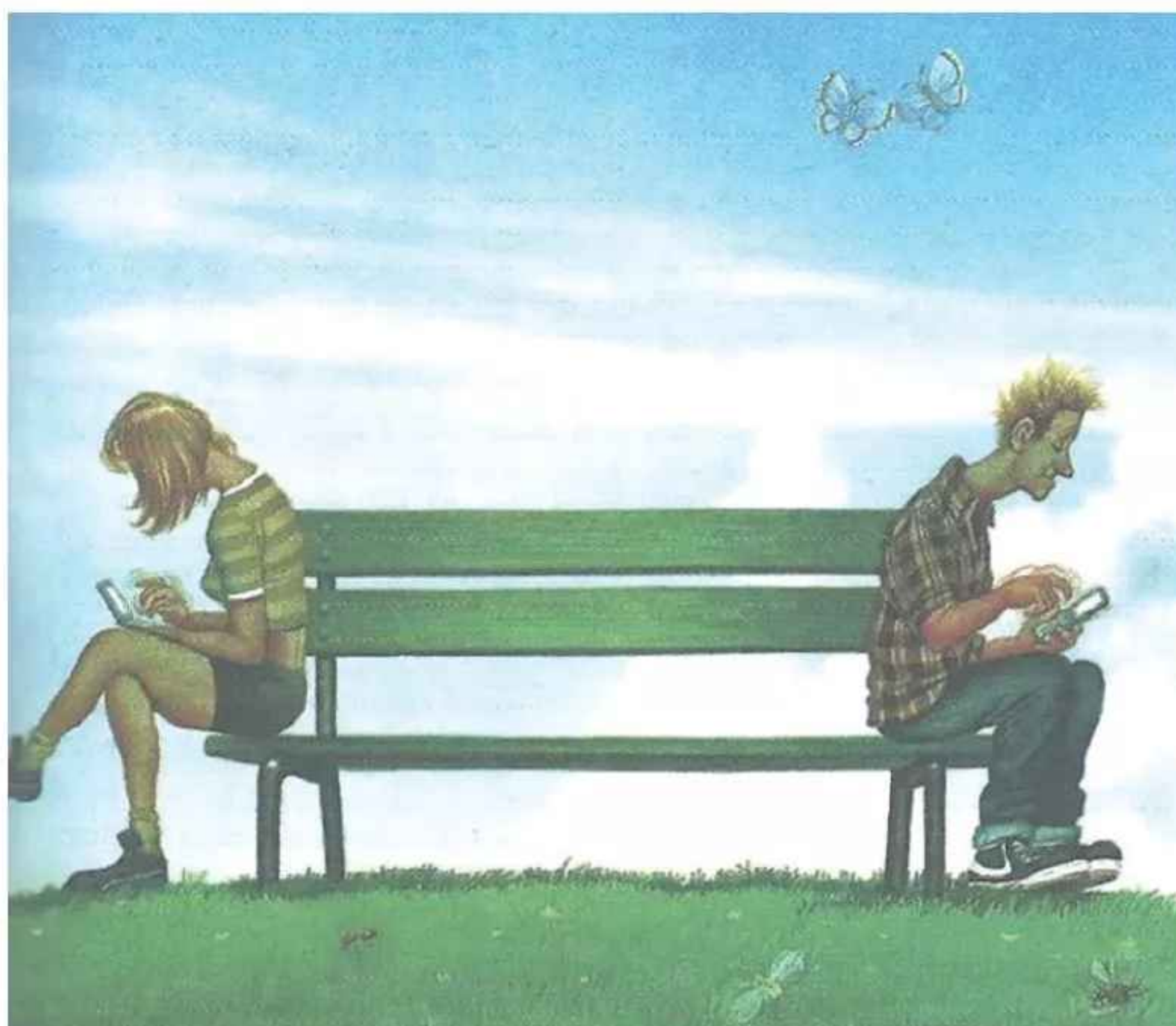
傍晚



疯狂自拍



沙发里的“胖土豆”



咫尺天涯

每年夏季，秦岭最大的食草动物羚牛进入交配季，高峰期仅持续10来天。为了抓拍羚牛难得一见的“恋爱瞬间”，2022年6月底，野生动物摄影师裴竞德，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区域羚牛出没点，搭起帐篷，啃着干粮，驻守了7个日夜。拍摄很顺利，结束后却出了意外——裴竞德在返程时迷了路。

有常年野外生活经历的他，在绝望与迷茫间努力保持清醒。在挣扎前行数小时后，一处仅有一米宽的类似房檐的崖壁，成了裴竞德的庇护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鹅绒睡袋，将自己裹起来，再盖上两层急救毯，在风声、雨声中，熬过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时分，雨过天晴，他靠着太阳辨别方向，走出秦岭，捡回了一条命。在外人看来，这次遇险算得上生死考验，但在裴竞德无数次野外拍摄经历中，这只是“拳头大”的困难之一。

将自己“埋”在可可西里

当藏羚羊开启“新生之旅”时，远在千里之外、家在西安的裴竞德，也准备动身了。他要赶在藏羚羊生产前到达卓乃湖，找到合适的点位，扎营、驻守、等待，捕捉藏羚羊的生产瞬间。

藏羚羊生性机敏，见人就躲。无路可达的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海拔约5000米的高寒无人区，是“人类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在裴竞德之前，没有摄影师能完成这一拍摄任务。

“能不能藏起来拍？”当这样的想法冒出来后，困难也随之而来。广袤的可可西里，不长树，也没有灌木，大地一望无际，毫无遮挡。成年人置身其中，即便缩在地上，对异常机警的藏羚羊而言，也是莫大的惊扰。

在卓乃湖周边藏羚羊胎盘残留比较多的地方，裴竞德反复观察地形，最终决定将自己



裴竞德

“埋”在一个小山包中。那儿离卓乃湖500多米，地势明显凸起，拍摄时还能环顾四周，成功的概率比较大。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裴竞德挖出一个一米深的土坑。为了更隐蔽，他把农村常用的“锅式”卫星天线盖在坑上，上面铺满麻袋，再抹上泥土，打造出一个更接近自然环境的拍摄“掩体”。

在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裴竞德藏在黑暗而狭小的土坑中，坐在铁皮桶上，通过东西南北4个预留孔，借助长焦镜头，观察着可可西里的生灵。这样的生活往往从凌晨5点，不间断地持续到晚上10点。他不敢多喝水，只能靠啃干粮度日。没有动物的时候，他就看天空，看大地，听风声，听自己的呼吸声；动物出没的时候，他就格外兴奋，怎么都看不够。

藏羚羊生产的高峰期，往往也是卓乃湖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气温超过0摄氏度后，冻土层便悄悄融化，冰水从土里往外渗，没过多久，裴竞德的“掩体”便成了冰窖。“身在炼狱，心在天堂”，裴竞德如此形容身在“掩体”的时刻，这种肉体与精神极度矛盾、极度分裂的经历，让他愈加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2022年6月29日，在裴竞德将自己“埋”好的第八天，长焦镜头中出现了一只生产征兆极为明显的雌性藏羚羊。“当时，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母子俩离我的‘掩体’大概只有200多米。”裴竞德回忆道，“非常幸运的是，母羊缓缓地停下，它蹲下来，开始很努力地生产。”

镜头徐徐推上去，天地慢慢被虚化，两个生命的轮廓逐渐清晰：母羊不停地卧倒，再用膝盖抵住大地，站起来，又一次卧倒，又一次撑住，又一次站起来……“紧张，兴奋，命运与共，生生不息。”裴竞德用这些关键

光影与生命交织

◎ 孙正好

词，形容那场直击人心的分娩，半个小时里，他拍了上千张照片。母羊生产时疼痛而机敏的眼神，新生命呱呱坠地时的纤弱与兴奋，母羊产后欣慰地舔舐胎衣、温柔地亲吻小羊，小羊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母子俩一起奔跑、离开，消失在天际线……这些珍贵的照片，成为全世界首组完整记录藏羚羊野外分娩全程的影像。

露宿雪中秦岭

“影像带来关注，关注带来改变。”裴竞德认为，野生动物摄影不光是简单的个人情趣，更应该站在国家和人类的大视野上，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自然资源，但挖掘依然不够，这就需要专业的生态摄影团队，通过陌生化、纪实化和故事化的表达，去赢得受众，向人们讲述中国的生态保护故事。”

但想要捕捉到罕见而能引起广泛共鸣的纪实影像，又谈何容易？这就需要摄影师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不是漫长的等待，就是狂奔式地跟拍，来回“折腾”。一张好照片的拍摄周期，可能是一年，甚至几年。“这是一个靠脚步丈量河山的职业，只有走到别人未曾到过的地方，你的影像才能扣人心弦，摄人心魄。”

以秦岭大熊猫为例，它们的影像，更多来自人工圈养的群体，而对于野生群体，除了红外相机捕捉的偶然瞬间，核心画面很少。“野生大熊猫如何出生、成长，如何交配、繁殖，又如何一步步衰老、死亡，这些影像我们很难见到。如果你要拍摄特定群体，首先就得跟它们熟悉起来，让大熊猫见了你不躲、不跑，这个熟悉的过程，就得好几年。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区域，你每天都得去，每天找，跟它们相识、相知，最后‘相爱’。”

2021年3月，新一轮的大熊猫繁殖季开始了。为了捕捉到秦岭野生大熊猫野外交配的自然影像，裴竞德背上数十公斤的设备，又一次前往秦岭。在一只雌性大熊猫已经光顾的密林里，裴竞德找到了一处较为空旷、可以居高临下的斜坡。地上、树上积着厚厚的白雪，他用两件迷彩雨衣，在林间搭起简易帐篷，以此作为“掩体”，开始了静谧而漫长的等待。

此时，秦岭仍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对天性喜冷的大熊猫而言，这是最好玩、最快乐的时候，但对等待它们的摄影师而言，这就如同“上刀山”。

冬季里森林干燥，不能点火，蜷缩在棉衣里的裴竞德，靠着跺脚、搓手熬过了一夜、两夜。第三天入夜后，皎洁的月光之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比武招亲”开始了。

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大熊猫，如同“待嫁新娘”一般上树“梳妆打扮”，并将求偶的气味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去。这一夜，先后有4只雄性大熊猫“单刀赴会”，于此决战。

晚上8点左右，总攻开始了！月夜中，4位“猛士”发起了“刀光剑影”般的争斗。“他们在树下你追我赶，打成一团，嘶吼声响彻山谷，整个夜晚杀气腾腾。”裴竞德说，“在决斗了数十个回合之后，两位优胜者蹿到树上，进行最后的冲刺。树枝接连被打断，战况愈演愈烈，持续胶着，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分出胜负。”

5个多小时里，裴竞德连一秒钟都不愿舍弃，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录制红点，将山间的月光、林间抖落的雪花以及大熊猫作为猛兽那极具生命张力的时刻，一起框进了升降横移、光影流转的镜头中。这段视频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清晰、最为完整的秦岭大熊猫野外交配的影像之一。

与危险和希望同行

“我们已经连续4天跟他失联，裴老师可能已经遇难了。”2007年7月的一个深夜，裴竞德的妻子张蓓，接到了来自可可西里的长途电话。



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

那天夜里，她反复拨打丈夫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在备受煎熬了10多个小时后，裴竞德突然来电，张蓓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原来，为了拍摄藏羚羊，裴竞德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桑巴龙珠和才仁文秀，深入可可西里腹地时，越野车不幸陷入沼泽淤泥中。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无人区，通信中断、无人应援的3个男人，没法弃车逃生，只能拼命地挖淤泥，想办法将车推出来。“起初用铁锹，后来两个铁锹都挖断了，只能徒手扒，折腾了整整4天4夜。因为缺氧，人已经虚脱到极致。”裴竞德说，“幸运的是，第五天我们挖到了冻土层，汽车才得以硬着陆，开了出来。我们瘫在地上，才注意到挖出来的淤泥堆，比越野车还高。”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人的“天敌”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高原上行踪不定的各类猛兽。作为青藏高原上最好斗的大型猛兽之一，成年棕熊的体重可达200到300公斤，“一口气可以杀死一头牛”。

为了避免被棕熊袭击，裴竞德在睡觉时，常常将一个铝合金的箱子，架在头顶的位置护住头部。“在两米见方的帐篷内，我沿着对角线睡，把头放在帐篷最中间，蜷着腿，万一棕熊

一把撕破帐篷，好有个反应时间。有一回我醒来后发现高压锅不见了，原来它被棕熊拖到了外面的草地上，砸得面目全非。”

当然，幸福的时刻也有很多，除了拍到心满意足的照片，人的故事更令裴竞德记忆深刻。

“很多藏族同胞、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别有人情味，朴实得令人感动。我的一趟行程，平均下来得三四十天，有时长达两个月。他们跟着我跋山涉水，任劳任怨。”裴竞德说，“有一回，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位领导，专门开车跑了100多公里，赶到索南达杰保护站，就是为了接我一程，给我送一条哈达。”

这些故事，都成为裴竞德“可可西里生态影像志”的一部分，这是他一直坚持的长期拍摄计划。自2005年至今，他累计前往可可西里已经不下20次，行程超过10万公里，拍摄内容已不仅仅局限于野生动物，还有生态地貌跟踪、野生植物、人文纪实、自然风光等。“现在对我们野生动物摄影师而言，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能出作品的时代。因为有了好的土壤，我想多拍有力量、有深度、能影响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的照片和影像。”裴竞德说。

（飞鸿印雪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1月4日，本刊节选）

事物在逆光中变得神奇。一部分隐藏在重重的阴影里，一部分被异常强烈地照亮。有些事物会变得半透明。如果它是树叶，在逆光中，叶片里碧绿的汁液会加倍明亮，生意充盈。逆光使大千世界突然焕发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感。

我对逆光痴迷。逆光时——它的光影重叠或缭乱，它的奇妙的反光，都分外夺目。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把它写在长长短短的散文里，或让我小说里的人物置身逆光的情境中。在作画时，若将一片芦花、一丛树、一条江、一个巨大的山体放在逆光里，它们会



陡现神奇。不过这很难，因为传统的中国画从来不画逆光，而且国画不依据观察，只依据

程式化的经验。若要画逆光的事物，只有自己去解决技术的问题。

画逆光比写逆光难多了。在逆光中，我偏爱夕阳残照。日头将落时，它的光贴着地面照来，好似一道灯光由远处强劲地射来。夕照总是加倍明亮，而且比晨光还红。落日行将消失，它要用这金红色、火光一般的夕照把大地上的一切全烧掉吗？我怎样才能把大自然的这种悲情表达出来？要等到自己的人生中出现这种状态吗？

（夜未央摘自作家出版社《画室一洞天》一书）



一位要去远处帮佣的十三四岁女孩，衣衫褴褛，面容惨淡，手上脸上满是冻疮。她拿着三等车厢的火车票却搞不清楚状况，糊里糊涂地跑到二等车厢来。不管煤烟与寒冷，她奋力拉开厚重的玻璃窗，“我”正想斥责她，却发现她只为了在火车行过小村落时，把怀中五六个“染着阳光般温暖颜色的橘子”，抛向等在铁路旁为她送行的年幼的弟弟们……



这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作品，我一直觉得，小说中那个冷眼旁观，先是对女孩满怀鄙夷，而后却另眼相看的“我”，其实就是芥川龙之介自己。

我不喜欢在假日早起赶火车，意识迷蒙地挤在熙攘的人潮中，空气窒闷而潮湿，我几乎想借用芥川龙之介的那方白手帕来捂住口鼻了。在座位上怔忡许久，直到列车蹿出地底，一抹金黄的朝阳透入车窗，我才恍然回神，旅途就顺着铁轨慢慢展开了。

火车穿过水塘与田野，也奔驰过小小的市镇，也许是星期日的清晨，虽然车厢内拥挤，但小镇的街上十分空荡，好像还沉睡在他们安详的梦里。眼睛的铁卷门还没有拉起来，今天不一定做生意，是可以多赖一下床的日子。“那是多么静谧的一个世界啊！”我在心中感叹着，竟莫名地想起这个小故事，我猜那被抛向孩

子们的，也许是那种小小黄黄的果实，皮薄而紧实。我不知道那些橘子摔坏没有，三个弟弟所分享的，是获得珍果的喜悦，还是也明白了一些将要远

抛来的橘子

◎徐国能

行受苦的姐姐心中那份舍不得的情感。

而谁会永远记住这种滋味呢？

与一个还没睡醒的小镇擦肩而过，我深深觉得这是多么浪漫而又多么遗憾的一件事。现代人受限于时间压力与人情世故，只能孤绝地活在自我的苦闷中；“行止匆匆”让我们显得无情又无欲，好像活着只为了远方。然而生命的微小片段每一刻都和世界轻轻擦撞，我多么想探知，那些行过的陌生地，究竟潜藏着什么心事，

包蕴了怎样的内涵。

在日日的相逢与错过中，那瞬间的缘起缘灭似乎毫无意义，但若深切地去体会存在于生活周遭的一个动作、一股气息、一个眼神或一片光影，许多滋味便如少女奋力抛出的橘子，有着无可言说的沧桑。而我们或许能在窥见他者人生一鳞半爪的刹那，懂得一些更复杂的情感与价值。

神驰于火车上，一幕又一幕的风景飞逝，啃着十分甜腻的面包，突然也很想尝一尝小说中染着阳光般温暖颜色的橘子。

火车穿出山洞，远处的小丘陵绿草如茵，真是风日甜美的假日啊！我想，如果是年幼的我站在一个命运必经的转弯路口，列车隆隆驶过，我又该用什么情怀，去接住姐姐从她的故事里抛来的橘子呢？

（洛奇狮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味人间》一书，本刊节选）



纪录片《金钱与我》一共6集，每集20多分钟。在每一集里都会出现一个身处经济窘境的主人公，节目组特邀个人理财专家凯特琳娜·德弗里克斯和辛妮德·莱恩对他们进行个人财务梳理，分析主人公的日常性消费是如何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困境，并且对他们的生活提出建设性改变的指导意见。另一位是消费心理学行为学专家彼得·卢恩，他会用实验方法，说出消费心理背后那些大众并不了解的动因。

第一集讲的是关于“替代性消费”的故事。主人公凯瑟琳是一位生活在爱尔兰的6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一家海边餐厅做服务员，收入不高。但她不仅会把每个月的收入花个精光，甚至入不敷出。为了摆脱消费困境，她每个月会向一家利率很高的私人公司借贷。如果借贷1000欧元（1欧元约合7元人民币），即使凯瑟琳在12个月内还清，也需要偿付1573欧元。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甚至掏不出

3500欧元，带家人去参加其中一个孩子的海外婚礼。当专家问她是否知道每个月的钱都浪费在哪里时，凯瑟琳对答如流：“我知道自己很懒，每天下班回到家我都非常疲惫，所以索性就点外卖吧。”凯瑟琳一家每周在外卖上要支付80欧元，全年4000欧元。凯瑟

琳还是一个挑剔的消费者，她会花22欧元买一袋炭，只因为她喜欢那种炭的椭圆形状，也会花两倍的价钱买喜欢的奶

替代

◎卡生

酪和麦片。她对于自己的好品位十分自豪：“这方面我是无法改变的，便宜牌子的东西吃起来就像在吃纸板。”以上种种消费习惯是导致凯瑟琳一家债务危机的根源所在。



理财专家让凯瑟琳盲品不同品牌的奶酪、麦片、茶，对自己常吃的品牌，她几乎全都猜错了，凯瑟琳被她所坚称的品牌的优越性言论瞬间“打脸”。事实上，她的味蕾无法分辨出“大众”和“名牌”的区别，她成为生产者鼓吹的消费主义的受害者。凯瑟琳有毫

无意识的品牌消费习惯，也有明知过度支付产品溢价的自我意识，可是，凯瑟琳为什么难以改变？

消费心理学行为学专家彼得·卢恩做了一个实验，展现出消费者的占有欲天性。他给76个参与实验者随机分发了巧克力和圆珠笔，并告诉实验对象：“现在你可以带走分发给你的东西，同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和身边的人交换产品。”真正实施交换行为的人只占23%。彼得·卢恩总结说：“我们习惯于抓住现有的事物，在消费心理中一旦认定了某个品

牌或者长期形成了某个消费习惯后，即使我们知道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也很难做出改变。”这在消费心理学里叫作“赋予效应”。

凯瑟琳在专家的指导下做了消费替代的尝试：制订日常做饭计划，把点外卖的频率降低到每周一次；日常消费中用普通品牌代替名牌；更换更便宜的手机、宽带供应商；申请年利率6.1%的信用社，

替代利率高达157%的个人贷款公司；每个月定期存款100欧元。这些替代方案让凯瑟琳获得新生，她不仅收获了健康生活，还减少了包装垃圾。根据专家估算，如果凯瑟琳能够坚持上述的生活习惯，一年之后，凯瑟琳每年可以省下2775欧元。



●胡竹峰

蝉鸣惊梦

小时候，扰人晨梦的不是鸟鸣，是蝉声。单调、冗长、无趣、乏味，无处可躲。如今再听，觉得幽静，夏天仿佛明亮起来。

桑树上常常有蝉，钉在那里，专等人来捉似的，一被捉住，越发声嘶力竭地叫。桑林里，褐色的蝉最多，也有青色的，偶尔还能见到浑身花纹的。用棕榈叶织一个小小的箩状绿囊，困住蝉，挂在腰间，听它叫，忽长忽短，时高时低。

漫长的夏季，孩子们除了捉蜻蜓便是捕蝉，尤爱青蝉，因为它音色响亮。很多年没有见过

蝉，去岁夏秋之交，与友人登高，山脚下几株麻栎树挂着累累的果子，凑过去，树干怔怔伏着一只蝉，觉得亲切。到底近秋，蝉声虽叫得颓唐，却不失勃勃的生机。

喜欢蝉，模样好看。买过几块玉蝉，“汉八刀”尤为精妙，形态简洁饱满，线条平直有力。传说，魏文帝有几个宠妃，莫琼树、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日夕在侧。莫琼树会梳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型，将面颊两旁近耳的头发梳成薄而翘起的形状，望之缥缈如蝉翼，如丝如缎，若天女下凡，因而得魏主独宠，惹人嫉妒。盛夏时，几个人趁机在她头上抹了香油，引来蝇蚊无数。曹丕查明真相后大怒，罚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三人跪地一天，不得饮食。

一觉醒来，窗外泼绿一片。蝉鸣传来，声势汹涌，重重叠叠，像记忆中故乡的蒸笼，层层叠叠，一层一层叠得高高的。眼朝蝉鸣处望去，层层绿荫杳然无迹可寻。正因如此，虽年年听着，依然有挂念。过往一切像雾像烟像风，又像春日浅浅的梦。



（玉 猫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惜字亭下》一书）

这部纪录片是“平替”践行者赵璐向我推荐的。她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和凯瑟琳的消费情况类似，“月光”“精致穷”，工作了5年，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还陷入了借贷的尴尬境地。她每个月1万元工资入账后，第二天就要还款，然后再进入没有现金流的贷款生活。她告诉我，自己最大的盲目开销来自购买化妆品和服装。

同时，她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品牌控，吃喝可以省，但面对化妆品时她和凯瑟琳一样是坚定的品牌消费者。她对品牌的执着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一种习惯性消费。

赵璐的收入并不足以支付这类动辄过千元的高端化妆

品消费。当她的贷款像滚雪球一样达到3万元时，她意识到，必须做出消费习惯的改变。她开始着力于研究是否有好的替代方案，赵璐的“平替”思路是着重研究每个品牌产品的成分构成以及技术工艺。

赵璐认为，所谓品牌的“平替”也不一定能完全替代，但可以替代一部分功效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研究各种品牌，赵璐在寻找替代商品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消费动机，从本质上形成了一种延迟性满足。“我不再是那个冲动的消费者，通过学习，我清晰地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是不是必须要买，这避免了大量、重复地购买那些被消费情

绪煽动，但压根用不上的东西。”

赵璐还给自己定好了每个月的购物预算，1500元是她负担能力的一个界限。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她就会停下来，等到下个月再买。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的购买欲望竟然没有那么强烈了。通过半年的努力，赵璐的收支已经恢复了正常，每个月除去所有开销，还能存1500元。赵璐告诉我，替代式消费在年轻人中如此流行，多半是无奈之举，但同时，替代本身所传递的消费价值是：我接纳了真实的自己。



（铜 鱼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52期，王 原图）



当孩子发出求救信号

●程静之

1

找我倾诉的孩子，大多怀着深沉的心事和伤痛，有相当一部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的青少年心理疾病。孩子们很不容易，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被“学历至上”的价值观所捆绑。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一些患有焦虑症、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我们想象中成绩不好的孩子，反而是名牌学校的优等生。

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深圳女孩。2022年高考的前3天，她突然加我的微信，想和我聊一聊她十几年的学习经历。女孩说，她一直生活在极端的环境中。从一年级

开始，父母就告诉她不能浪费任何时间，除了春节和老师批改卷子的那几天可以休息，其余的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排满了学习任务。女孩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必须争第一。每次考试结束，如果落后了，爸爸妈妈会拉着她一起分析，制订下一个阶段每门学科的学习计划，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完美。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当这些优等生进入名牌中学，处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不再能轻易取得好成绩时，很容易就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很多优等生跟我做访谈，会形容自己是“白痴”“笨蛋”。他们的成绩已经排在同龄人的前列了，但他们仍不满意。他们的身体会

出现失眠、焦虑、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症状。这时候，如果父母再不理解，依然给他们施加压力，孩子就很容易崩溃。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上到初中，就出现了病理性的强迫症。考试时，她会反复检查试卷上的信息有没有写对。后来，她进入高中理科重点班，每天只睡4个多小时，凌晨4点就起床看书。

我发现陷入这种状况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的共性，他们的父母大多是“70后”“80后”中的“考一代”，曾经通过读书改变阶层。他们会形成一种教育理念，把孩子的价值和成绩完全画上等号，并不断地告诉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将来去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挣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孩子就被套在“好成绩=好孩子=好未来”的公式里。同时，这些家长通常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失败，作为衡量标准的考试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每一次考试，孩子经常感到胆战心惊，一旦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况，就会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当上面提到的那个女孩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说自己进入大学，要想办法自救，把自己的强迫症治好。我听了非常痛心，一个孩子长到18岁，却带着一身伤痛。即便她最后考进了理想的大学，我也不觉得那是教育的成功。

这一年的采访中，我的另一个发现是，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越来越低龄化。之前可能在初中出现的问题，现在小学阶



段就出现了，孩子表现出抽动症或者强迫行为，比如忍不住眨眼睛、耸肩膀、扭脖子、做怪异的表情、反复整理书包、检查门有没有关好……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每次上完课，她需要花两个小时，在脑子里把老师的语气、语调，知识点全部回想一遍，渐渐养成强迫行为。发展到后来，她上厕所洗手要花一个多小时，迈步子要思考先迈左脚还是右脚，病症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习和生活。

2

穿梭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越来越感觉到，家长和孩子最大的分歧，在于家长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功、考高分的“机器”，而孩子则希望自己能被当作“人”来对待。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机器只讲功能，存在的价值是高效地完成任务；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情绪、感受、独立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后者正是这一代孩子格外看重的。

一个孩子曾对我说，她每一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但她一点都不开心，因为她的成长过程全是在刷题中度过的，以至于没有一个朋友。每一次，她遇到需要跟父母商量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父母做决定，由她去执行。

还有一个孩子说，觉得自己像机器一样被冻住了，神经变得紧绷又麻木，干什么都不高兴。她只好选择让自己吃很多东西，吃到肚子痛，让大脑得到痛的反馈，才能感受到自

己还作为一个人而活着。

事实上，在这些孩子生病之前，他们曾经多次给家长发出过求救信号，但都被家长忽视了。有的孩子用的是语言，直接跟家长说，自己常常很想哭，或者经常睡不着；有的孩子用的是行动，把自己划伤之后，向父母要创可贴，目的是展现自己受伤了。但是，在大人眼里，小孩的世界很简单，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这些都变成了孩子的“情绪”。

这些孩子带着心理疾病去上学，等到实在撑不住提出休学，家长才意识到孩子确实病了。他们到医院做咨询，开口问的都是“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只想抓一味速效药，尽快安抚孩子的情绪，解决行为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家长身上，或者在亲子沟通的模式上。

所谓“爸妈生病，孩子吃药”，就是这些家长还没有意识到，孩子生病是因为家长先病了。有些家长自我情绪的管理能力非常差，经常会歇斯底里；有些家长自己原生家庭的伤害没有清理干净，又将其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些家长在认知方面很顽固，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一味责怪孩子。在这些家庭里，如果旧的观念和模式没有被打破重建，孩子要想好起来，就很困难了。

采访过程中，我还接触到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发现他们得到父母的理解更加困难。一个孩子患有抑郁症，因为父母没有就医的意识，后来

发展为双相情感障碍。诊断结果出来后，孩子的父母有病耻感，让她不要对任何人说，孩子实在熬不住，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没想到朋友对她说：“你知道吗，在我们村里，像你这种人是要被绑起来的。”

当这些孩子得不到任何支持，就会产生走投无路的感觉。有的孩子会到网络上寻求回应，在各种群聊里寻找“亲人”，认一些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哥哥姐姐”；还有的孩子会通过打游戏，钻到虚拟空间里，以回避现实世界的痛苦。

我一直跟家长说，你到底是站在问题的一边去打败孩子，还是站在孩子这一边去打败问题？一些父母就是站在孩子的对立面，去指责孩子，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和孩子肩并肩站在一起。

3

在对各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深度采访后，我发现一个规律：有成长动力的孩子，背后通常站着一对支持型的父母——他们有稳定的价值观，不随波逐流，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能为孩子注入爱 and 安全感。他们欣赏孩子的特质，也善于挖掘孩子的潜能，在孩子遇到困难时，能给予最温暖的关切和最有力的托举。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孩子，会充满发现自我、探索世界的勇气和能量。

在我接触过的孩子中，会明显地分出两个极端：一类孩子眼里黯淡无光，还有一类孩



子从小见多识广。每次跟一个孩子接触，我最在意的就是他的眼里有没有光芒。那些被学习绑架的孩子，世界只剩下题目，变得两眼无光，整个人非常贫瘠；那些带着问题去探索的孩子，就像一口丰富的井，越往下走，越让你惊叹他们的深刻。

有的孩子10来岁，就研究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心理学著作，读过加缪的《局外人》；有的孩子数学只考了40多分，但认为自己是一个精彩的人，已经在探索戏剧和表演的魅力；有的孩子会谈到人性和哲学问题，经常思考的不是成绩，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我越来越觉得，200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他们真正处在互联网时代，生下来就用一根小手指去滑屏的孩子，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更早。

还有一些学习动力非常强的孩子，不想做教育流水线上的“水果罐头”，被压制成统一的标准形状。我接触过一个名校的高中生，他高一时对鲁迅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除了看《鲁迅全集》，还把中国、日本和西方研究鲁迅的专著拿来看。后来，这个孩子主动选择休学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看了100本书，还结识了一名写作者，两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关于三国史的书，他参与了其中10万字的写作。这是我见过学习动力极强的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求知路径。

在网络资源丰富的当下，

这一代孩子学习靠的是兴趣。因而，这一代孩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就是没办法再以功利化的教育目标去驱动他们。当这些孩子不再被单一的成功观挟持，见识过更广阔的知识世界，未来有可能走得更高远。比如，我接触过的一个孩子，高中就去贵州当过义工，创建了自己的书法公众号。他还是哔哩哔哩网站的视频博主，通过制作游戏教程，在网上结交了许多国家的朋友。

这个时代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他们是一片热带雨林里的万千物种，是广大的分母，如果孩子的特长能够充分发挥，未来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在社会上立足，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就是最好的成长。

4

最近的一个受访者是一个河北的女孩，患有抑郁症，害怕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好在她的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愿意跟她一起来做咨询。对这个女孩来说，父亲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情况下，当父母以往的教育方式开始松动，光亮得以一点点地透进来，许多孩子的修复力和自愈力是极强的，他们会像枝杈一样伸展开来，展现出生命本该具有的旺盛活力。

实际上，孩子从第一步躺倒，到后面完全走出来，时间长短很多时候取决于家长。家长如果越着急，越催逼，孩子走出来得越慢；家长如果改变得越快，能够支持孩子，孩子

走出来的时间就越短。

这个父亲醒悟得很快，行动力也强。他跟妻子很快达成一致，对孩子表达信任，把管理时间的权利交还给孩子。孩子刚刚获得自由的时候，通宵打了一两天游戏，但在此之后，她意识到自己真正获得了掌控权，开始对自己负责，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打游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显然，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重启。一旦得到修正，这些孩子能够复原，再往前走的力量也是无可比拟的。

其实，很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改变之后，都会原谅他们。让我特别动容的是一个八年级女孩的案例，她的母亲原来会给她排满功课，一旦发现她的成绩下降，会拿鞋拔子打她。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这个女孩五年级开始失眠，到八年级就休学了。后来，女孩的妈妈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开始学习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开始跟孩子一起打游戏，开车时播放孩子喜欢的歌单，母女俩变得很有话聊。

采访到最后，我让女孩评价对妈妈的满意度：“满分是10分，你会打多少分？”没想到，她打的是满分。我又问女孩：“如果让你跟妈妈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她想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可能就是——谢谢妈妈。”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扫码阅读原文，黄思思图）





迟暮之年的忏悔

◎唐宝民

《黄苗子自述》一书中，有一段文字令我特别感动：“和我相比，丁聪则显得从来就是一个诚笃君子。在重庆，记得我在丁聪的宿舍里看到一位导演剃光了头，我就拿着铁锤晃一下，开玩笑地说，很想敲他一记，不料锤柄是活的，果然那位仁兄的脑壳立刻就冒起一个大包。又一次，我同丁聪去参观一个介绍近东地区风光的展览会，我觉得一张印有埃及古壁画的明信片美极了，就忘了父母和师长教导的道德准则，情不自禁地把它放入皮夹内。等到将要出门，一位认识我的管理人员伸出

手来，十分礼貌地说：‘黄先生，这明信片等展览会开完，由我们送到府上好吗？’……像这些事情，使旁观的丁聪急得满头大汗，好像他自己在做这些错事似的。”

这两件小事发生在黄苗子的青年时期，谁也不会在意，但黄苗子却在自己的垂暮之年，把这两件事认真地写了下来，并感慨道：“虽然我不想写什么《忏悔录》，但我平生的确做过不少值得忏悔的事。老年想起这些往事，真有陆放翁‘出门搔首怆平生’之感。”具有忏悔之心的人是可敬的。

（余 娟摘自《做人与处世》2022年第20期）



久处不厌

◎马 德

受不到这个距离。这样的庄重必然亲切，它的内里包裹的不是一颗世故的心，而是一颗童心。

乍交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朋友，始终是那些久处不厌的人。这些人固然有吸引你的优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让你难以容忍的缺点。你跟他们未必相处得有多融洽，但一定很轻松。

即便是知己，我相信，对方在你眼里也必定不是完美的人。从情理上讲，自己不完美就难以见识对方的完美。从事理上讲，只要有血有肉被欲望所左右的人就不可能完美。所以，无论是谁，这一辈子，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都是不现实的。

当然了，两个人的关系最终臻于完美，是可以靠磨合完成的。磨合是什么呢？不是你征服我，我向你投降，而是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在彼此的体谅和理解中完成一切。

这么说来，完美是很简单的，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把一件简单的事交给漫长的岁月，磨砺的是自己的心性和耐力，当你为对方靠近完美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早已脱胎换骨。

（水 笙摘自微信公众号“马德”）

每个人的高度和宽度，就是活着的境界。

我喜欢对方是庄重的。因为庄重生威仪，在对方的认真里，既可以领受到他给予你的正式感，也容易触摸到自我的敬畏感。彼此的尊重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庄重，既不是板着面孔，也不是居高临下。少了灵动的庄重，就会做作，少了亲切的庄重会显得假惺惺。真正的庄重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就是人情味。他身居高位，你却从没觉得他高高在上；他与你隔着距离，却始终感



人生只受自己习惯思想的恐吓

◎米 哈

奥尔德斯·赫胥黎出生于著名的英格兰“赫胥黎家族”，家族成员声名显赫，遍布科学、医学、文艺等领域。在如此卓越的家庭中长大，奥尔德斯·赫胥黎同样表现出众。然而，1911年，发生了影响他一生的重大事件：他患上了令他几乎失明的角膜炎。

这场严重的眼部感染，给赫胥黎的角膜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他“短暂”失明了3年。乐观地看，这件事让他免于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而从他个人的角度看，却是完全毁掉了他成为医生的梦想。后来，赫胥黎视力逐渐恢复，进入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并在1916年以一级荣誉毕业。

然而，视力问题从没有离开过赫胥黎的生活，并一直影响着这位需要大量阅读的作家的事业。1939年，赫胥黎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下，接触到声称可以改善视力的“贝茨方法”。他一试便灵，宣称这是他25年来第一次可以不依靠眼镜而且不觉疲累地阅读。从此，赫胥黎成了“贝茨方法”最重要的“背书人”。

贝茨，即威廉·贝茨医生，是美国医学界一位著名的怪医。贝茨医生本是纽约市眼耳鼻喉科专家，他在1920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不用眼镜治疗视力缺陷》。据说，在书的首页，有一位到了67岁还不用戴眼镜的牧师，以个人经历支持贝茨医生的“眼球调节理论”。

什么是“眼球调节理论”呢？贝茨医生认为，一个人可以控制对不同距离对象的注视而



奥尔德斯·赫胥黎

调节眼球，而眼球调节焦点与眼球的总长度有关。他的说法不被当代解剖学认同，但出身于生物学世家的赫胥黎，却深信不疑。

1942年，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写下一本畅销书，不是小说，而是一本现身说法的医疗工具书，书名为《目视的艺术》。赫胥黎结合贝茨医生的说法，加入自己的构想，提出了匪夷所思的视力改善方法，包括玩杂耍、掷骰子，以及

玩多米诺骨牌。

在《目视的艺术》里，最有趣（也为最多人耻笑）的改善视力的方法，莫过于“鼻写法”。赫胥黎说，让我们合上眼睛，想象自己的鼻子伸长到8英寸（约20厘米），然后幻想鼻子成了一支铅笔，凭空签自己的名字。赫胥黎写道，“用鼻子写一会儿字，然后做几分钟手掌抚摩”能够有效改善视力。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代医学的理性，也放下让我们觉得此说无稽的常识，赫胥黎所相信的《目视的艺术》的确支撑着他继续生活。

“人生不受环境的支配，只受自己习惯思想的恐吓。”赫胥黎写道，“我要做的是叫我的愿望符合事实，而不是试图让事实与我的愿望调和。”与其说赫胥黎的视力改善法是医学，或是科学，倒不如说这是让他可以对抗失明的恐惧，符合他渴望的一种信仰。

（桃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昨天喝了河豚汤》一书，本刊节选）



● 齐世明

贪泉与狐媚



“贪泉”是有故事的奇泉。相传东晋时，凡南下官吏途经石门饮此泉水，便会起贪念变成贪官；即便是普通百姓喝了此泉水，也会变得贪得无厌。以至于那些赶路人，即使口干舌燥，也不敢饮，只能望泉而过。

东晋元兴元年（402年），为官素有清誉的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在石门江岸下船，眼见清澈明净的一泓泉水，又闻人告白“贪泉”之“奇”，吴隐之一哂，对身边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内心找不到可生贪欲的地方，自己的心境就会保持不乱，那些越过五岭变贪官的人，我知晓其中的原因了——是见钱眼开，心把持不住，喝“贪泉”只是个借口罢了。吴隐之“乃至泉所，酌而饮之”。他乘兴赋《酌贪泉》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新任刺史畅饮“贪泉”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城百姓议论纷纷。在一众猜疑中，吴隐之一改前任刺史惯奢靡、讲排场之风，对内清简勤苦，布衣糙

米，对外力矫贪渎，惩腐禁贿，岭南吏治一时大为改观。三年任上，他操守如一，百姓安居乐业，《晋书》赞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后人为纪念他，特树一块“贪泉碑”，刻上其诗，传颂至今。

吴隐之置身乱世，但“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廉者自廉，贪者自贪。正气存内，外邪何干？可笑那些贪墨者企图将贪婪之因嫁祸于泉，

反衬吴隐之清者自清之雄姿，遂成后世之明镜。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个故事，两个人为狐所媚，以致饿倒于深山老林，奄奄待毙，幸被一猎人救起。两个人恨狐，请猎人入山捕杀之。猎人说：“鱼吞钩，贪饵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尔二人宜自恨，亦何恨于狐？”

猎人问得有理。如吴隐之受奖之辞“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反其意而证之，狐媚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狐媚”与“贪泉”却是无处不在。“狐媚”面前，宜自律，须自持；“贪泉”面前，自强者改造环境，清廉者不惧污境，弱者则被环境所吞噬。

（槐西摘自《北京日报》2022年12月27日，本刊节选，视觉中国供图）



生命的多层面

● [美] 希丽尔·西蒙

[印度] 萨古鲁·加吉·瓦殊戴夫

◎ 蒋永强 译

暗；太阳在晚上落山的时候，那就是光明。

如果你跟这只猫头鹰坐在一起，争论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你就是在白费力气。因为你的感知跟它的感知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你要打破自己现有层面的现实，转化到生命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杨子江摘自中国城市出版社《心灵午夜密谈》一书）

你必须了解生命存在于许多层面。当我们处于某一个经验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无论它是什么，对我们就不成为现实。举个例子，对你来说，太阳在早上升起，就有了光明；太阳在晚上落山，就有了黑暗。这是你的现实。但对很多动物而言，比如猫头鹰，太阳在早上升起的时候，那是黑



仓促地到了中年

◎汪国真

像被河水冲刷的船，你仓促地到了中年，体态、面容、眼神、心境都被盖上了中年的印戳。回头望去，乌飞蝉噤、红枯绿瘦，青春已溜得不见踪影；向前看去，鹤发鸡皮、枯萎蹒跚正在逼近。

中年和正午有些相似：凝重、深邃、空旷，是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极点。站在这儿，来路一览无余，去路上能搅出的动静也大致无出其右了。人生像魔术师抖开他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

人们赋予这个年龄的关键词是“成熟”，可生活仍会硌疼你：家人生病你担心，孩子不听话你生气，工作出错你沮丧，没钱了你发愁……只是你学会了警惕这些灰色霉菌，不再给它们发酵生长的机会了。

在你这个年龄，左手要拽着孩子，右手要搀着父母，你成了他们两边的家长。女儿刚踏进青春期，像一只迷乱的羔羊，背上还驮着十斤重的书包。她还那么脆弱，你说话稍不注意就会戳伤她。父母呢，个头缩得那么矮，走路一摇三晃，你还忍心对他们发牢骚吗？爱人跟你一样，也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



所以，你得有自我疏通和修补的能力。你得维护你一贯的形象：大大咧咧，乐乐呵呵。

这些年来，你受到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内心也在不停地改变。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从前你是树叶，环境是风，它一吹你就动。你跟着别人赶东赶西去上补习班，今天英语课，明天文秘课，后天管理课，像猴子掰苞谷。宴会上硬着头皮喝酒，却让胃痉挛不止。你在外边温文尔雅，在家里龇牙咧嘴，长着一身倒刺。你只想让社会接纳你，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时，你生活的姿势是引颈远眺。上学的时候盼毕业；女儿小的时候巴不得她长大；工作的时候想退休；在乡野时憧憬都市，等到了都市又怀念乡野。总之，真正的生活在山的那一边，而下巴颏下的生活不过是一段歌剧的序曲，一座港口的栈桥。现在你却后悔自己错过了好些生活。因为生命里的每一片草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丘都是只此一次的相遇。在日历被撕了一大半后你才学会调整焦距，对准眼前。

于是，你能听进父母的唠叨了，愿意陪他们散步了，也知道拉他们去吃这吃那了。发了奖金不再直奔化妆品柜台，而是给爱人买一双柔软的鞋子。你会带女儿奔到海边看一回大海，冲到上海去看一场F1赛车比赛，在她最想圆某个梦而你又有能力的时候帮她圆了，因为梦也会凋谢。你学着把菜炒香，把汤熬得很鲜，你通过这些小事去传递爱。

你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今天还围着餐桌的父母将无踪可觅。女儿很快也会张开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天空。她不会每天一回家就拽着你的衣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威廉的流浪汉。因为和一个神秘团体签订了奇怪的协议，他必须四处漫游，不能停息。有一回，威廉遇到一位天文学家。承蒙天文学家的好意，威廉见识了那个时代最高级的望远镜。

威廉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星空。他大声赞叹，甚至禁不住捂住眼睛。接着，他开始思索宇宙间永恒有生气的秩序。他发觉自己如此渺小、脆弱。他反省过往生活的错误，批评自己对时光唐突的态度。想罢自己，他又操心所有心灵高尚的人，思考大家如何在星空之下生活在一起。

天文学家劝威廉不要太激动，不妨睡一会儿，因为后面还有更值得看的东西。再次醒来的威廉，从望远镜里看到了金星。金星，让他记起刚刚在梦里见到的恋人。金星庄严耀眼，又无法捕捉，转瞬即逝，正如梦中恋人。威廉连呼：“真是奇迹！”

这时，天文学家发话了：“我早就预料到，这颗可爱的星很少像今天这样满，这样亮，它肯定会使您感到惊奇。但我不怕大家指责我冷淡，我要大胆地说一句：‘我看这不是奇迹，根本不是奇迹。’”天文学家说，唯一一件事可以算得上奇迹，那就是，眼前所有的一切终将消失，岂止恋人的幻影。

这个故事，出自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我初次读到它时，自然而然地站到天文学家一边，嫌弃威廉的多愁善感。这几

看到的 不只是 石头

●杨无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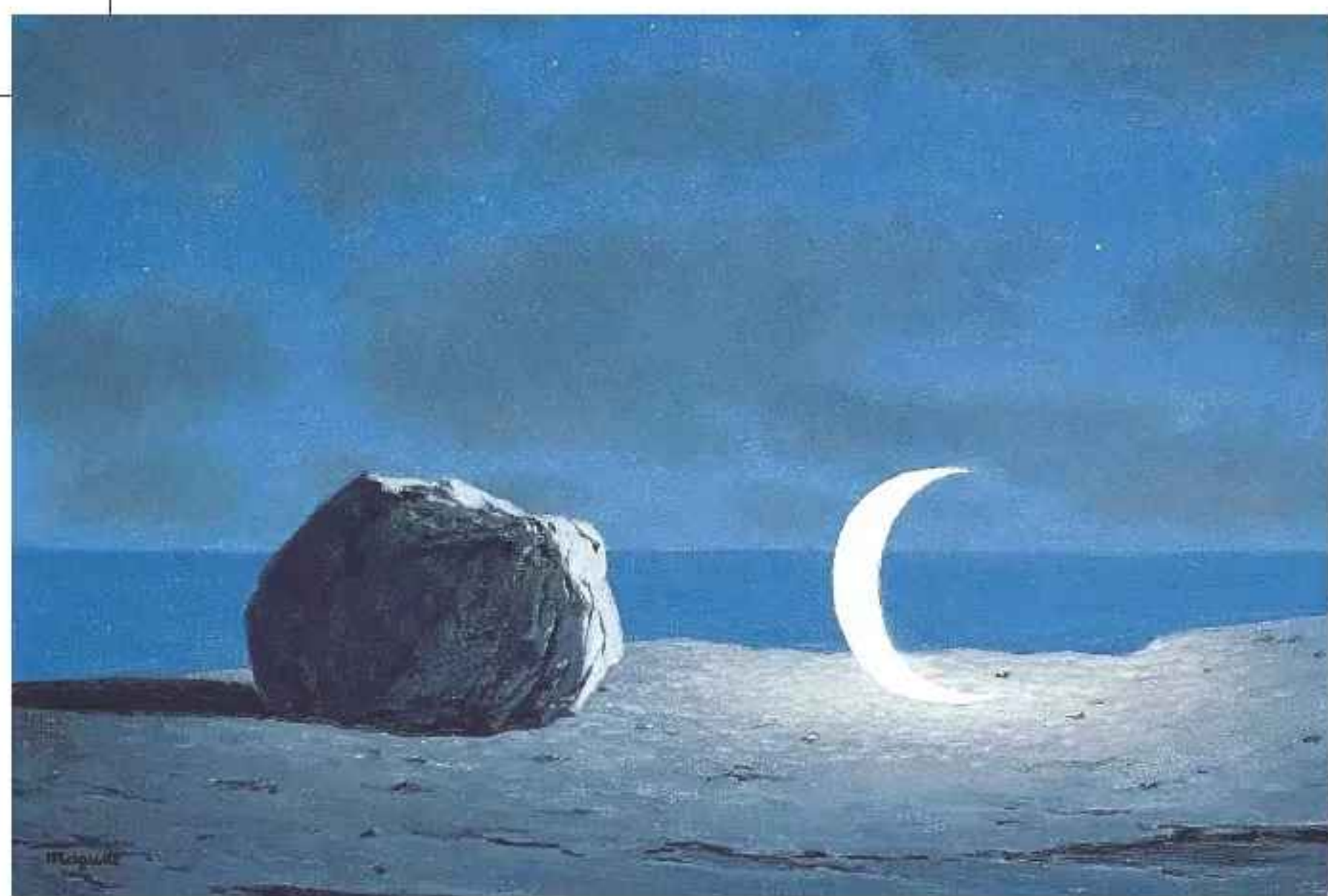
年，我觉得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威廉的思考、愁绪、赞叹，真的无聊吗？我觉得无聊，可能只因我是天文学家的苗裔。

身为天文学家的苗裔，我曾经坚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仰望星空：不是奇迹，根本不可能有奇迹。

小说里，歌德没有急着在威廉和天文学家之间做出取舍。但他的确暗示，在那个时代，天文学家的方式，不是对的，只是新的。歌德借威廉之口提醒天文学家，望远镜诚然是伟大的工具，但并非没有危险。那就是，可能会催生一种新人，以为自己比实际所是的更聪明。威廉说，人类从此不可能把望远镜逐出世界，但也因此更得提防仰仗于它的自高自大。

说到底，威廉还是相信，头顶的天空和自己的生活有关。哪怕透过望远镜，他看到的也不只是石头，还有奇迹。✿

（若 子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其实不识字》一书，〔比利时〕马格里特图）



襟给你“播报”班上的新闻，也不会再往沙发上一躺，就把臭脚丫往你怀里塞了。幸福在流逝。

相应地，有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被抽离了。不再想通过变换外形修改自己，自己接纳了自己不就等于让世界接纳了自己吗？现在，你会把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把一部手机用到无法再用，你想在这套旧房子

里一直住到老。越来越多的同事已经开着自己的车上下班了，你却干脆连班车也不坐，改成跑步上下班。由此你获得了一种自由和力量，你依赖的东西原来很少，生存其实并不困难。生活就是这样，当你退到潮流的边缘，潮流反而成了不相干的背景。

你也能和自己的工作和平相处了，不像以前那样蚂蚱似

的在各个行当里乱跳。因为你明白无论什么工作，都像一块布，各有其细致明艳的正面，也有粗糙暗淡的背面。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花儿谢了不必唏嘘，还有果实呢。✿

（林 凡摘自现代出版社《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一书，〔菲律宾〕杰拉尔德·西图）



浪漫的唐寅，一生喜欢做梦。他曾千里迢迢跑到福建仙游的祈梦圣地九鲤湖，祈求神仙给他一个启示命运的梦。他还真的梦到了，梦里，有人赠给他一担墨锭。后来，他在自己的桃花坞里修了一座亭子，叫“梦墨亭”，还请好友祝枝山专门写了一篇《梦墨亭记》。他的一生，好像注定与笔墨结缘，直到把那一担墨用尽了才离去。

桐 阴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笔墨让唐寅名声大振，赋予他生命的意义，却没能让他的人生风顺水，他54年的生命旅程，也像一场梦。

《桐阴清梦图》里，一株亭亭如盖的梧桐树下，一位士人躺在醉翁椅上酣然睡去。他的睡相，很像宋代《槐荫消夏图》里的人物。不同的是，《槐荫消夏图》里的高士是睡在槐荫下，卧具是一张卧榻。桐树下和槐树下，做的梦是不一样的。梧桐，是高洁的凤凰栖息的树；而槐树，象征着功名富贵。

唐寅16岁考取秀才第一名，少年成名。24岁到25岁间，却遭逢父母、妻儿、妹妹5位亲人接连亡故，原本幸福和美的家庭，只剩下他和弟弟两个人，这该是怎样的锥心之痛。他29岁中了解元，一下子又成了江南最亮的星。第二年，唐寅雄心勃勃地赴京参加会试，本指望一举成名天下知，却不想被卷入科场舞弊案，彻底失去仕途进取的机会。

落寞地回到家后，家里的仆人都对他爱搭不理，续

娶的妻子更是冷言冷语，白眼相对，连家里养的狗，都对着他龇牙狂吠。声名赫赫的“江南第一才子”，突然就成了大明朝的弃儿。巨大的心理阴影，让唐寅久久不能自拔。20年后，他还做了一个重新走进考场的梦。他写道：“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鄲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实现不了槐荫下的梦，他就把醉翁椅搬到了梧桐树下，做一个轻风梧叶的清梦，或者尝试着不再做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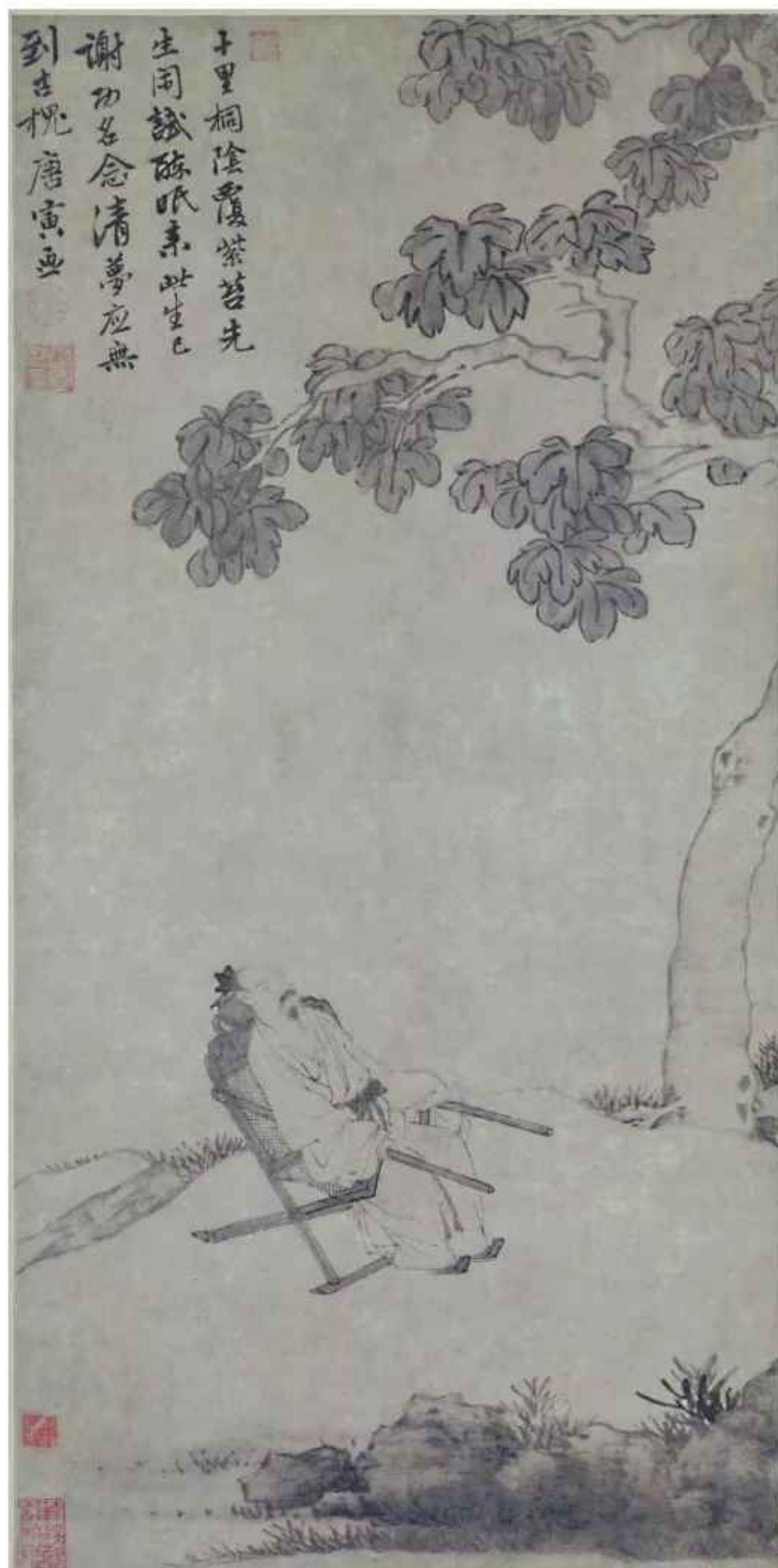
沧 洲

唐寅功名无分，也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草泽间的隐士。他也曾尝试寻找显扬的机会，45岁时，应邀到宁王朱宸濠府内去做幕僚，可是发现自己上了贼船，宁王四处招揽人才，竟然在蓄意谋反。他用故作狂怪的乖张行为，引起宁王的嫌弃，才得以出逃，从此彻底断了出仕的念头。于是，他从屈原《渔父》篇内，从张志和《渔歌子》里，从吴镇的画中请来了“渔父”，安排到他的沧洲间、苇渚内、渔船上，喝醉了酒，做一番水光月色的梦。

他的《苇渚醉渔图》上，水天茫茫，一轮明月之下，浅水洲渚间芦苇丛生，一只篷船停泊在岸边，蓑衣挂在船头插着的竹篙上，渔父在篷船内倒头大睡。画上题诗：“插篙苇渚系舴舺，三更月上当篙顶。老渔烂醉唤不醒，起来霜印蓑衣影。”他还写过另一首题画诗，和这一首异曲同工：“秋老芙

唐寅四梦

●王秉良



桐阴清梦图 唐寅



蓉一夜霜，月光潋滟荡湖光。渔翁稳作船头睡，梦入蛟宫白渺茫。”

唐寅在姑苏城北的桃花坞买地，建起了自己的桃花庵，和渔父做起了邻居。庭院内的半亩空地上，还种了一片牡丹花，花开的时候，他就请好朋友文徵明、祝枝山在花前喝酒赋诗。有时有莫名的悲戚和怨愤涌上心头，他就大声呼叫、痛哭流涕。花落的时候，他让仆人把花瓣仔仔细细捡起来，装在锦囊里，再把它们葬在花栏的东畔，吟咏出一首首《落花诗》送别花魂。他葬花哭花，是自伤身世，终究意难平，还是对幻梦般的人生发泄着深沉的悲叹？

古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对他来说已成泡影，只剩下“立言”还能去做。他给文徵明写信说：“男子阖棺事始定，视吾舌存否也？朴素佚侠，不能及德，欲振谋策，操低昂，功且废矣。若不托笔札以自见，将何成哉？”

身在沧洲，他还有自己的追求。借渔父做梦，梦里还到了蛟人所居的宫殿，迷离惆怅。

蕉 叶

唐寅风流的名声不亚于他的才名，可是男扮女装追到8个老婆以及三笑点秋香那些韵事，都是小说家之言。无风不起浪，谁让他那样多情而浪漫呢。

他爱美人、画美人、吟咏美人，也把美人看成世间最美好的存在。他早年画的《蕉叶睡女图》，画面多么美好啊。一个美丽的少女，侧卧在一张硕大的芭蕉叶上，她以手托腮，静静地做着幽梦。她的面庞是那样秀逸可人，眉眼是那样娴静娟好。

唐寅在画上只落下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再写什么都是多余。但是他的朋友王宠在卷后写了一首诗：“小小金莲步绿苔，晚晴闲过玉阶来。芳心不比蕉心卷，未向风前一展开。”少女的芳心如同蕉心，正是春情萌动、丁香偷结的美妙年华。文徵明的儿子文彭也在卷后写了一首《苏幕遮》，词中写道：“柳绵飞，蕉心卷，绿暗红稀，又是韶光换……”

好花易谢，春光易老。怀春少女的梦里，一定是旖旎的、缱绻的，也是婉转的、忧伤

的，就像那被诗人们吟咏过无数次的蕉心一样，待要舒展，还要深藏。身下的蕉叶舒展着，心头的情事隐秘着。她的梦里，心事能够打开吗？

世人都说唐寅风流，文徵明晚上登楼赏月，想起他的时候，写诗还在问：“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可是，唐寅也有自己深藏的蕉心。他的第一任妻子徐氏去世后，有一天他突然追忆起妻子的好，伤心地写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日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

这位早逝的女子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从唐寅痛彻心扉的表白中，我们能感知到她的美好。第二任妻子在唐寅从京城落魄还乡后不久，就离开了他。在36岁左右，他迎来了第三段婚姻。他不顾亲友的反对，迎娶了沈九娘。在桃花坞里，唐寅卖画为生，沈九娘和他琴瑟和鸣，日子过得恬淡而美好，九娘还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桃笙”。可是短短几年后，37岁的沈九娘也不幸谢世。想来唐寅此后的梦里，只有雨打芭蕉，点点滴滴，道不尽的凄清。

飞 仙

桃花坞里，种满了桃花，唐寅把自己比作桃花仙人。“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自诩在酒盏花枝之间沉醉，比那些五陵豪杰快意多了。世人都认为他是像李白一样的“谪仙人”，过的是神仙日子。可是他穷困潦倒时，家里断炊的境况又有谁知道呢？他写诗自况道：“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唐寅给友人汪东原画过一幅《梦仙草堂图》。画面左虚右实，右边是苍松、修竹掩映的山间草堂，一个文士伏案而眠。左边是烟云空蒙的远山，虚空之中，飘浮着文士梦中的自我，他长袖飘飘，摆脱了重力，脚下也没有一点云彩作为支撑，就那么毫无依托地当空而立。

37岁时，唐寅又一次到九鲤湖去祈梦。梦里，有人指着“中吕”两个大字给他看，这次的梦境比上次难解多了，就像一个无法参破的哑谜。54岁那年，他到山中去探访朋友王鏊，看到墙上挂着苏东坡写的一首《满庭芳》，词下



北极熊如盛开的白莲花 ●毕淑敏

原以为到了北极，以北极冠名的北极熊应该不少，虽不能像早年间的荒山野兔遍地跑来跑去，但每天见上几头应该不成问题。真到了北极圈内，我才发现那里生存环境的恶劣，真不是我等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能轻易想象的。除了北极圈附近的岛屿上有些许苔藓类植物苦苦挣扎，其余皆无边冰海。

北极熊常年驻守北纬80度到85度之间的广阔冰域。说它们常驻，是指一年到头，无论极昼还是极夜，无论觅食还是繁衍，都不离这苦寒之地。不像一些候鸟，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拣着北极仅有的好时光在这里休憩与繁殖，一旦天气转劣，立刻起飞，成群

结队向南逃逸，寻找更舒服的地方。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活法，但北极熊的孤独与矢志不移让人更生喟叹。

这是我第一次见北极熊。

它并不算很大，身体灵活，毛色雪白，估计肚子里的油水有限，不曾被环斑海豹的脂肪染黄。它在冰面上迅疾奔跑，如同银箔打造而成的精灵，四只大掌犹如白色蒲扇在冰雪中有序地扑打，姿态优雅。

虽说它的听觉并不发达，但游客们吸取教训，完全噤声，加之破冰船不散发任何味道，它不曾受到惊吓，仍保持着怡然自得的心境。奔跑中遇到海冰错落处，面对海水的阻隔，它想也不想，并不放慢脚步，也没有丝毫踌躇，凭借跑

动惯性纵身一跃，在空中划出一道白光，稳稳降至另一块浮冰上。

在它的前方，冰上多裂缝，它便一个箭步接一个箭步地飞腾而起，好像跨越无形的栏杆，步幅可达5米。多数时刻，它判断准确，安然着陆，紧接着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奔跑。

有时运气不佳，不知是判断有误还是体力不支，它未能抵达另一个冰面，而是坠落冰隙，被蔚蓝色的海水淹没。北极熊镇定自若，并不觉得有何不妥，马上昂起头，不慌不忙地开始自在划水……北冰洋的水多刺骨啊！坠落的那一刻，北极熊瞬间被冰水浸透，会不会冷得打一个寒战？

一刹那，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叹息北极熊生存之艰难，更感动于它舒展的泳姿。

清澈的海洋如蓝色水晶，北极熊浮动时，优雅如盛开的白莲花。我知道如此形容一只重达几百千克的凶猛动物有些不妥，但当目睹这雪白的动物在幽蓝的海水中轻盈地舞动四肢，如特大水母般随波荡漾之时，你只能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喟叹。

（海 蓉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破冰北极点》一书，（加拿大）保罗·尼克伦图）

写有“中吕”两个字。他心头一惊，赶紧对着这首词仔细参详。当他读到“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这一句时，觉得自己终于知道了答案，于是默然地回家了。这年的阴历十二月初二日，唐寅病故。临终前他取了一幅绢，写下最后的诗句，放下笔，就与世长辞了。诗云：“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

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梦一样的人生，不是幻灭的，也不是虚无的。他脍炙人口的诗歌，他清俊秀逸的书画，让一代一代的后人惊艳，他在笔墨丹青间活着，是永远的“桃花仙人”。人，终究还是要有的。

（鱼 书摘自《北京晚报》2022年10月24日）



在希区柯克的授意下，一束强光聚到琼·芳登脸上，后者在一把硕大的椅子上缩成一团。她身后是一幅美人图，大部分画面都陷在黑暗中，但观众依然可以分辨出琼一身的装束跟画中人毫无二致。《蝴蝶梦》的制片人塞兹尼克看到这一幕重场戏，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他顶住压力，弃用名角费雯·丽而选中初出茅庐的琼，到底走了一步好棋。琼清楚地知道自己还不怎么会演戏，这被强化的自知之明经过镜头的处理，呈现出多棱镜一般诡异的光泽：惊艳，恐惧，膜拜，坐立不安，急切而又绝望地想融入环境。那一双眸子里折射的，正是甫入深宅大院的平民女子应有的表情。

原著小说《蝴蝶梦》里的女主角，是刚刚套上水晶鞋的灰姑娘。虽说她也算富豪马克西姆明媒正娶的第二任妻子，但毕竟身份悬殊。她几乎是被命运的手从芸芸众生里拎出来，扔进了一个她从小只在明信片上见过的庄园“曼陀丽”。宅内的一切都须仰视才见，而“我”，就自然而然地“低到了尘埃里”。在前任女主人吕蓓卡的屋里，“我”被屋内高雅的藏品所震慑；在庄园的化装舞会上，“我”仿佛中蛊般穿上宅子里画中美女的华服，宛若吕蓓卡重生。

这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一笔。“我”与环境之间的紧张感达到顶峰，将自己的个性无限缩小，嵌入画中，进而服服帖帖地嵌入这收藏油画的豪宅。女性对于“入画”的渴望，本是后天诱导而成，但这诱导委实成功，以至于渐渐



美人须入画

●黄昱宁

成为先天的需求。当“曼陀丽”这样具有压倒性的环境呈现在“我”面前时，这种需求便如昙花般粲然盛放。

居室环境之于室内的女人，永远具有超越想象的诱惑力和压迫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写了更典型的“急欲入画”的女子。王琦瑶进入“爱丽丝公寓”。

此处，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白描“爱丽丝公寓”里的千般物事、万种风情。下笔悠闲疏落：讲那蒙纱的灯光，满屋的镜子，进而写灯光下镜子里虚实无间的影；讲包藏在“爱丽丝”里的女人心，墙上挂着，地上铺着，梳妆盒里收着；讲厚窗幔后遽然响起的电话铃，那才是主宰这静流的源头，是住在“爱丽丝”里的女人们寄托梦幻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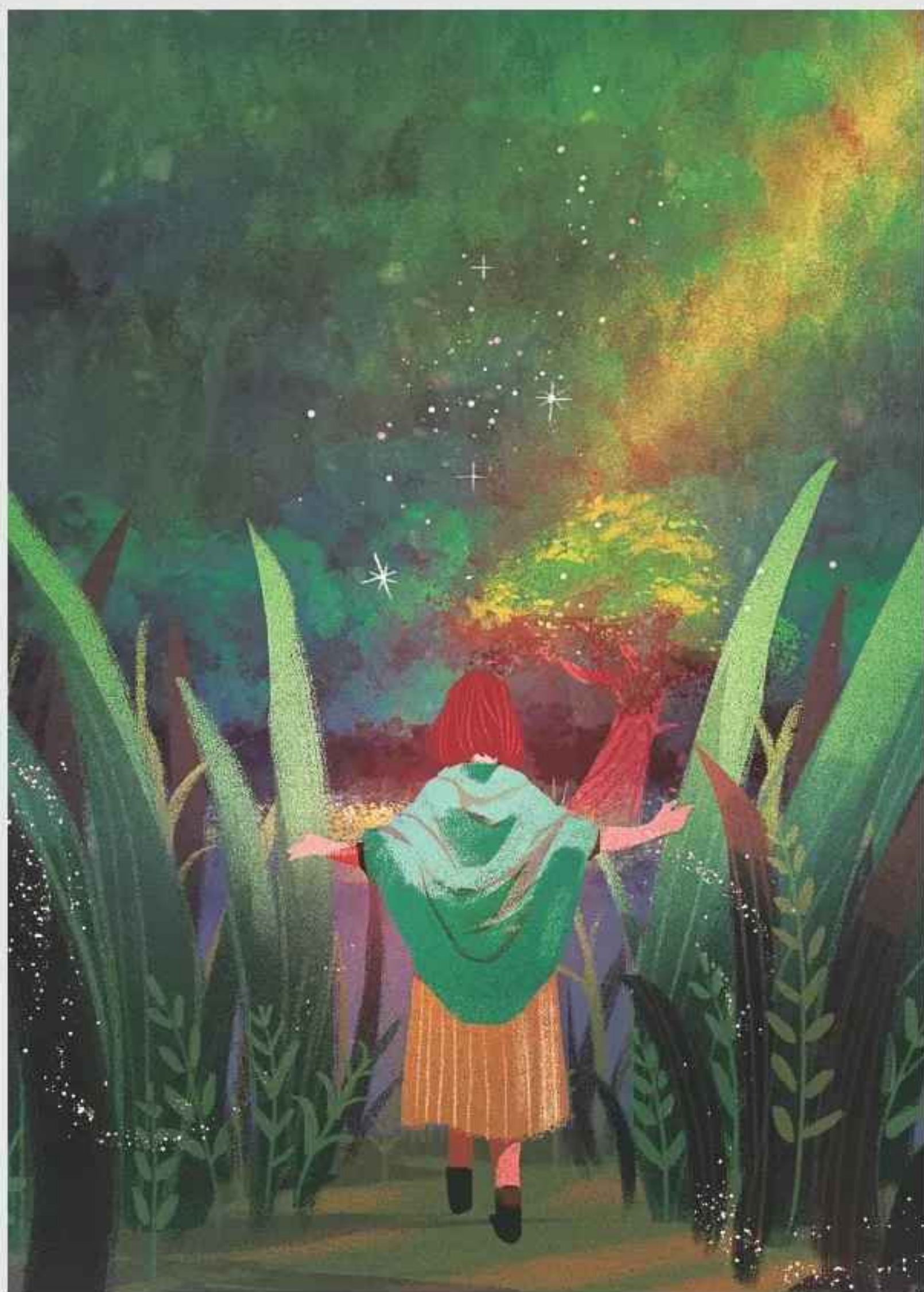
这真是一幅好画。画外的美人被画的质地摄去了魂魄，便心甘情愿地委身其中。“这样的公寓，其实还是这心意的墓穴一类的地方，它是将它们锁起独享。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写到此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调子开始低回，女性作者的立场终究还是凸现出来。这一刻，王安忆身为写作者的那一面，暂时地、稍稍地，让位于发自女性心底的一声叹息：她们，我们，美丽的以及不美的女人，已经在画前徘徊了几千年，而且，将继续徘徊下去。

（司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个人的城堡》一书，本刊节选，陆凡图）



这是你的季节。
吹起的微风，飘落的花瓣和耀眼的阳光。
这些都是你的呀。

没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那么一些瞬间，
只有在你变得极其微小时，
才能与之相遇。



第一页，总是这样让人心动。
就好像一条从未有人涉足的白雪小路，
轻轻地、轻轻地踩上去。

◎〔韩〕金知禹
◎吴娅蕾 译



你和我呀，真的很像呢。
孩子将星星拥入怀中，以海浪当作被褥。
奇怪，这样就再也不孤独了呢。



我带了这么多的阳光来给你哦！
这些阳光会让你露出微笑。
这不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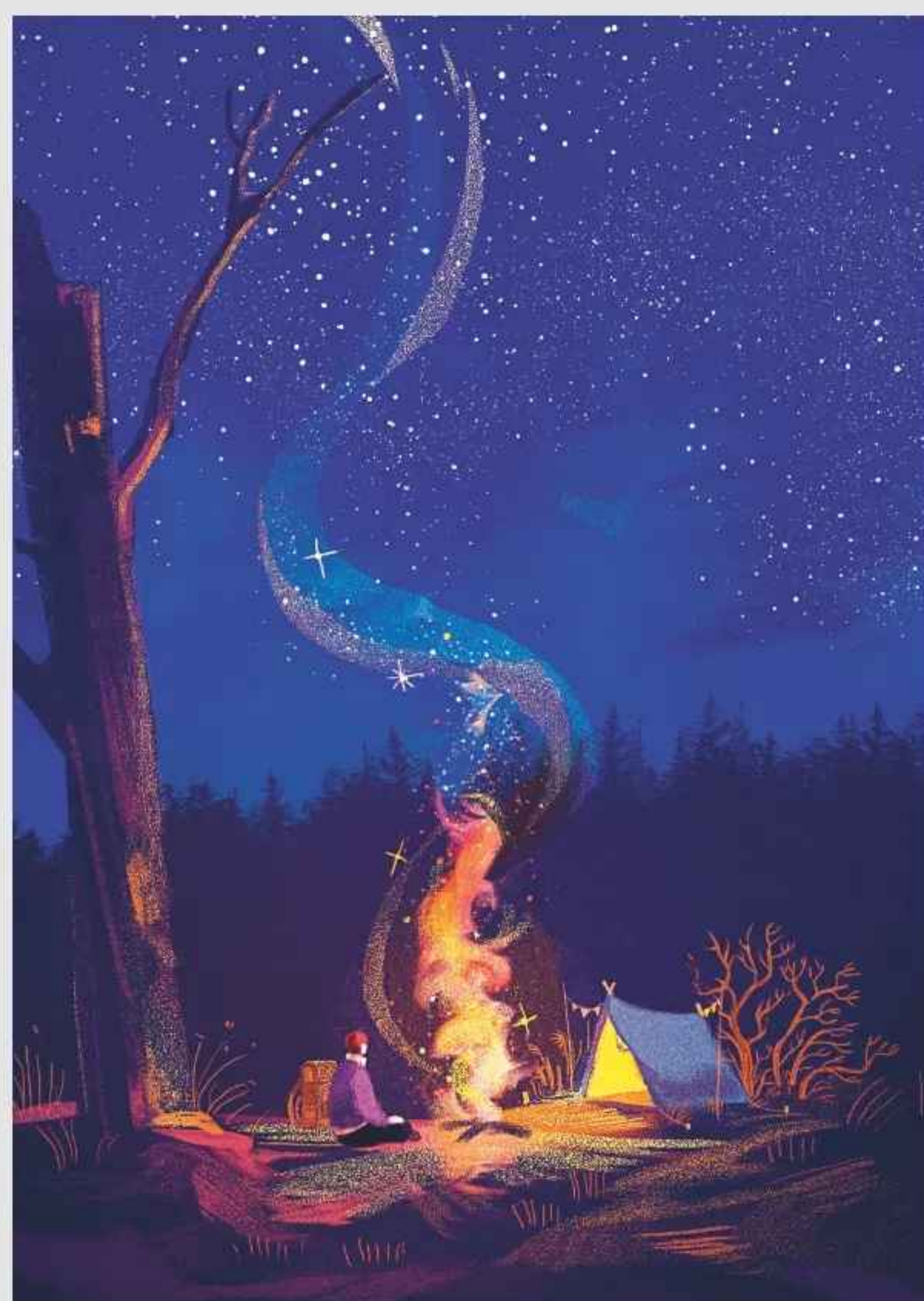


这颗星星啊，从遥远的宇宙奔波而来，
只为与大海相见。
它是那么深爱着大海。



稍微再等等我吧，我会带着阳光去找你。
不管是湿漉漉的雨珠，还是小小的水坑，
那一刻都会变得闪闪发光。

（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书）



就算旅途漫漫，也有它的终点。
所有美好的故事，也必将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耀明看到母亲的第一眼，觉得海风与阳光的阴影从她脸上褪了一些。他迎上去，捏住母亲的面颊，是有厚度的肉感，说母亲白了一点。无论被谁夸白，都是高兴的事。耀明松开手，母亲看了看四周，笑着说，放心，很快就跟你一样黑。

耀明穿一件破旧的篮球运动服，裸露的臂膀像海底的石油。他光脚走着，说自己摸到了大鱼，让邻居帮忙做成鱼干。又说这几天自己认真完成作业，得到了老师的奖赏——一支铅笔。说完，他从那条宽松的中裤口袋取出一支削了一点的铅笔，炫耀似的举到母亲面前。心里却有些遗憾，他一兴奋，就忘了要先给母亲过目，自己再削的。

母亲不在的这几天，他每个晚上都出来看夜空。这缺少灯光的夜空，却有耀眼的繁星，他朝着它们微笑，跟它们说话。他记得父亲提过，父亲年轻之时，也做过这样

的事。星星是渔民最好的朋友，它们守护着海域，守护着在海上往来的人们。父亲叫他不要用手指天，说这是不敬，尤其是渔民的孩子。

父亲说，外公在失去星星的夜空迷了路，便回不来了。

耀明告诉母亲，他要用这支笔画一条星路，外公可以从礁盘往天上走，沿着这条路回来。母亲顿了顿，一个失神，心里想，什么是远去的路，什么是回来的路。她看向耀明背后的大海，海离得那么近、那么远，那其实是一座无边无际的房子，装得下世上所有人。人的脾气与海是一样的，人有愤怒，海也有，那变幻莫测的天气是海愤怒的表现。这时候，千万不要硬扛。母亲觉得自己的父亲错了，人不能跟愤怒的东西对抗。想通了这一点，她有点释怀。

她回到自己熟悉的小屋，先把被耀明弄乱的东西重新整理一番。和新屋相比，这屋里的一切破落不堪，超过两米的床是临时拼成的，铺着用了很久的席子，耀明可以随意滚来滚去。现在，他先于母亲爬上床一边玩一边看母亲做事。他没想出去，他看着母亲忙碌就很快乐。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便说：“阿昌差点死了。”阿昌是耀明同龄的玩伴。母亲手一停，抬头看他。耀明说阿昌从水底上来得太快，流血了。母亲能想象那个场面，她也无数次听到这样悲伤的事件，但那仅限于下水的成年人。阿昌只是一个跟耀明差不多大的孩子。他连救生衣和浮潜设备都没穿戴，就那样冒险地忽上忽下。这种作业方式自古有之，但年幼的孩子并未意识到危险性。

“救过来了。”耀明说，声音里有一种不谙世事的稚嫩。救过来了，隐含着把死亡赶跑的胜利意味。

母亲说：“你先不要去海边玩了。”耀明说：“不去那里我能去哪里？”

去学校，去操场？耀明把这个岛上可玩的地方都想了一遍，还是觉得大海最刺激。

母亲来到外面，看向阿昌家。无人在家，阿昌还在岛上的医院，那些晾晒的鱼干被左邻右舍帮忙收拾了。她有些自责，因为她不在

指尖之海

●王海雪





哲学家们曾把人的身体描绘成一艘船，这艘船上，只有灵魂是掌舵者；古埃及人曾说，太阳每晚乘着一只船，越过黑暗的深海，是走向日出和重生的“意识主人”，当它越过睡眠的海时，再有力量的身体也有脆弱性。

生命的航行，本就是一组完整的轮回。幼时我们在母体内的“原始海面”上早就经历过滑翔般的无意识摇摆。那么，灵魂之船成熟后，在人生和知识的云层中航行时，装载着的也许是智慧、希望、信仰、勇气。若无波涛，它宁静、超然，像小钢珠滚过冰面。但是，说不准也有风雷、潮汐和寒暑的扯动，也会遇见幻觉、疾病与绝望。

它未必总意味着撑起朝露的风帆，它也会

场，没能帮上忙。她又看向医院的方向，不远，但是晚了，她决定明天再去看一看。这里的渔民，什么大风浪没见过，只是，这次是一个孩子。耀明说，以后他要好好教阿昌怎么在水里保护自己。

水里和地上，因为熟悉，所以有错觉，以为它们都一样。

从她父辈的父辈起，家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是钓鱼的。她不会把自己的父亲说成是打鱼的。因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只是一条鱼钩，走进海里，让水淹到胸脯，或是憋着气，拉着渔线在水下憋上三四分钟，等鱼咬钩，再回到船上。出海的渔船很小，以前靠手摇，现在靠电力发动，一般是家里四五个男人一起出海，在这片广阔无边的海面上，整日整夜对着大海。

虽然她丈夫的船更大，但仍然以这样的作业方式为主。她好像看到自己的丈夫正湿淋淋地在海中的礁石上休息，等待下一刻去潜水。

每时每刻的担心在长期的时光中，已成为一种固定习惯，以至于所有的悲喜都不能让她的情绪有明显的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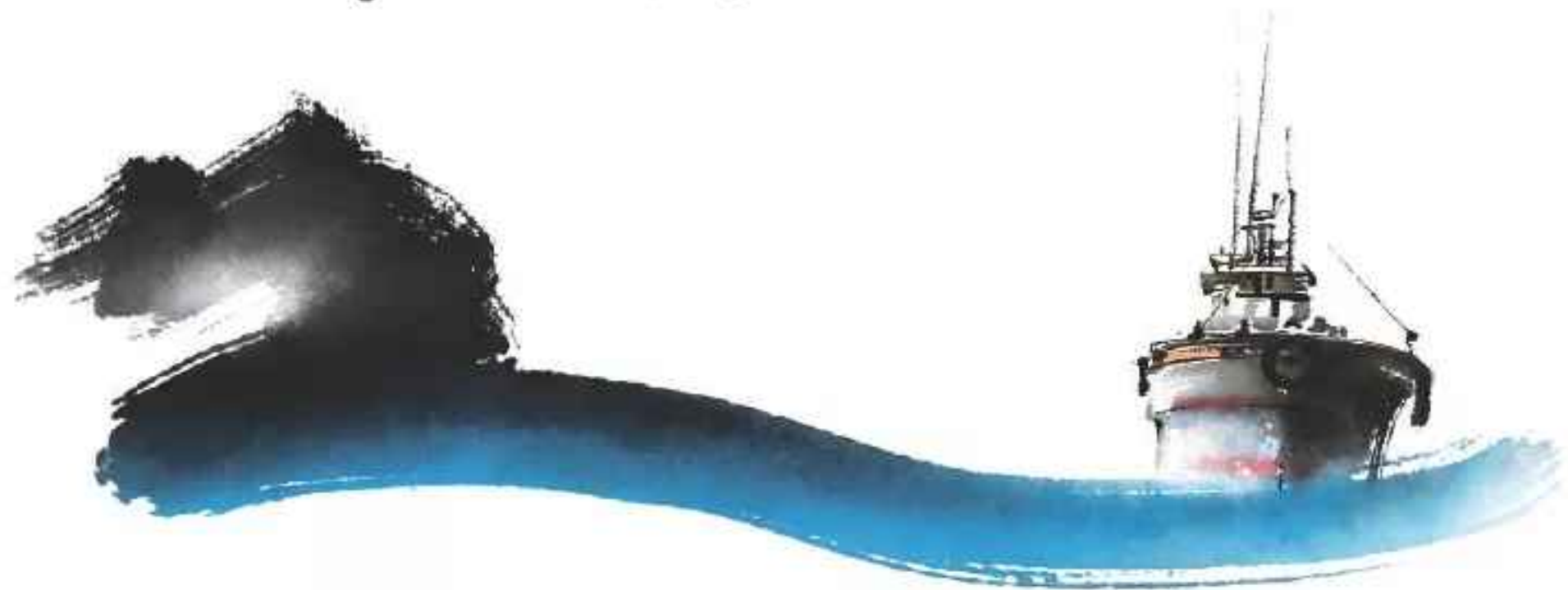
儿子的话让她想起过去。自己的兄弟在少年时说过同样的话。

所有的事物都在重复。

她带着心事躺到床上，她不知自己何时睡着，也不知耀明是何时回来，又在她身边熟睡的。第二天，她是被透进来的光叫醒的。她比

生命如舟

◎詹湛



载着压到水线的沉重货物，在月下空间里，划出一道布满涟漪的悲伤弧线。帆船、驳船、独木舟；恒河、哈得孙河、多瑙河……哲学家还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是，鱼和船可不可以？



（望舒摘自《爱乐》2023年第1期，本刊节选）

平常起得晚了一些，可能是回到海南本岛的那几天，打乱了她素日的作息。

她去了医院，看到阿昌的母亲，也看到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阿昌。阿昌的母亲告诉她，起初有些慌乱，但现在已经很平静，活过来就好。这种对生命的镇静，在每个渔娘的脸上都能找到。

打开的窗户有海浪声涌进来。

耀明走进来，来到阿昌旁边，两个人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动画片、海底世界……小孩子的话题大人根本听不懂。母亲叫耀明不要跟阿昌说那么多的话，不然阿昌会没了力气。于是，两个孩子消停了一会儿，又低声说起话来。阿昌看上去不像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人。

她不想再次劝阻，便拉着耀明离开。

周末，天气又好，耀明没跟母亲回家，而是独自走到那片长满沙漠植物的沙滩上，把手摆成海浪的日常姿势。每个人都有生气之时，海也不例外。他把海水抓起来，悄悄地对着指尖之海说，如果大海发怒，请提前告诉他，这样他和朋友们就不会去打扰它。

他见过大海愤怒的样子，知道如何安抚它。

他走到一株仙人掌旁边，折下花，又回到海中，把花放在海面上，一直看到海浪把花卷走。他笑了，海浪终于听懂了他的话。



（黛螺摘自《长江文艺》2022年第12期，勾犇图）



麻雀能成为全球范围内分布最广的野生鸟类之一，是因为它们敢于适应人类出现之后带来的环境变化，不仅不害怕人，而且哪里人多去哪里，还能把人类的资源拿过来，为己所用。你可能会问，一个经济学家，干吗要关心麻雀呢？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处的经济生态系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样子了。经济政策变了，商业环境变了，消费者变了，技术变了，原来的很多商业模式不管用了，原来的很多打法不灵了。当经济生态系统发生巨变之后，旧的经济物种会消亡，新的经济物种会出现。那么，新的经济物种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就要从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去寻找灵感了。让我先从地球上曾经出现的一次最有名的物种灭绝说起。大约在 66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了地震、海啸、森林大火。浓厚的雾霾遮蔽阳光，地表温度至少下降了 7 摄氏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十年。植物大批地死亡，食物链断裂。先是极度寒冷的天气，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变暖，气温极度升高。地球从冰窖变成烤箱。绝大部分的动物都灭绝了，包括地球上的霸主恐龙。

回到经济世界，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有的企业，甚至很

大的企业轰然倒塌或是突然转入颓势，可能是因为它们做得不好，但也可能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不能说失败者都是无能的，都是咎由自取。在突如其来外部冲击下，物种也好，企业也好，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调整时间，能否活下来

可能靠的是运气，但活得好不好，就要靠自己了。这就要说到麻雀了。

其实，恐龙并没有真正灭绝。有一种恐龙活了下来，那就是现在的鸟类。古生物学家们相信，鸟类是由小型、双足、带羽毛的兽脚亚目恐龙进化而来。鸟类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呢？当然是因为运气好，它们个头小，繁殖快，就能躲过一劫，但别忘了，在鸟类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生存竞争，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更强的鸟，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比如，麻雀。

对鸟类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人类。人类在地球上砍伐山林、开垦农田、修建公路、建造城市。鸟类的栖息地受到破坏，它们觅食、迁徙和繁殖都受到影响。请你设身处地地

麻雀策略

●何帆

完全靠运气。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剧烈变动时期之后，就要为应对各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做准备。

那是不是干脆“躺平”算了，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运气？不是的，能不能活下来，





想一想，如果你是一只鸟，遇到这种日渐恶化的生存环境，该怎么办？

如果只是发牢骚，肯定于事无补。如果只想逃避，那么，生存空间日渐缩小，最终也难逃灭亡。古人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实，生物学家发现，像天鹅虽然意志坚定，但它们更容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因为它们不知道变通。

反过来说，鸿鹄安知燕雀之“智”？小小的麻雀，居然不怕人，迎难而上。人类的地盘扩大了，它就到人类的地盘上去。麻雀是少有的可以真正使用城市资源的物种。

为了生存，麻雀必须学会冒险和创新。野外的鸟是在树上筑巢，但麻雀到了城市里，会在烟囱、通风口、排水沟这样的地方筑巢。麻雀还会用一些很奇特的材料筑巢。比如，麻雀的巢里会有烟蒂，因为烟蒂里含有大量的尼古丁，是有效的驱虫剂。在野外，麻雀吃的是植物的种子和各种虫子。到了城市，它们会到垃圾里寻找人类吃剩的食物，甚至有麻雀知道去酒店阳台上偷吃游客的早餐，并找到窍门打开自助餐厅的自动门。

麻雀之所以能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跟它们善于利用集体智慧有关。麻雀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它们不喜欢独自栖息和觅食。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在陌生的环境中，到处都是危险，麻雀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群警觉的眼睛，胜过一双警觉的眼睛。只要一只麻雀找到食物，别的麻雀就

知道该去哪里找食。可是，麻雀和猴子、蚂蚁不一样，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麻雀都很平等，麻雀群体的差异化程度很大，有的麻雀更大胆，有的麻雀更谨慎。大胆的麻雀可以去觅食，胆小的麻雀可以负责侦察，它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有集体智慧的群体。

适应能力强的鸟类演化出新物种的速度也会更快。新的行为会形成新的特色，新的特色又会形成新的物种。未来的鸟类，可能有很多是麻雀的后代，而不是鸿鹄的后代。

再说回商业世界。未来的经济新物种，很可能是像麻雀这样善于改变，能够迅速找到自己生态位的聪明物种。举个例子，很多民营企业都推崇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对政府的很多政策，比如政府要推行产业政策，做大国有经济，感到很理解。但是，在电动汽车、光伏产业里，就有一批企业利用产业政策的东风，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自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也有很多企业，善于利用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才有高效率的物流。有了政府对电商平台、乡村振兴的扶持，才能做好网络直播，销售更多的农产品。

再举个例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要接近尾声，大城市的扩张速度不如以前了。但是，有一批企业转入二线城市，甚至小县城里，反而找到了一个人口基数更大的广阔市场。再比如，由于地缘政治的

因素，全球化出现了退潮，这恰恰给一些做本土创新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它们抓住机会，把自己做成“专精特新”企业，最终站稳了脚跟。这些企业的策略，就是我所说的“麻雀策略”：如果生存环境变了，那就根据变化之后的资源条件，创造性地加以利用，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善于利用“麻雀策略”的企业，更容易在新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以往，企业争相做大做强，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最终只有一个赢家。现在，细分市场是适用的生存策略。不要急着做大做强，而是要先找到细分市场，然后当第一名，占住这个生态位。

在南太平洋上，有个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奇怪的新物种，比如后来所称的“达尔文雀”。他就是受到这样的启发，才有了进化论的灵感。达尔文关心的是进化论，地理学家关心的是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会远离大陆。那岛上的生物关心什么呢？它们只关心怎么活下来。

环境会变，换一种环境，一样能找到机会。市场收缩了，企业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但它们可以把根扎得更深。原来总依靠别的合作伙伴，现在只能自己做，那就把自己训练成多面手。先活下来，再考虑如何优化。结果，活下来的企业，演化成了新的物种。 🌿

（苏格兰没有底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邱炯图）



爷爷的日记

● 张健

师傅按下电钮，随着吱吱的链条转动声，两米后的那道闸门闭合，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些天来一直没有流泪，但此刻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心隐隐作痛，有种无法呼吸的感觉。我找了个借口匆匆逃了出来。不能让老爸和小妹看到我这样，我答应过爷爷，他走的那天我会带着微笑送他远行。

爷爷九十二岁，虽然耳背，眼睛也看不清了，但思维还是出奇地清晰。或许是做了一辈子会计的缘故，家里的一些收入支出，爷爷还能一笔一画地记录在册。他时不时会拿起那把用了一辈子的算盘，噼里啪啦地一通算下来，账目竟然分毫不差。

如果不是这次摔了一跤，我想他还能多陪伴我们几年吧。我一直在外地工作，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脑子里一片空白，急匆匆赶到家时，爷爷已经陷入昏迷。一直以来，我最不愿意面对的那天还是来了。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在头七前，人去世后的衣物、生前用品都要烧掉。收拾爷爷房间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我又看到了那只小木箱。

“爷爷，这个木箱是不是装着好东西，你看都不让我看？”爷爷的年纪越来越大，常昏昏沉沉地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有时候我就打趣地问他，声音还得提高几个分贝，让他能听得见。“你爷爷越老越神经了，这个箱子我都不能看，不知藏着什么好东西，我都不知道钥匙在哪里。”奶奶抖了抖晒好的棉被，在旁边附和道。爷爷笑了笑，拿拐杖轻轻敲了我一下：“就听你奶奶瞎说，我还能偷偷存着金银珠宝嘞。”说完，他继续眯着眼晒太阳。

爷爷在家中排行老四，村里的晚辈尊称他为“四爷”。他做了一辈子会计，和无数的账目打交道。记忆最深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点着煤油灯在那里核对账目，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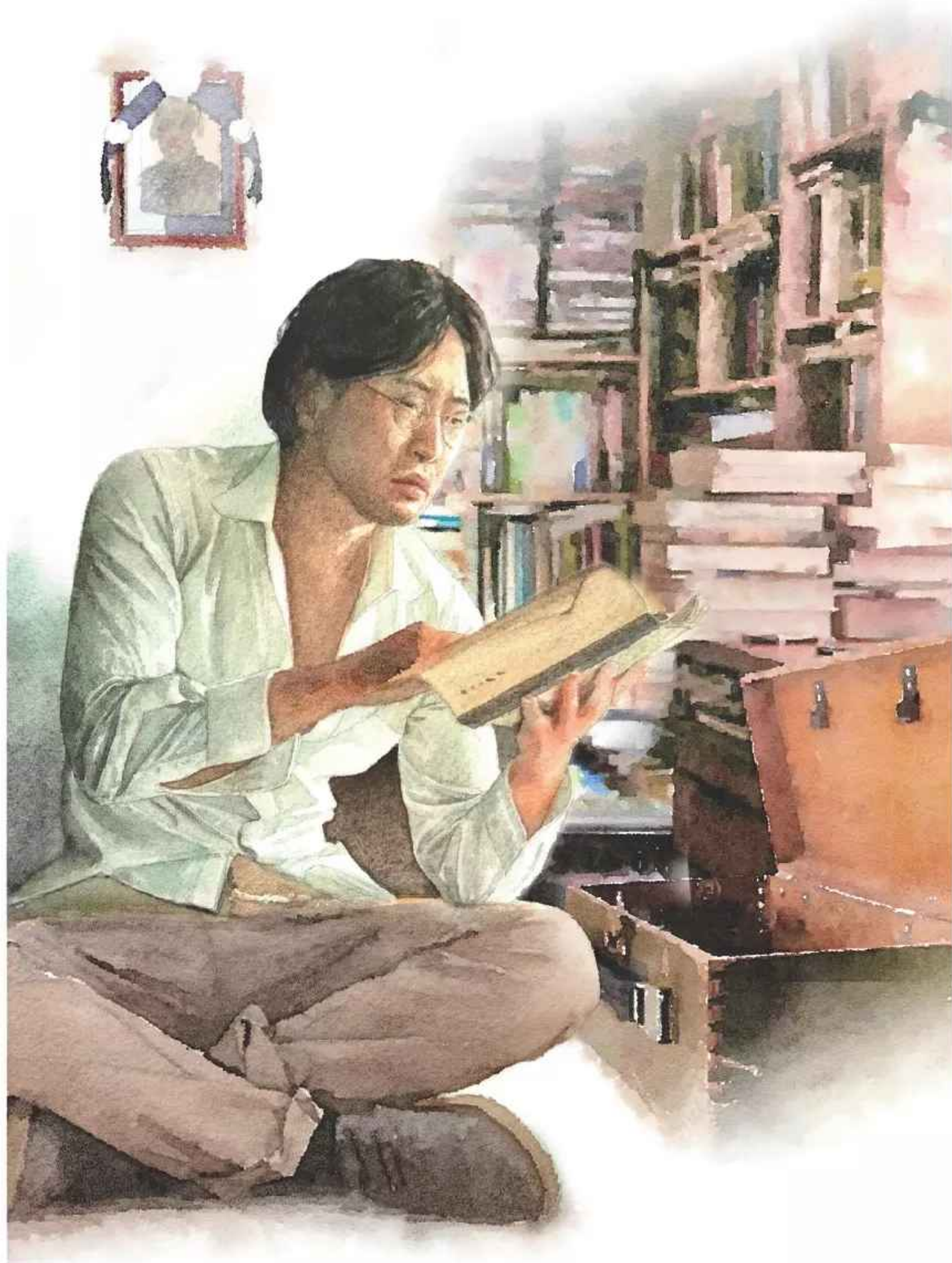
是催眠曲，我听着听着就渐渐进入了梦乡。

“你爷爷胆子小得很，在乡里上班，人家都能吃饱，他却饿得走不动了回家来吃稀饭。”奶奶现在想起来，还不禁“抱怨”，眼里却满是心疼。

“你就是见识浅，不是我的我绝对不能多拿一分，吃饱能管一阵子，做错就是一辈子。”每次奶奶提起这些，一向温文尔雅的爷爷，就非常生气。

今天终于撬开了这只油漆斑驳的木箱，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摞信，一只颇有年头的上海牌皮包。翻开那摞信，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些全是我和小妹在读书、在外地工作时写给他的，有一百多封。打开皮包，一本记录家庭开支的记账本、一本封皮已经发黄的日记本和一个装了两万元钱的布袋静静地躺在那里。

“你爷爷写了什么，念给我听听。”奶奶蹒跚着脚步，拖了一把小木椅，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来。这个日记本存放的时间太久，纸都有些粘连。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那熟悉的字迹便映入眼帘。

一九七八年冬月十八 晴

今天健健（我的小名）降生了，我也成爷爷辈的人了。接生的汪医生建议取名旺生，以寓盼望降生之意，我倒觉得孩子长大后再叫此名不妥。他们都让我取名，我思来想去就取名健健吧，一是希望他健康成长，二是靠近中美建交之期……

“你爷爷给你取的名字，我以前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站在旁边，小声说道。

一九八四年腊月十二 小雪

今天真是急人，健健高烧一直不退。想了好多办法，隔壁二哥拿来白术煎水让他服用，也未见效。高烧时他还胡乱说话。我去请了医生，打了一针退烧针未奏效，接着又打一针，高烧才退下来，真是心急如焚。

“那年腊月下了一场大雨，本来干涸的河床随即涨了水。你高烧未退，你爷爷只得去请村里的医生。在瓦屋岗，有好几里地远呢。河水很凉，医生不愿过河，碰巧你爸搬树时扭了腰，那个寒冷的夜里，你爷爷背着医生过了几次河。”听我念到这里，奶奶回忆的闸门一下打开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初四 小雪

今年的天气也奇怪，五月竟然下起零星的雨夹雪，天气骤然变冷，屋檐下冰凌结得很长。健健和爱菊（我妹妹）已去工作，爱菊在县城，尚可去看望几次，让炳（我爸）带去衣物和蔬菜。健健已去杭州两个月，也无来信，上次寄信不知收到没有。今日去村里小卖部打了上次留的电话也未打通，他走时带的是春夏的衣物，这么冷如何度过？真是彻夜难眠。

那一年，是我中专毕业后的第二年，去杭州找工作没多久天气便骤然变冷。那时候电话还是个金贵的东西，如果写信得辗转半个月才能收到，所以断了联系。爷爷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和我一同去杭州的同学家的地址。乡村交通不便，爷爷徒步几十公里，找到同学家里，拜

托他母亲去杭州时给我带些钱和御寒衣物。

日记中间因为受潮的缘故，有好几页都粘在一起了，翻过那几页，时间已经跨过许多年。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五 晴

今天是个大日子，爱菊出嫁之日。天未亮就来接亲了，我心中有万般不舍。姣（我妈）他们哭哭啼啼，我让炳劝说，孩子大了终究会远走，应高兴才对，光华（妹婿）人也不错，期望他们将来过好日子。

我抬起头，发现小妹正掩面而泣。

二〇〇八年五月初四 晴

今天要去城里参加健健的婚礼。他们昨日已经去城里，只是家里鸡鸭鹅都无人照看，我得委托邻居代我照看几日。

我记得那一天，因病戒酒十多年的爷爷喝醉了。老爸埋怨他，爷爷有点生气，说了句：“今天我高兴。”老爸只好作罢。

……………

二〇二一年冬月十三 雨

天气越来越冷，我已经很难迈得动脚步了。我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很想他们能经常回来看看，但考虑还是工作重要，打电话也怕打扰他们，只有等些日子再说了。

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感谢退休这些年国家补助给我一些钱。其中的两万元就作为我去世操办之用，寿材也不知能否再用，本想和爹娘葬在一起，看来不行了。火化也可以，人死如灯灭吧……

翻到这里，是最后一篇日记，这篇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爷爷的遗言。

合上日记，我长吁一口气，穿过乡间小路，又走到家门口那棵高大的柳树边。我仿佛还能看到拄着拐杖的爷爷，站在这棵大柳树下，眺望着村口。我记得奶奶说过：“你们说晚上回来，你爷爷中午就到这棵树下等你们，一直等到天黑。你们不回来，他便不走。”

今天，只有我拿着这本日记，站在这棵树下。我拿出打火机，点燃了日记，随着火苗升起，纸上的一行行文字慢慢消逝了，一阵风吹来，灰烬徐徐飘向远方。



（沈璐图）





传说教伯牙弹琴的老师叫成连。成老师的教学方法可谓一绝。伯牙已经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只是弹起琴来有时有音无乐，也就是只听见音符而不得神韵。成老师心生一计，说：“你的琴艺进步很快，我现在已经教不了你了，我师父方子春住在东海，我带你去向他取经，肯定能让你更加长进。”伯牙听后，便高高兴兴备了干粮跟着老师一起乘船去寻高人。

谁知刚到东海，成老师说了一句“你留在这里练琴，我找师父去”后，就消失不见了，留下伯牙一个人在岛上。伯牙百无聊赖、左顾右盼。四周没有了市井的嘈杂和尘世的喧嚣，只有山林里的风声、鸟儿的鸣叫声和大海的波涛声。纯粹又美妙的大自然使他灵感迸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便抚琴抒怀，看见高山弹高山，看见流水弹流水。不

心中的高山流水

◎方锦龙



知过去了多久，成老师回到岛上。听完学生的演奏，他兴高采烈地说：“你已得到真传，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琴家了！”

即兴是演奏的最高境界，

是灵魂的自由释放。我认为，伯牙就是即兴演奏的鼻祖！

古人自律内敛，所以对万物也常以人的品格来定位，比如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对古琴的品格审美，就非常符合这个习惯，它的制作遵循“大音希声”“太古遗音”的原则。为了让琴音不张扬，要用几十层大漆，涂上鹿角霜等抑制音量，因此古琴的五声音阶是往里收、往心里钻的，特别“走心”。所谓“拨动心弦”，便是如此。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音乐的尽头，是人心。地球人也好，外星人也罢，有心就有情感交流和呼应。我猜想，即使是

外星人，他们听到《流水》的那一刻，也会感同身受。❀

（月儿高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国乐无双》一书，张伯陶图）



人分三等

◎周涛

人有许多种分法。一日，在酒桌上，我仗着几分酒胆，攘臂呼曰：“不管怎么分，在我眼里人分三等！”众酒徒惊问：“以酒量分吗？”我回答道：“不是。”有文友问：“以才气分吗？”我回答道：“不是。”

我解释道：“一等人，拿得起，放得下。欲成何事，攻必克；所得成果，弃如敝屣。譬如，一个小贩欲成亿万富豪，几经打拼，果成之。到了老年，捐尽家产，

归还社会，坦然安度余生。这就是一等人，能登绝顶，又比山高。

“二等人是拿得起，放不下。事情难不倒他，心胸却会困住他，虽是能人，却仅仅是能人而已。

“三等人拿不起，放不下。舍和得两个字，均不属他；既得不到，又舍不了，这类人也不少见。”

我说完，众人举杯问道：“分得妙！只是我们算几等？”❀

（丁丁摘自新疆人民出版社《冬日阳光》一书）



美国洛杉矶有个不怎么出名的男演员，名叫查克·麦卡锡。大概他收入不高，因此想赚取外快。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开发了一个生意渠道：以预约的方式陪陌生人走路回家，每英里收费7美元。

这种看似滑稽的生意，竟然非常红火，甚至供不应求。查克·麦卡锡就是单纯地陪预约服务的客人步行回家，偶尔聊聊天，听对方倾诉。更多的情况则是，他们一路沉默，肩并肩，走一段路。

著名的情感自疗专家素黑说，肩并肩地走，不用说什么、分享什么，仅仅是一起静静地走路，已经是一种疗愈，同行者心里会踏实并觉得幸福。她称这种效果为“静能量”。

生活中，有时确实需要这种静能量。

我家楼上一位40多岁的大姐，两年前查出乳腺癌晚期。她的儿子之前为了上班方便，住在城市的另一头。自从知道妈妈得了这种病，他每天下班后坐公交车转地铁又坐公交车，花上近2个小时回家来，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出门往公司赶。我有时在路上看到他们母子散步，跟在他们后面很长时间，也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有时去他们家，看到母子坐在客厅里，妈妈看电视，儿子读书，母子俩几乎也没什么言语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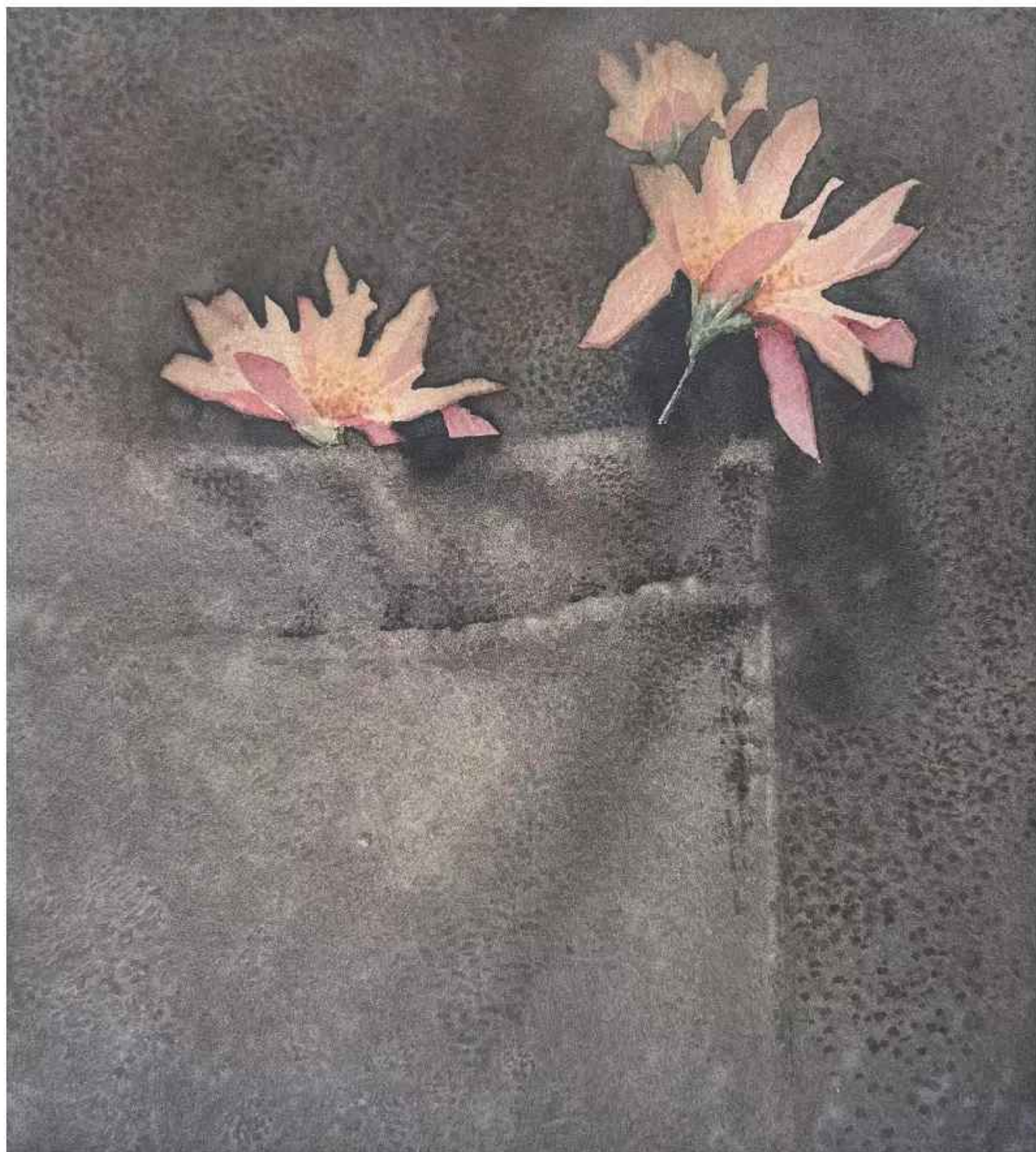
有一天清晨，下着大雨，看到他出门，我让他坐我的车。我说：“其实你这样每天赶回来，也没陪你妈说几句话吧。”他笑了笑，说：“是的，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但就是觉得陪在她身边，她会好一点，哪怕什么话也不说。”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

话。

我上初中那年的暑假，我妈带我坐村上的中巴车去县城买书，中巴车司机是我们村的小伙子明子。中巴车刚到县城，就和另一辆车追尾了。车上的乘客纷纷下车离开，但我妈一直带我坐在那儿。好久好久，她偶尔给明子扇扇风，安慰他不要急。我实在不耐烦，催我妈走。我妈却偏要等到交警来，处理好事情才带着我离开。事后，我妈对我说：“明子才开车不久，出了这种事肯定有些紧张，对方车主又很强势。我们在那儿陪着他，虽然谈不上什么话，但至少能给他一点力量。”多年后的今天，明子早已有了自己的运输公司，每次见到我妈，非常尊敬，总是说：“您那次在马路边静静地陪伴我那么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静能量

●王月冰



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孩子在婴儿时期，如果有你陪着，他可以一直熟睡。可是，哪怕你悄悄地起床，不过几分钟，他就会醒来，哭闹。如果你再睡过去，他又会继续睡。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在熟睡，但他能感觉到你的陪伴。

顾城在《门前》里这样写道：“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种静静陪伴的意境，真的十分美好。

有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缺，就缺这样静静的陪伴，就缺这样一份微妙的静能量。

（秋水长天摘自《阅读》，王 赞图）



身动不如心动

◎许倬云 著
◎冯俊文 执笔

“往里走”这一说法我常用，却从未给它下一个定义。我觉得“往里”的“里”字，用通俗的话来说，也许叫“心”，也许叫“脑”，但不能用今天生理学中的“心”和“脑”来理解，它们应该是哲学上的名称。它们是主导人性格最内在的一个总机关，这个机关把外来的信息组织在一起；组织好之后，将信息存储在一个总的数据库里。这个数据库是你的心态，包括感觉、知识、理解，甚至包括智慧的总和。

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平常说的有“心”无“心”，就相当于这里面所指的“心”。像明朝王阳明讲的心学，也相当于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心”，跟今天生理学上所说的“脑”，在功能上可能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心和脑之间是有差别的：心，是感情跟感官转换的地方；脑，是以理性的思考为主。我是中国人，我照着中国传统的

解释，把这种心态，这种往内心的探求，称作“往里走”。

“往里走”就是将我们的观察、感受投射到内心最深处，进行认真的思考。由此，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新的理解、新的教训，立刻就能从行为上反映出来。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许多事物，包括声音、颜色、别人跟我们谈话的内容、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一股一股地打到我们心里。如果马虎过去了，就等于走马观花，我们的心对这些事物没有感知。人生如果只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对事物思考的深度就不够，反省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够，甚至连提升自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我经常讲，人过日子，听、看、想的时候，要往里头去思考，将观察的结果吸收、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

能够训练自己做到这样并不容易，需要一层一层地自我提升，越往上越抽象——但是思维越抽象，涵盖面也越大。我们看书也好，听、讲或写文

章也好，都可以让得到的信息在心里内化，从而增加心的敏锐度。若是能够长期进行这种训练，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看事看物不再只看表象，思考问题也不再局限于欢喜哀愁或得失。面对问题时，若能超越得失、悲喜等种种感受，外在现象对我们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我们的心就更稳定了。

不仅如此，因为心的观察更为敏锐、细微，捕捉灵感的触角更多，人家感受不到的细节被我们感受到了，人家没有注意到的信息被我们捕捉到了。我们的感受力强，吸收力就强，消化外在信息的能力也会变强。经由如此种种训练，我们生命的内容就更丰富，放射出去的内心状态，就是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慈悲、更多的原谅、更多的超越。这样走，我们就能一步步提升能力、提升人格。

（叶 扬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往里走，安顿自己》一书，本刊节选）



很难假装

● 闫 晗

“假装”两个字很能戳到当代人的痛点，人们时常假装风雅、假装幸福、假装有才华、假装是朋友，其实很难装得成功。看破不说破，心照不宣不戳穿才是现代人生活的必备技能。一个人的个人能力、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都瞒不了人，“假装”往往百孔千疮，很难超出见识之外。

《水浒传》里神行太保戴宗就是一个没见识的代表。听说宋江被捕，军师吴用出了一个主意，找人模仿丞相蔡京的笔迹写信给他儿子蔡九知府，让戴宗带回当作回信。

蔡九知府把戴宗找来盘问送信的过程。戴宗编了一段经历，说自己在相府门口寻着一个门子，后让门子把信和礼物递进去，第二天就给了回书。蔡九怒道：“我们家门子是不能进府堂的，书信要经由张干办送给李都管，然后才能递到里面收礼物，再快也得三天，而且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可能没个心腹的人细问一下就收了？”戴宗没在东京汴梁生活过，自然不知道相府的模样和规矩，一下子就暴露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很难假装什么都懂，比如不懂得“吃”。吴用说他自己：“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他要办筵席，用着十

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汪曾祺先生对此评论说，鲤鱼要吃三斤左右的，价也最贵。鲤鱼大到十四五斤，就不好吃了。这番话说明施耐庵对吃鲤鱼外行。

小说里常常有假扮他人的桥段，会增添许多戏剧性。《天龙八部》里的阿朱掌握了一种“黑科技”——易容术，可以轻易假扮成另一个人，甚至装成乔峰那样的壮汉都能瞒天过海。乔峰甚至怀疑是阿朱乔装成自己，杀死了他的养父母和师父。阿朱情急之下只得解释：“我哪有一掌打伤少林高手的武功？”面貌的伪装不过是个障眼法，核心能力才是硬伤。

除了才华武功的实力，对人与人关系的判断也是假扮者的软肋。《鹿鼎记》里毛东珠假扮皇太后很长时间无人识破，为何阿朱扮成丐帮长老白世镜，却立即被马夫人康敏认出来？那是因为皇太后本来与下人不亲近，而白世镜和马夫人的关系可不一般。人性的诡谲，远不是十几岁的阿朱能领悟的。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闫晗”，视觉中国供图）

宇宙保持沉默

● [美] 切特·雷莫

◎ 高 爽译

我们要如何理解宇宙的寂静？有人说，陨石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肯定会呼啸着四分五裂。但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外，星空依然不声不响。星系中燃烧的灌木没有发声。银河流淌过夏夜黑暗的浅滩，也没有激起易被察觉的波纹。恒星自己吹散星风，发出的声响我们无可辨析。几百万个太阳系被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吸入，像羽毛飘落一样无声无息。宇宙在大爆炸中开始膨胀，创世的火球悄悄地释放出无限能量，像根终极的爆竹一样。这里没有任何声音。薄膜破裂了，一个孩子飞越半空，宇宙保持沉默。

（嘉林秀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给仰望者的天文朝圣之旅》一书）





1

走出家政服务介绍所的玄关时，幸枝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搭话：“能认识一下吗……不会耽误你太久的。”他五十来岁，比幸枝稍矮一些。尽管他其貌不扬，但幸枝作为女人来说体型又高又胖，容貌在常人之下，且长年忙于家务和打工，看上去比三十八岁的实际年龄更老，应该不会被陌生男人搭讪。

“我想跟你谈一下工作的事……”那个男人彬彬有礼，幸枝被他邀请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她刚从家政服务介绍所失意而出，听到“工作”二字不可能无动于衷。

她想在家政或陪护服务介

绍所登记，可是走到哪里都被问道：“已婚了吧？丈夫是做什么的？孩子呢？家里还有谁？”更气人的是被理所当然地问道：“身份担保人是你丈夫吧？”每到这时，幸枝便垂头丧气。既然抱着自立的决心离家，就不可再有丝毫依靠丈夫之意，况且她还必须尽量不留痕迹，不让丈夫知道自己的消息。

“你果真是这种情况呀……”那个男人喝了一口咖啡，满含同情地点点头。面对男人的提问，幸枝不得不把自己的窘境如实告诉他。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名片，上面写着“石山家政陪护服务介绍所有限公司所长石山六郎”。

“我了解你的情况了。你

女儿屋

●

〔日〕

内海隆一郎

◎竺祖慈

译

就在我这里登记吧……当然，本来是要有身份担保人的，毕竟是到人家家里去工作，所以马虎不得。”石山所长一本正经地盯着幸枝看，“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就不必了，为了谨慎起见，你提供一个户口本复印件就行了。另外，本介绍所有完备的住宿条件……我们这就去所里吧。”幸枝起身深深鞠躬，寒酸的所长在她眼中突然变得高大起来。

介绍所在两站路外站前商店街背面的一座五层公寓里，两张办公桌和待客用的沙发局促地挤在一个单室套间里。

“你有陪护病人的经验吗？”刚在沙发上落座，石山所长便问。

“有的。母亲去世前，我在青森的医院里陪护了两个来月……那是结婚前的事了。”

“那就好。照看过自己的亲生父母，那就没话说了。”

他在沙发上坐直，前倾着矮小的身体缓缓说道：“我们介绍所在业界有一个别称叫‘女儿屋’……主要为老人提供陪护服务，我们的员工堪称他们的亲生女儿。你明白吗？”所长饱含热情地强调了“亲生女儿”这几个字。

“请你在陪护时把自己当成对方的亲生女儿，把工作当成尽孝心，时时温情脉脉地叫他们爸爸妈妈。老人无论说什么，你都要认真地倾听，时不时用手轻轻抚摸他们。可以



吗？”所长的眼睛不知不觉间红了，幸枝抬眼看着石山所长频频点头，眼睛也湿润了。

2

“宿舍”就在办公室隔壁，单室套间里放着两张双层床，靠里处只有带锁的衣柜和一个小电视机。只隔了一天，她就立刻投入工作当中。

“一位卧床在家的老人需要照顾三天，这段时间由你去当他的‘女儿’吧。”所长把一张写有地址的便条递给幸枝，“另外，希望你千万注意不要违反合同里的条款。”

前一天，在介绍所办完登记手续后，她在一份印好的合同上签名盖章了。所有条款都是常规内容，只是在报酬那一条的末尾多了一句：“规定报酬之外的报酬——小费及其他从客户处获取的收入，无论金额大小，均须如实申报，并与本所对半分。”

第一份工作的对象是一位八十三岁的“爸爸”，他一个人躺在郊外新建住宅区的一座房子的最里间。在约定的上午九点到他家时，老人的家人已经全都出去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回应道：“……哦，我在等着你呢，来这里吧。”

老人皮包骨头，苍白的身体躺在床上，敞着睡衣，露出了尿布。他眼珠向上看着幸枝说：“哎呀，不是以前那位了吗……啊，无所谓啦，我腰疼得受不了了。”他的声音好似哀求。幸枝奔上前说：“好的好的，我来看看，爸爸。是长褥疮了……真遭罪呀。”她说

得很自然，没有丝毫胆怯或害羞，跪在床边立刻开始工作。老人安心地吐了口气。

老人的话题源源不断，包括少年时代的回忆、与亡妻新婚时的生活、在银行工作时的事情等等。这些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身边的人大概早已听烦了，但幸枝却觉得新鲜，听得津津有味。这十多年来，幸枝在家都没有认真听过人说话。

对幸枝来说，跟老人在一起的三天过得很安稳，有一种久违的平静。她觉得自己能打心眼里善待老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到了第三天，老人含着眼泪依依惜别：“你下次还要来呀。我跟你在一起就像跟女儿在一起一样。谢谢你。”

他从枕下拿出一个餐巾纸包着的東西悄悄塞到幸枝手中。幸枝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一万日元纸币。她总算明白合同里为什么会有那项条款了。

3

三天后又有了新工作。

“这位老人已在医院住了很久，现在医院允许他回家一趟，可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想让我们照顾两天……你去当他的‘女儿’吧。”所长嘱咐后把地址交给幸枝。

这是一位七十三岁的独身老人，住在一室一厅的公建房里。住院半年间，他没回过家，加上平时疏于打扫，家里积满了灰尘。在老人回家前，幸枝提前过去把家里打扫干净。

“您回来啦……爸爸。”老

人一到家，穿着围裙的幸枝就到玄关迎接。老人睁圆了眼呆立在被水冲得干干净净的水泥地上。

“爸爸，洗澡水烧好了。”身材瘦削的老人端坐在房间一隅，如同在别人家一样拘谨。幸枝催他脱了外衣，就像催自己的父亲一样。“来，让我帮您冲冲背吧。”老人像孩子似的缩着脖子，他泡在浴缸里呆呆地看着幸枝，低声嘀咕道：“啊，世上还有这种生活呀。”

晚饭时餐桌上摆着一小罐啤酒，老人看着菜肴开心地说：“就像做梦一样。我一直想这样跟家人一起围着餐桌吃饭……哪怕一辈子只有一次也好……”一点点啤酒就让老人有了醉意，不等幸枝问，他就没完没了地回忆起自己长年的独身生活。他三十岁复员回来就一直独居，家里人全死于空袭。两个人隔着拉门而寝，半夜里幸枝听到轻轻的呜咽声。

第二天早上，老人带着开心的笑容，对送他到玄关的幸枝说：“谢谢你。你扫清了压在我心头四十三年阴霾……我不会再回这个家了。”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幸枝自己已是胰腺癌晚期，说完坐上了来接他的出租车。幸枝半天喘不过气来，呆立在那里，连一声“再见”都没能说出口。

4

离家出走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其间幸枝当过十二位老人的“女儿”，他们也并非全是病人，其中有几位另类的“妈妈”。



“儿媳回娘家了，就今天一天……你啥也不用做，坐在这里就行。”幸枝刚到客户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妇人就开讲了。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点，老妇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十个小时，一直在说儿媳的坏话。

“啊，这下心里痛快了……下半年我可以装出个好婆婆的样子来了。半年后你还得来哟。”幸枝一直坐着听她说，最后起身时腿麻打了个趔趄。

还有一位“妈妈”指定幸枝前去的地方很特别，既不是家里也不是医院。

“是氡温泉……电车站前有免费巴士接送，你马上就能找到。”根据石山所长的指示，幸枝前往郊外“妈妈”所在的温泉。

温泉疗养中心里，老人们在温泉里泡澡，在大通间里吃着水果点心畅聊。这里还设置了舞台，老人们一个个登台表演又唱又跳。

“谢谢你来这儿……来，咱们一起泡澡。”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在前台等着，兴奋地牵着幸枝的手走进了大通间，对着里面一群老人说：“各位，这是我的小女儿。”她介绍时的声音非常欢快。大家鼓掌欢迎幸枝，幸枝也像女儿一样把老妇人事先嘱咐要带来的香蕉和点心递给了她。

“傻闺女，不用带东西来嘛。你呀，不管长多大都不开窍，这些东西店里都能买到的嘛。”老妇人说这话时一副很意外的样子，然后把东西分给

各位老人。大家对幸枝交口称赞，纷纷表示感谢。

“我有三个女儿，可是个个都像陌生人一样不理我。”泡在泛着泡沫的温泉中，老妇人悄声对幸枝说，在别人眼里俨然母女俩亲密地在说悄悄话。“我一直想要在这里的伙伴们面前显摆一次，让他们看看我也有个好闺女……今天做到啦。”

出了温泉回大通间时，老妇人突然不耐烦似的赶幸枝走：“行了，你回去吧。闺女在这里，我跟大家玩不开。”幸枝朝着老人们鞠躬说：“请各位多多关照我妈妈。”再三拜托后她才离去。

5

回到离开十天的宿舍，石山所长便迫不及待地把幸枝叫到介绍所。

“你还记得来这里后照顾的第二位老人吗？”被这么一问，幸枝立刻想起那位长年独居在公建房里的“爸爸”。“他三天前去世了。”幸枝脑海里浮现出老人说自己胰腺癌晚期时的表情。

“离开后我还几次写信问候过他……去世了啊。”

“他没有亲人，所以后事是政府按规定办的……不过，遗物里有一份遗嘱。”

那是一份正式的临终遗言，由主治医师和两位护士作为证人，其中说到要把全部财产赠予幸枝。

“说是全部财产，听说也就是四十多万日元的存款……还有留在公建房里的家

具。”所长的一对小眼睛微微发光，窥视着幸枝的表情，那目光似乎是在提醒幸枝别忘了合同的规定。

“明白了。容我好好想一想……作为‘亲生女儿’，就必须考虑今后祭祀供奉的事情了。”幸枝想：作为唯一的“家属”，必须想好如何把他留下的钱用于对他的供奉。

“这个工作你好像已经得心应手了，今后还打算继续干下去吗？”片刻后，所长像是要收复失地似的，表情严肃地问道，“怎么样，不想回家吗？已经出来四个月了。”那种拐弯抹角的语气无疑是要确认幸枝的真实想法。

“所长，这四个月里我本是想来照顾老人的，结果却觉得恰恰相反……倒像自己受到了老人的帮助和安慰。”幸枝这话说得诚心诚意，石山所长听得直点头。

“没想到自己对素不相识的人能比对自己的家人还要好。这种事虽然奇怪，却是真的。尽管有时确实感到空虚，可我还是继续留在女儿屋吧。”

“是吗？也好……这个时代很快就不仅仅需要女儿屋了，一定还会需要母亲屋、祖母屋的。”所长在沙发上探起身来，语气变得像往常那样富有激情，“所以，你可以作为本所的金牌员工一直干下去……等你哪天老得干不动了，本所会给你安排一个最出色的‘亲生女儿’。”

（小丸子摘自《译林》2023年第1期，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每一片叶子都像一棵树。

这是一位名人说过的话，如伏尔泰那样的名人。据说这句话曾经启发一个人开创了一门学科。

取一片树叶端详——如杨树叶或榆树叶——宛似一株伫立的树，枝干清晰，冠叶丰满。或者说，此乃树的相片的绿色底版。叶子在心里纪念树，像孩子纪念妈妈。对着阳光看树叶的脉络——即树干的微缩——实如通达的渠。水分在透明迷宫的走廊

树叶欲飞

◎鲍尔吉·原野



里跑来跑去多么高兴。

树叶还像摇摆不息的婴儿的手掌。如此，每一棵树都像一尊千手千眼菩萨，以清凉救人。树叶亦如一只只

小鸟，伏在枝头。它的纹路像披挂羽毛，在风里，这些羽毛颤抖着，欲飞。当树叶在你面前翻卷时，确如飞不起来的挣扎。



（离萧天摘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不要跟春天说话》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说到阅读，我陆续想起来三个比喻。

先想到的一个，是参加旅行社的游客。一大队人由导游带着在书林里浏览随喜，读不读得到好书要看导游是否尽心。跟着学术导游和导游走，这是普通读书人的路数，看看历来的“导读书目”，也看看年年评出的“十大好书”“必读书单”。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前两年我就充当过这样的角色。有一次是应邀给暑假读书郎列书单，我想了很久才开出十一种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的书。不过，套用胡适之的一句话，读书被人牵了鼻子走，终究不是好汉，所以更上一层的，是读者自己在书海里寻觅。于是，这里就有了第二个比喻，就是猎场秋狩的打猎人。

看英国人打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概就像当年清朝的木兰围猎。大规模地包围和驱赶虽然不像殷墟卜辞和《逸周书》里记载的，每次都能猎获若干虎鹿，但总是可以寻到一些狐兔。这比喻的是自己到图书馆去访书，或者到旧书摊里寻书，整



日穿行在图书的密林里面，有时眼睛一亮，找到三两本喜欢的书或者有用的书，有了收获，便掌得胜鼓而去，一骑绝尘。

这是最愉快的阅读者，但是，对我们这种职业读书人来说，那仿佛是奢侈的阅读。这里就有了第三个比喻，我们这种阅读者仿佛是专职的侦探。

左图右史，上下求索，当年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找破案的线索。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柏林寺的图书馆看清代所刻的书，外面雪花飘飘，屋里煤气熏人，偏偏翻的书里虫眼伴着霉味，让人直打喷嚏。八个小时过去，天色擦黑，却没有找到半条线索，于是这一天心情郁闷。

心情郁闷固然免不了，但是意外惊喜也不少。那就是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突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地找到了线索，使一切豁然开朗。



（朵朵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一书）

旅游、围猎和侦探

◎葛兆光



小巷春雨

● 耿林莽

春的微雨，打湿了青石板的小路，很滑。

嫩草的绿芽，从石缝间窜出，扑棱棱挺直了腰肢，在雨中淋浴。仿佛如约而至的

卖花女，浅红色衣衫平添了

“小楼一夜听春雨”的诗句，将她唤来的吧。

小巷寂寞。歪歪扭扭，灰溜溜的瓦房，檐角在滴水。黑漆的门板紧闭，没有人走出。

卖花的女孩从乡下来，娇小、含羞，栀子花在她的竹篮边是，淡雅的洁白。深绿色叶子闪着蜡质的光辉，保持沉默。

从巷头到巷尾，来来回回，黑漆的门关得很紧，没有人走出。

栀子花在她的竹篮边上走出去了，她身后有一双蛱蝶，在紧紧地追逐。🌸

（楚天摘自微信公众号“诗刊社”）

